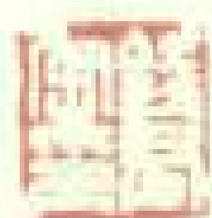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扎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宋〕許叔微　著述

傷寒九十論

中國醫學大成

傷寒九十論提要

宋、白沙許叔微撰。張氏月霄藏書志著錄。有傷寒九十論。厥後清咸豐癸丑。仁和胡心耘編校琳瑯秘室叢書用活字板印行。其第二集有愛日精廬傳鈔本傷寒九十論一卷。光緒丙申。四明陳隆澤重刻求志居醫學叢書。乃初集五種宋本之一。民元孟夏。雙流黃氏濟忠堂再刻於成都。本書據三書互校鉛槧。乃宋許叔微治傷寒九十證驗案。每列一證。先列病人姓名。次詳證狀。次論病理。次論療法。用藥方義。剖析詳明。諸家舊目。多未著錄。四庫亦未收採。惟陳振孫書目。有叔微傷寒治法八十一篇。未知卽此書否。嘗讀叔微書。屬辭簡雅。不諧於俗。故自明至淸。不多傳佈。是則因傳本稀少。故藏書家多未之見。玆爲流傳古書起見。已將叔微本書方正續編。刊入本集方劑類。再將十萬卷樓叢書之傷寒發微論。傷寒百證

歌註。校補闕字。續刊本書之後。凡平時不易單購之書。皆得廣傳於醫界矣。

傷寒九十論目錄

辨桂枝湯用芍藥證第一……一
桂枝加附子湯證第二……二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第三……三
麻黃湯證第四……四
大青龍湯證第五……五
陽明可下證第六……六
陽明蜜兌證第七……七
腎虛陽脫證第八……八
脾中出血證第九……九
陰中伏陽證第十……一〇
傷寒暴死證第十一……一一
夜間不眠證第十二……一二
大柴胡湯證第十三……一二
陽明急下證第十四……一三
傷寒自解證第十五……一四
熱入血室證第十六……一五
筋惕肉瞤證第十七……一六

陽明當下證第十八……一七
桂枝加葛根湯證第十九……一八
葛根湯證第二十……一八
剛痓證第二十一……一九
厥陰證第二十二……一九
太陰證第二十三……二〇
太陽中暍證第二十四……二一
指甲黑青證第二十五……二二
瞪目直視證第二十六……二三
舌卷囊縮證第二十七……二三
循衣摸牀證第二十八……二四

邪入大經證第二十九……二四
太陽桂枝證第三十……二五
桂枝證第三十一……二七
少陰證第三十二……二八
少陽證第三十三……二九
兩感證第三十四……三〇
三陽合病證第三十五……三一
白虎加人參湯證第三十六……三一
發熱惡寒證第三十七……三二
結胸可下證第三十八……三三

結胸可灸證第三十九……三四
汗後吃逆證第四十……三四
漏風證第四十一……三五
小便出血證第四十二……三五
妊娠傷寒脚腫證第四十三……三六
風溫證第四十四……三六
狐惑證第四十五……三七
發黃證第四十六……三八
痙家發黃家證第四十七……三八
黃入清道證第四十八……三九

先汗後下證第四十九……四〇
太陽瘀血證第五十……四〇
陰病陽脈證第五十一……四一
辨少陰脈緊證第五十二……四二
青筋牽引證第五十三……四三
下膿血證第五十四……四四
刺陽明證第五十五……四五
陰陽交證第五十六……四六
陰陽易證第五十七……四六
叉手冒心證第五十八……四七
傷寒耳聾證第五十九……四七

揚手擲足證第六十……四八
遺尿證第六十一……四九
舌上滑胎證第六十二……四九
衄血證第六十三……五〇
傷寒脅痛證第六十四……五〇
傷寒溫瘧證第六十五……五一
發斑證第六十六……五三
臟結證第六十七……五四
陽結證第六十八……五四
傷寒協熱利證第六十九……五六
胃熱嘔吐證第七十……五六

霍亂轉筋證第七十一……五七
兩脛逆冷證第七十二……五七
汗後勞復證第七十三……五八
汗後瘡瘍證第七十四……五九
面垢惡寒證第七十五……六〇
傷寒下利證第七十六……六〇
傷寒閉目證第七十七……六一
傷寒表實證第七十八……六二
手足逆冷證第七十九……六三
寒熱類傷寒證第八十……六四
失汗衄血證第八十一……六六

脾約證第八十二……六七
格陽關陰證第八十三……六八
太陽陽明合病證第八十四……七〇
懊憹佛鬱證第八十五……七一
兩手撮空證第八十六……七三
下利服承氣湯證第八十七……七四
濕溫證第八十八……七五
血結胸證第八十九……七六
六陽俱絕證第九十……七七

傷寒九十論

宋 白沙 知可許叔微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點

辯桂枝湯用芍藥證第一

馬亨道庚戌春。病發熱頭疼。鼻鳴惡心。自汗惡風。宛然桂枝證也。時賊馬破儀真三日矣。市無芍藥。自詣圃園採芍藥以利劑。一醫曰。此赤芍藥耳。安可用也。予曰此正當用。再啜而微汗解。

論曰。仲景桂枝加減法。十有九證。但云芍藥。聖惠方皆稱赤芍藥。孫尚藥方。皆曰白芍藥。聖惠方。太宗朝翰林王懷隱編集。孫兆爲國朝醫師。不應如此背戾。然赤

者利。白者補。予嘗以此難名醫。皆愕然失措。謹案、神農本草。稱芍藥主邪氣腹痛。利小便。通順血脈。利膀胱大小腸。時行寒熱。則全是赤芍藥也。又桂枝第九證云。微寒者去赤芍藥。蓋懼芍藥之寒也。惟芍藥甘草湯一證。云白芍藥。謂其兩脛拘急血寒也。故用白芍藥以補。非此症也。素問云。澁者陽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傷寒脈澁身熱無汗。蓋邪中陰氣。故陽有餘。非麻黃不能發散。中風脈滑多汗身寒。蓋邪中陽氣。故陰有餘。非赤芍藥不能刼其陰邪。然則桂枝用芍藥赤者明矣。當參百證歌。

桂枝加附子湯證第二

有一李姓士人。得太陽因汗後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此證桂枝湯第七證也。仲景云。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

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三投而汗止。再投以芍藥甘草。而足得伸。數日愈。

論曰。仲景第十六證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蓋第七證則爲發汗漏不止。小便難。第十六證則爲自汗小便數。故仲景於證候紛紛小變異。便變法以治之。故於湯不可不謹。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第三

戊申正月。有一武弁。在儀真爲張遇所虜。日夕置於舟艎板下。不勝跧伏。後數日得脫。因飽食解衣捫蝨以自快。次日遂作傷寒。醫者以因飽食傷而下之。一醫以

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息高。醫者愴惶。罔知所指。予診之曰。太陽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此仲景法也。醫者爭曰。某平生不曾用桂枝。況此藥熱。安可愈喘。予曰。非汝所知也。一投而喘定。再投而濈濈汗出。至晚身涼而脈已和矣。醫者曰。予不知仲景之法。其神如此。豈誑惑後世也哉。人自寡學。無以發明耳。

麻黃湯證第四

鄉人邱忠臣。寓毗陵薦福寺。病傷寒。予爲診。視其發熱頭疼煩渴。脈雖浮數無力。自尺以下不至。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營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中湯加當歸黃芪令飲之。翌日病者不耐。其家曉夜督發汗藥。其言至不遜。予以鄉人隱忍之。但以建中調理而已。及六七日。尺脈方應。遂投以

麻黄湯。啜第二服。狂言煩躁。且悶。須臾稍定。已中汗矣。五日愈。

論曰。仲景雖云不避晨夜。卽宜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雖暫時得安。虧損五臟。以促壽限。何足尙哉。昔范雲爲陳霸先屬。霸先有九錫之命。期在旦夕矣。雲偶感寒疾。恐不及預盛事。請徐文伯診視之。懇曰。便可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但恐二年後。不復起爾。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柏葉。設席置臥其上。頃刻汗解。以溫粉撲之。翌日愈。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矣。夫取汗先期而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愈乎。毋見病家不耐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顧利。恐別更醫。隨情順意。鮮不致斃。故書此以爲龜鑒。

大青龍湯證第五

何保義從王太尉軍中得傷寒。脈浮濇而緊。予曰。若頭疼發熱。惡風無汗。則麻黃證也。煩躁則青龍湯證也。何曰。今煩躁甚。予投以大青龍湯。三投汗解。

論曰。桂枝麻黃青龍。皆表證發汗藥。而桂枝治汗出惡風。麻黃治無汗惡寒。青龍治無汗而煩。三者皆欲微汗解。若汗多亡陽爲虛。則煩躁不眠也。

陽明可下證第六

一武弁李姓。在宣化作警。傷寒五六日矣。鎮無醫。抵郡召予。予診視之曰。脈洪大而長。大便不通。身熱無汗。此陽明證也。須下。病家曰。病者年踰七十。恐不可下。予曰。熱邪毒氣。併畜於陽明。况陽明經絡。多血少氣。不問老壯當下。不爾別請醫治。主病者曰。審可下。一聽所治。予以大承氣湯。半日殊未知。診其病。察其證。宛然在。予曰。藥曾盡否。主者曰。恐氣弱不禁。但服其半耳。予曰。再作一服。親視飲之。不半

時間。索溺器。先下燥糞十數枚。次溏洩一行。穢不可近。未幾已中汗矣。濈然周身。一時頃汗止身涼。諸苦遂除。次日予自鎮歸。病人索補劑。予曰。服大承氣湯得差。不宜服補劑。補則熱仍復。自此但食粥旬日可也。故予治此疾終身。止大承氣一服而愈。未有若此之捷。

論曰。老壯者形氣也。寒熱者病邪也。臟有熱毒。雖衰年亦可下。藏有寒邪。雖壯年亦可溫。要之與病相當耳。失此是致速斃也。謹之。

陽明蜜兌證第七

庚戌仲春。艾道先染傷寒。近旬日。熱而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如常。神昏多睡。診其脈。長大而虛。予曰。陽明證也。乃兄景先曰。舍弟全似李大夫證。又屬陽明。莫可行承氣否。予曰。雖爲陽明。此證不可下。仲景陽明自汗。小便利者。爲津液內竭。雖堅

不可攻。宜蜜兌導之。作三劑。三易之。先下燥糞。次洩溏。已而汗解。

論曰。二陽明證雖相似。然自汗小便利者。不可蕩滌五臟。爲無津液也。然則傷寒大證相似。脈與證稍異。通變爲要。仔細斟酌。正如以格局看命。雖年月日時皆同。貴賤窮通不相侔者。於一時之頃。又有淺深也。

腎虛陽脫證第八

朱保義撫辰。庚戌春權監務。於一日就務謁之。見擁爐忍痛若不禁狀。予問所苦。小腸氣痛。求予診之。予曰。六脈虛浮而緊。非但小腸氣。恐別生他疾。越數日再往。臥病已五日矣。入其室。見一市醫孫尚者供藥。予診之曰。此陰毒證。腎虛陽脫。脈無根蒂。獨見於皮膚。黃帝所謂懸絕。仲景所謂瞥如羹上肥也。早晚喘急。未幾而息已高矣。孫生尚與朮附湯灸臍下。予曰。雖盧扁之妙無及矣。是夕死。故論傷寒。

以真氣爲主。

論曰。傷寒不拘陰證陽證。陰毒陽毒。要之真氣強壯者易治。真氣不守。受邪纔重。便有必死之道何也。陽證宜下。真氣弱則下之便脫。陰證宜溫。真陰弱溫之則客熱便生。故醫者難於用藥。非病不可治也。主本無力也。經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陰勝則身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止。男子二八精氣溢。八八止。婦人月事以時下。故七欲損也。男子精欲滿不欲竭。故八欲益也。如此則男婦身常無病。無病精氣常固。雖有寒邪。易於調治。故曰二者可調。是知傷寒真氣壯者。易治也。

臍中出血證第九

一婦人得傷寒數日。咽乾煩渴。脈弦細。醫者汗之。其始衄血。繼而臍中出血。醫者驚駭而遁。予曰。少陰強汗之所致也。蓋少陰不當發汗。仲景云。少陰強發汗。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而出。或從口鼻。或從耳目。是爲下厥上竭。此爲難治。仲景云無治法。無藥方。予投以薑附湯。數服血止。後得微汗愈。

論曰。本少陰證而誤汗之。故血妄行。自臍中出。若服以止血藥。可見其標而不見其本。予以治少陰之本。本用薑附湯。故血止而病除。

陰中伏陽證第十

鄉人李信道權獄官得病。六脈俱沈不見。深按至骨。則弦細有力。頭疼身溫煩躁。手指末皆冷。中滿惡心。更兩醫矣。而醫者不曉。但供調藥。予往視之曰。此陰中伏陽也。仲景方無此證。而世人患者多。若用熱藥以助之。則陰血隔絕。不能引導其

陽。反生客熱。用寒藥則所伏真火愈見銷鑠。是須用破陰丹。行氣導水。奪真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予令以冷鹽湯下破陰丹三百丸。作一服。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漸溫。譫語躁擾。其家甚驚。予曰汗證也。須與稍寧略睡。濈然汗出。自昏達旦方止。身涼而病除。

破陰丹方　硫黃水銀各一兩結沙子青皮半兩爲末　麵糊和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冷鹽湯送下

出中藏經方脈舉要

傷寒暴死證第十一

己未歲。一時官病傷寒。發熱狂言煩躁。無他惡證。四日死。或者以爲兩感。然其證初無兩感證候。是歲得此疾三日四日死者甚多。人竊怪之。予歎曰。是運使然也。己爲土運。土運之歲。上見太陰。蓋太乙天符爲貴人。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除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謂之異也。又曰。臣爲君則逆。逆則其病

危。其害速。是年少宮土運。木氣大旺。邪中貴人。故多暴死。氣運當然。何足怪也。

夜間不眠證第十二

陳姓士人初得病。身熱脈浮自汗。醫者麻黃湯汗之。發熱愈甚。夜間不得眠。頭重煩悶心悸。此中風證強責汗之過也。仲景云。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燥不得眠。其人欲得飲水者。少少與之。令胃氣和則愈。予先與猪苓湯。次投之以當歸地黃麥門冬芍藥烏梅之類。爲湯飲之。不汗而愈。

論曰。黃帝鍼經曰。衞氣者晝行陽。夜行陰。衞氣不得入於陰。常行於外。行於外則陽滿。滿則陽蹻盛而不得入於陰。陰虛則夜不得眠也。今津液內竭。胃中乾燥。獨惡於陽。陰無所歸。其候如此。故以當歸地黃補血。用烏梅以收之。故不汗自愈。

大柴胡湯證第十三

羽流將尊病。其初心煩喜嘔。往來寒熱。醫初以小柴胡湯與之不除。予診之曰。脈洪大而實。熱結在裏。小柴胡安能除也。仲景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二服而病除。

論曰。大黃爲將軍。故蕩滌溼熱。在傷寒爲要藥。今大柴胡湯不用。誠誤也。王叔和曰。若不加大黃。恐不名大柴胡。須是酒洗生用乃有方。昔後周姚僧坦名善醫。上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坦曰。大黃乃是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上弗從服之。遂不起。乃至元帝有疾。諸醫者爲至尊至貴。不可輕服。宜用平藥。僧坦曰。脈洪而實。必有宿食。不用大黃。病不能除。上從之。果下宿食而愈。此明合用與不合用之異也。

陽明急下證第十四

鄉里豪子得傷寒。身熱目痛。鼻乾不眠。大便不通。尺寸俱大。已數日矣。自昨夕汗

大出。予曰。速以大柴胡下之。衆醫駭然。曰陽明自汗。津液已竭。當用蜜兌。何故用大柴胡藥。予曰。此仲景不傳妙處。諸公安知之。予力爭。竟用大柴胡兩服而愈。

論曰。仲景論陽明云。陽明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謂已自汗。若更下之。豈不表裏俱虛。論少陰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乾燥者。急下之。人多謂病發於陰。得之日淺。但見乾燥。若更下之。豈不陰氣愈盛也。世人罕讀。予以爲不然。仲景稱急下之者。亦猶急當救表。急當救裏。凡稱急者急下之有三處。纔覺汗出多。未至津液乾燥。速下之。則爲徑捷。免致用蜜兌也。蓋用蜜兌。已是失下。出於不得已耳。若胸中識得了了。何疑殆之有哉。

傷寒自解證第十五

閩人李宗古得疾。口中氣熱。脣乾屈體臥。足冷舌上有胎。予診之尺寸俱緊。或者

謂氣熱口乾。疑其陽盛。踡臥足冷。疑其陰勝。而又陰陽俱緊。是誠可疑也。若不熟讀仲景方法何能治。予曰。尺寸俱緊。是寒邪勝也。仲景云。陰陽俱緊。法當凊邪中於下焦。又云。陰陽俱緊。口中氣出。脣乾舌燥。踡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發熱。手足溫者。此爲欲解。蓋已上證候。皆是陰盛陽弱。故仲景云。勿妄治者。誠恐後人之疑也。故予以抑陰助陽溫劑與之。緊脈漸退。四體和。不汗而自解矣。

熱入血室證第十六

辛亥二月。毗陵學官王仲景妹。始傷寒七八日。昏塞喉中涎響如鋸。目瞑不知人。病勢極矣。予診之。詢其未昏塞以前證。母在側曰。初病四五日。夜間譫語。如見鬼狀。予曰。得病之初。正值經候來否。答曰。經水方來。因身熱病作而自止。予曰。此熱

入血室也。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夜則譫語。發作有時。此爲熱入血室。醫者不曉。例以熱藥補之。遂致胸膈不利。三焦不通。涎潮上脘。喘急息高。予曰。病熱極矣。先當化其涎。後當除其熱。無汗而自解矣。予急以一呷散投之。兩時間涎定得睡。是日遂省人事。自次日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三投熱除。無汗而解。

筋惕肉瞤證第十七

鄉里市人姓京。鬻繩爲業。謂之京繩子。其子年近三十。初得病身微汗。脈弱惡風。醫者誤以麻黃湯汗之。汗遂不止。發熱心痛。多驚悸。夜間不得眠臥。譫語不識人。筋惕肉瞤。振振動搖。醫者以鎮心驚風藥治之。予視之曰。強汗之過也。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湯。服之則筋惕肉瞤。此爲逆也。惟真武湯可救之。

仲景云。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予三投而大病除。次以清心丸竹葉湯解餘毒。數日差。

陽明當下證第十八

鄉人李生病傷寒身熱。大便不通。煩渴鬱冒。一醫以巴豆丸下之。下之雖得溏利。而病宛然如舊。予視之曰。陽明熱結在裏。非大柴胡承氣不可。巴豆祇去寒積。豈能蕩滌邪熱溫毒耶。亟進大柴胡三服而溏利。中夜汗解。

論曰。仲景一百十三方。丸者有五。理中、陷胸、抵當、麻仁、烏梅也。理中、陷胸、抵當皆大彈丸。煑化而服之。與湯散無異。至於麻仁治脾約。烏梅治溼䘌。故須小丸。達下部。其他皆入經絡。逐邪毒。破堅癖。導血潤燥屎之類。必憑湯劑也。未聞巴豆小丸以下邪毒。且如巴豆性熱大毒。而病熱人服之。非徒無益。而爲害不小矣。李生誤

服不死。其大幸歟。

桂枝加葛根湯證第十九

庚戌建康徐南強得傷寒。背強汗出惡風。予曰。桂枝加葛根湯證。病家曰。他醫用此方。盡二劑而病如舊。汗出愈加。予曰。得非仲景三方乎。曰然。予曰誤矣。是方有麻黃。服則愈見汗多。林億謂止於桂枝加葛根湯也。予令生而服之。微汗而解。

葛根湯證第二十

市人楊姓者病傷寒無汗惡風。項雖屈而強。醫者以桂枝麻黃各半湯與之。予曰。非其治也。是謂項強几几。葛根證也。三投濈濈然微汗解。翌日項不強。脈已和矣。

論曰。何謂几几。如短羽鳥之狀。雖屈而強也。謝復古謂病人羸弱。須憑几而起。非

是。此與成氏解不同。

剛痓證第二十一

宣和戊戌。表兄秦雲老病傷寒。身熱足寒。頸項瘈瘲。醫作中風治。見其口噤故也。予診其脈實而有力。而又脚攣嚙齒。大便不利。身燥無汗。予曰。此剛痓也。先以承氣湯下之。次以續命湯調之。愈矣。

論曰。五常政大論曰。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蓋戊太陽寒水羽也。戊火運正徵也。太過之火。上見太陽。則天氣且剛。故其收齊而人病痓者。過氣然耳。火木遇故年病此證多剛痓。

厥陰證第二十二

里中一中表病。渴甚。飲水不止。胸中熱疼。氣衝心下。八九日矣。醫者或作中暍。或作賁豚。予診之曰。證似厥陰。曾吐蟲否。曰昨曾吐蛔。予曰。審如是厥陰證也。可喜者脈來沉而緩遲耳。仲景云。厥陰爲病。消渴氣上撞心。飢不欲食。食則吐蛔。又曰。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今病人飲水過多。乃以茯苓甘草白朮桂枝湯治之。得止後。投以烏梅丸。數日愈。

論曰。病至厥陰。若太陽傳者。三陰三陽皆已遍。惟恐脈強則肝邪盛。脾土受尅。故舌卷囊縮而死。今脈來遲緩而沉。則土脈得氣。脾不受尅。故有可喜之道。仲景云。衛氣和名曰緩。營氣和名曰遲。遲緩相搏名曰沉。又曰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遲則陰氣盛。骨髓滿。精血生。肌肉緊。營衛俱行。剛柔相濟。豈非安脈耶。

太陰證第二十三

曹生初病傷寒六七日。腹滿而吐。食不下。身溫手足熱。自利腹中痛嘔惡心。醫者謂之陽多。尙疑其手足熱。恐熱畜於胃中而吐嘔。或見吐利而爲霍亂。請予診其脈。細而沉。質之曰。太陰證也。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予止以理中丸。用仲景云如雞子黃大。晝夜投五六枚。繼以五積散。數日愈。

論曰予見世醫論傷寒。但稱陰證陽證。蓋仲景有三陰三陽。就一證中。又有偏勝多寡。須是分明辨質。在何經絡。方與證候相應。用藥有準。且如太陰少陰。就陰證中自有補瀉。豈可止謂之陰證也哉。

太陽中暍證第二十四

毗陵一時官得病。身疼痛發熱體重。其脈虛弱。人多作風溼。或作熱病。則又疑其脈虛弱。不敢汗也。已數日矣。予診視之曰。中暍證也。仲景云。太陽中暍者。身熱體

疼。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予以瓜蒂散治之。一呷而愈。

論曰。仲景論暍有三證。一則汗出惡寒。身熱而渴。此太陽經中暍也。一則發熱惡寒。身疼痛。其脈弦細芤遲。一則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身熱疼痛重。而脈微弱。不可下。不可行溫鍼。上二證皆宜用白虎加人參湯。後一證宜用瓜蒂散。方治不見於本論。而見於金匱要略。其脈證云。治太陽中暍。身熱疼痛。而脈微弱者。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宜瓜蒂散。蓋謂此也。

指甲黑青證第二十五

乾明僧人病傷寒。目赤頗渴。咽乾飲水無算。腰疼身熱。脈沉而微細。此少陰證也。恣縱不愼忌。乃飲水遂致痞氣。痞氣結聚。身如被杖。數日變爲陰毒矣。脈見於皮膚上。大而且虛。鼻中如煙煤。甲青須臾發喘。是夕死。

論曰。扁鵲云。手足爪下青黑者死。宋迪陽證訣云。陰毒盛則指甲黑青。病至此則爲不治。

瞪目直視證第二十六

田仲容得傷寒數日。身熱手足時厥。腹滿瞪目直視。狂言不識人。予診之曰。不可治也。心腎俱絕矣。夜死。

論曰。仲景云。直視搖頭。此爲心絕也。又曰。狂言反目直視。此爲腎絕也。目者五藏精華之所聚。今直視而不眴。則知五藏有死絕矣。故不治。

舌卷囊縮證第二十七

句容縣豪子李姓。初得傷寒。手足冷。氣上衝心。飢不欲食。脈緊而弦。予診曰。厥陰

悉具。脈有刑剋。最忌舌卷囊縮。翌日卷舌而死。

論曰。內經云。厥陰者肝也。肝者筋之合。筋者聚於陰器。絡於舌本。厥陰之氣絕。故舌卷而囊縮也。

循衣摸牀證第二十八

儀真一婦病傷寒八九日。發熱昏悶不識人。手循衣縫。摸牀譫語。不識人事。他醫不識。或汗或利。旬日增甚。予診之曰。此脈澀而小便不利。不可治也。翌日死。

論曰。華陀云。病人循衣摸牀譫語。不可治。仲景云。傷寒吐下後不解。下大便五六日。發潮熱。不識人。循衣撮空。微喘直視。脈弦者生。脈澀者死。又云小便利者可治。今脈澀小便不利。見其兩死。不見一生。吾莫能爲也。

邪入大經證第二十九

維揚謝康中。任儀真酒官。咽乾煩渴。腰疼身熱。脈細而微急。予診視之曰。此真少陰證也。六經之中。少陰難治。少陰病傳之經絡。此證有補瀉法。仲景瀉者用承氣。補者用四逆。誤之則相去遠矣。此證當溫。勿以水證爲疑也。予適以事出境。後七日歸。則爲他醫汗之矣。經絡既虛。邪毒流入大經之中。手足瘈瘲。如驚癇狀。其家狼狽求救。予曰。不可治也。予驗此甚多。是謂邪入大經。不旋踵其家已哭矣。

太陽桂枝證第三十

鄉人吳德甫得傷寒。身熱自汗惡風。鼻出涕。關以上浮。關以下弱。予曰。此桂枝證也。仲景法中第一方。而世人不究耳。但公服之。一啜而微汗解。翌日諸苦頓除。公曰。仲景法如此徑捷。世人何以不用。予應之曰。仲景論表證。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則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此三者。

人皆能言之。而不知用藥對證之妙處。故今之醫者。多不喜用。無足怪也。且脈浮而緩。中風也。故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脈浮緊而澀。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皆疼。惡風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脈緊。傷寒脈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之何也。予嘗深究三者。審於證候脈息。相對用之。無不應手而愈。何以言之。風傷衛。衛氣也。寒傷營。營血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風傷衛。則風邪中於陽氣。陽氣不固。發越而爲汗。是以汗出而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汗。芍藥以利其血。蓋中風病在脈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特解肌之藥耳。故桂枝證云。令遍身縶縶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如水淋漓。病必不除。是知中風不可大發其汗。發其汗反動營血。邪乘虛而居中。故病不除也。寒傷營。則寒邪干於陰血。而營行脈中者也。寒邪客於脈中。非特營受病也。邪自內作。則併於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熱煩冤。仲景以麻黃大發其汗。又

以桂枝辛甘助其發散。欲損其內外之邪。營衛之病耳。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衞之邪。麻黃併衞與營而治之。仲景桂枝第十九證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衞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營行脈中。衞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衞和則愈。宜桂枝湯。又第四十七證云。發熱汗出者。此謂營弱衞強。故使汗出。欲救風邪。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營和而衞不和也。又第一卷云。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衞。寒則傷營。營衞俱病也。麻黃湯中併桂枝而用。此仲景之意歟。至於青龍。雖治傷寒見風脈。傷風見寒脈。然仲景云。汗出惡風。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故青龍一證。尤難用。須是形證的當。然後可行。王實大夫證治中。止用桂枝麻黃各半湯代之。蓋慎之也夫。

桂枝證第三十一

里閭張太醫家一婦病傷寒。發熱惡風自汗。脈浮而弱。予曰。當服桂枝。彼云。家有自合者。予令三啜之而病不除。予詢其藥中用肉桂耳。予曰。肉桂與桂枝不同。予自治以桂枝湯。一啜而解。

論曰。仲景論用桂枝者。蓋取桂枝輕薄者耳。非肉桂之肉厚也。蓋肉桂厚實。治五藏用之。取其鎭重。桂枝清輕。治傷寒用之。取其發散。今人一例。是以無功。

少陰證第三十二

有人病傷寒數日。自汗咽喉腫痛。上吐下利。醫作伏氣。予診之曰。此證可疑。似是之非。乃少陰也。其脈三部俱緊。安得謂之伏氣。伏氣脈必浮弱。謂非時寒冷。着人肌膚。咽喉先痛。次下利者是也。近雖有寒冷不時。然當以脈證爲主。若誤用藥。其斃可待。予先以吳茱萸湯救之。次調之以諸藥而愈。

論曰。仲景論伏氣之病。其脈微弱。喉中痛。似傷寒。非喉痺也。實咽中痛。今復下利。仲景少陰云。病人手足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證。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此證見少陰篇。今人三部脈俱緊。而又自汗咽痛下利。與伏氣異。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須講熟此書。精詳分別。庶勉疑惑矣。

少陽證第三十二

市人周姓者。同里俱病。頭痛發熱。耳聾目赤。胸中滿悶。醫者見外證胸滿。遂吐之。既吐後。病宛然在。又見其目赤發熱。復利之。病不除。惴惴然恂慄。予診視之。曰少陽誤吐下之過也。仲景少陽中風。兩耳無聞。目赤胸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驚而悸。此當用小柴胡湯。今誤吐下。遂成壞證矣。乃以牡蠣四逆湯調於前。繼之以桂枝柴胡各半湯。旬日瘥。

論曰。仲景雖云三陽受病。未入於藏者可汗。然少陽脈弦細。則不可汗。將入少陰經也。若誤吐下之。是逆也。且當以救逆。先待驚悸定。後治餘證。此所謂急其所當先也。

兩感證第三十四

族弟初得病。頭痛口乾煩渴。第三日予往視之。則已耳聾囊縮。昏冒不知人。厥熱水漿不下矣。予曰。速治後事。是謂兩感證。不可治矣。越三日死。

論曰。仲景論傷寒兩感云。凡傷於寒。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又曰。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既云必死。又云治有先後何也。大抵此病表裏雙傳。藏腑俱病。患此者十無一生。故云必死。然仲景豈以己見而重誣後人哉。故有發表攻裏之說。以勉後人。恐萬世後遇大聖而得之。不欲絕望於後

人。仲景之心仁矣。

三陽合病證第三十五

有市人李九妻患腹痛。身體重。不能轉側。小便遺失。或作中溼治。予曰。非是也。三陽合病證。仲景云。見陽明篇第十證。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轉側。口不仁。面垢譫語遺尿。不可汗。汗則譫語。下則額上汗出。手足逆冷。乃三投白虎湯而愈。

白虎加人參湯證第三十六

從軍王武經病患嘔吐。誤爲醫者下之已八九日。而內外發熱。予診之曰。當行白虎加人參湯。或云。既吐復下。是裏虛矣。白虎可行乎。予曰。仲景云。見太陽篇二十八證。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證相當也。蓋吐

者爲其熱在胃脘。而脈致令虛大。三投而愈。

論曰。仲景稱傷寒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人參白虎湯主之。又云傷寒。脈浮無汗。發熱不解。不可與白虎湯。又云。脈滑爲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國朝林億校正。謂仲景此法。必表裏字差矣。是大不然。大抵白虎能除傷寒中暍。表裏發熱。故前後證或云表裏俱熱。或云表熱裏寒。皆可服之宜也。中一證稱表不解。不可服者。以其宜汗發熱。此全是傷寒麻黃與葛根湯證。安可行白虎。林但見所稱表裏不同。便謂之差。是亦不思不精之過也。

發熱惡寒證第三十七

人患發熱惡寒。自汗脈浮而微弱。予以三服桂枝投之。遂愈。仲景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宜桂枝湯。

論曰。仲景云。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使陰氣弱。此謂醫所病而然也。大抵陰不足陽從之。故陽內陷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上入陽中則惡寒。陰陽不歸其分。是以發熱惡寒也。故孫真人云。有熱不可大攻之。熱去則寒起。

結胸可下證第三十八

維揚李寅始病頭疼發熱惡風。醫者下之。忽爾心下堅硬。項強短氣。宛然結胸中證也。予曰。幸爾脈不浮。心不煩躁。非陷胸湯不可。投之一宿乃下。

論曰。仲景言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於胃。因作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蓋惡寒尚有表證。未罷而下之。故陽氣內陷。陽內陷。病脈浮者不可下。下之則死。結胸

煩躁者必死。此是惡證。辨者仔細。

結胸可灸證第三十九

城東李氏子年十八。病傷寒結胸。狀如痓。自心至臍。手不可近。短氣心煩。眞結胸也。醫者便欲下之。予適過其門。見其愴惶面無色。予曰。公有憂色何也。曰。以長子病傷寒作結胸證。醫者將下之而猶豫。予就爲診之。自關以上浮大。表證未罷。不可下也。曰事急矣。予以黄連餅子灸臍中數十壯。得氣下心腹軟。繼以和氣解肌藥。數日瘥。當時若下。定是醫殺。

汗後吃逆證第四十

張保義得汗後吃逆。或者以胃虚則噦。故吃逆也。投以乾薑橘皮等湯不下。命子

治之。予曰此證不可全作胃虛治。六脈尙躁。是餘毒未解耳。投以小柴胡湯。兩啜而愈。

漏風證第四十一

癸卯秋九月。牒試淮南僧臺。同試有建陽彭子靜得疾。身熱頭痛嘔逆。自汗如洗。已數日矣。召予診視。謂予曰。去試不數日而疾勢如此。爲之奈何。予曰。誤服藥多矣。此證當先止汗。幸無憂也。予作朮附湯與之。三投而汗止。次日微汗漐漐身涼。五日而得愈。

小便出血證第四十二

里人有病中脘吐。心下煩悶。多昏睡倦臥。手足冷。蓋少陰證也。十餘日不瘥。忽爾

通身大熱。小便出血。予曰。陰虛者陽必湊之。今脈細弱。而臍下不痛。未可下桃仁承氣。且以芍藥地黃湯。三投而愈。

妊娠傷寒脚腫證第四十三

里巷一婦人姙娠得傷寒。自腰以下腫滿。醫者或謂之阻。或謂之脚氣。或謂之水分。予曰。此證受胎脈也。病名曰心實。當利小便。醫者曰。利小便是作水分治。莫用木通葶藶桑皮否。曰當刺勞宮關元穴。醫大駭曰。此出何家書。予曰。仲景玉函經曰。婦人傷寒。妊婦及七月腹滿。腰以下如水溢之狀。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勞宮及關元。以利小便則愈。予教令刺穴遂瘥。

風溫證第四十四

己酉虜騎破淮陰。疫癘大作。時有王朝奉寓天慶得疾。身熱自汗。體重難以轉側。多眠鼾睡。醫作三陽合病。或作漏風證治之不愈。予曰。此風溫病。投以萎蕤湯。獨活湯。數日瘥。

論曰。仲景云。見太陽病脈篇。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又云。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大抵溫氣大行。更遇風邪。則有是證。令當春夏。病此者多。醫作傷寒漏風治非也。不是火不可下。不可大發汗。而仲景無藥方。古法謂可取手少陰火。足厥陰木。隨經所在而取之。故用萎蕤湯、獨活湯輩爲宜。若發熱無下證者。當用知母石膏湯。誤汗之。則防己黃芪湯救之。

狐惑證第四十五

句容縣東豪子李姓者。得傷寒數日。村落無醫。易師巫者五六日矣。或汗下雜治百出。遂成壞病。予時自江北避寇。遁伏江左。求宿於其家。夜半聞呻吟聲。詢之云患傷寒逾旬矣。予爲診視其脈。見於上下脣皆已蟲蝕。聲嘶而咽乾。舌上白胎。齒無色。予曰。病名狐惑。殺人甚急。秉燭爲作雄黃丸、瀉心湯投之。數日瘥。

發黃證第四十六

五月避地維揚。東面里沙中一豪子。病傷寒八九日。身體洞黃。鼻目皆痛。兩髆及項頭腰背強急。大便澀。小便如金。予診曰。脈緊且數。其病脾先受溼。暑熱蘊蓄於足太陰之經。宿穀相搏。鬱蒸而不得泄。故使頭面有汗。項以下無之。若鼻中氣冷。寸口近掌無脈則死。今脈與證相應。以茵陳湯調五苓散與之。數日瘥。

溼家發黃證第四十七

人病身體疼痛。面黃喘滿頭痛。能飲食。大小便如常。或者多以茵陳五苓散與之。予診其脈曰。大而虛。鼻塞且煩。其證如前。則非溼熱與宿穀相搏。乃頭中寒溼。仲景云。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溼。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而仲景無藥方。其方見水壹刪繁證云。治天行熱毒。通貫藏腑。沉鼓骨髓之間。或爲黃疸。須瓜蔕散。瓜蔕二七枚。赤小豆秫米各二七枚爲末。如大豆許。內鼻中。縮鼻當出黃水。愼不可吹入鼻中深處。文煒按水壹當作外臺

黃入清道證第四十八

夏有高師病黃證。鼻內痠疼。身與目如金色。小便赤澀。大便如常。則知病不在臟腑。今眼睛疼。鼻額痛。則知病在清道中矣。清道者。華蓋肺之經也。若服大黃。則必腹脹爲逆。當用瓜蔕散。先含水。次搐之。令鼻中黃水盡則愈。如其言。數日而病除。

先汗後下證第四十九

己酉夏。一時官病傷寒。身熱頭疼無汗。大便不通已五日矣。予適自外邑歸城訪之。見醫者治大黃芒硝輩。將下之矣。予曰。子姑少待。予適為診視。視之脈緩而浮。臥密室中。自稱惡風。予曰。病人表證如此。雖大便閉。腹且不滿。別無所苦。何遽便下。於仲景法。須表證罷。方可下。不爾。邪毒乘虛而入。內不為結胸。必為協熱利也。予作桂枝麻黃各半湯。繼之以小柴胡湯。漐漐然汗出。大便通。數日愈。

論曰。仲景云。傷寒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擬欲攻之。當先解表。方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堅實。有燥屎。方可議下。若不宜下。而遽攻之。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必篤。重者必死。

太陽瘀血證第五十

仇景莫子儀病傷寒七八日。脈微而沉。身黄發狂。小腹脹滿。臍下如冰。小便反利。醫見發狂。以爲熱毒蓄伏心經。以鐵粉牛黄等藥。欲止其狂躁。予診之曰。非其治也。此瘀血證爾。仲景云。陽病身黄脈沉結。小腹硬。小便不利爲無血。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也。可用抵當湯。再投而下血幾數升。狂止得汗而解。經云。血在下則狂。在上則忘。太陽膀胱經也。隨經而蓄於膀胱。故臍下脹。自闌門滲入大腸。若大便黒者。此其驗也。

陰病陽脈證第五十一

劉中道初得病。四肢逆冷。臍中築痛。身疼如被杖。蓋陰證也。急投金液來復之類。其脈得沉而滑。蓋沉者陰證也。滑者陽脈也。病雖陰而是陽脈。仲景所謂陰證見陽脈生也。於是再灸臍下丹田百壯。謂手足温陽回。體熱而汗解。

或問滑脈之狀如何。曰仲景云。翕奄沈名曰滑。古人論滑脈。雖云往來前卻流利。展轉替替然與數相似。曾未若仲景三語而足也。翕合也。言張而復合也。故云翕爲正陽。沈言脈降而下也。故曰沈爲純陰。方翕而合。俄降而下。奄謂奄忽之間復降也。仲景論滑脈。方謂諦當也。

辨少陰脈緊證第五十二

玄華得傷寒六七日。煩昏睡。多吐嘔。小便白色。自汗出。予診其脈。寸口尺中俱緊。謂曰。寒中少陰經中。是以脈緊。當作少陰治也。仲景云。病人脈緊。反汗出。亡陽也。屬少陰證。當咽痛而復吐利。蓋謂此也。

有難者曰。脈訣以緊爲七表。仲景以緊爲少陰。緊脈爲陰耶。予曰。寸口脈俱緊者。口中氣出。脣口乾燥。踡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白胎。勿妄治也。又云。緊則爲寒。又

云。昔爲人所難。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裏寒。故令脈緊。又曰。寸口脈微尺中緊。其人虛損多汗。由是觀之。則是寒邪入經絡所致皆虛寒之脈也。其在陽經。則浮而緊。在陰經。則沉而緊。故仲景云。浮緊者名爲傷寒。又云。陽明脈浮而緊者。必潮溼。此在陽則脈浮而緊者。仲景又云。病人脈陰陽俱緊者。屬少陰。又云。寸口脈微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則陰常在。絕不見陽。又云。少陰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此欲解也。此在陰沈而緊也。仲景云。浮爲在表。沈爲在裏。數爲在腑。遲爲在臟。欲知表裏臟腑。先以浮沈遲數爲定。然後兼餘脈而定陰陽也。若於脈訣而言。則疏矣。故予嘗謂傷寒脈者。當以仲景脈爲準法。

青筋牽引證第五十三

吳德甫戊申春。病傷寒。先寒後熱。項筋強急。脚蹉縮不得伸。醫者欲以麻黃輩除其頸強。又欲桂枝加附除其足縮。予曰。皆非治也。此時行疫氣。病爲青筋牽引。投以柴胡地黃湯。三服而病已。

論曰。龐安常論四時受乖氣。而成臟腑陰陽溼毒者。春名青筋牽。夏曰赤脈攢。秋名白氣貍。冬名黑骨溫毒。四季中十八日。名黃肉隨。毒氣在頭項。使人青筋牽急。故先寒後熱。脚縮不得伸。蓋謂此夫。天行之病。大則流毒天下。小則方次一鄉。亦有遍着一家者。悉由氣運鬱結。變成乖戾之氣。人命遭之。所成病者。能調護將理。庶可免耳。

下濃血證第五十四

違族人患傷寒。他醫以陰證治之。硫黃附子。相繼而進。旬日大脹。下膿血。或如赤

豆汁。醫尙作少陰證治。復下桃花湯治之。予因診視曰。所誤多矣。表裏虛。熱氣乘虛入腸胃。而又投以燥藥。是以下膿血也。遂投梅煎散。數劑愈。

刺陽明證第五十五

庚戌五月。李氏病傷寒。身熱頭痛無汗。渾身疼痛。脈浮大而緊。予投以麻黃湯數服。終不得汗。又多用張苗燒蒸之法。而亦不得。予教令刺陽明。少間汗出。漐漐遍身。一時間。是夕身涼病退。

論曰。刺熱論云。熱病先手臂痛。刺陽明而汗出。又曰刺陽出血如大豆病已。蓋謂刺也。陽明穴在手大指內側去爪甲角。手陽明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大凡傷寒熱病。有難取汗者。莫如鍼之爲妙。仲景云。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素問云。病甚者爲五十九刺。其詳在註中。

陰陽交證第五十六

里有張姓者病傷寒。醫汗之。汗雖出。身熱如舊。予診之曰。得汗宜身涼脈靜喜食。今脈躁身熱。不食狂言。病名陰陽交。不可治也。素問黃帝問有溫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病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名何疾。歧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能食。而不復熱矣。汗者精氣。今汗出而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其壽可立而傾也。果半日死。

陰陽易證第五十七

己巳鄰人王友生。以販京爲業。畜一婢患傷寒。熱八九日。予爲治之。得汗而愈。未

數日。生自病身熱。頭重不欲舉。目中生花。召予視之。予曰。是必傷寒初愈。婦人交接得之。即今陰頭上必腫。小腹絞痛。然是陰陽易也。生曰。前患者婢。予意謂已安。遂與之交。翌日得此疾。良苦。予曰。失所治必吐舌數寸而死。予作猳鼠糞燒裩散等以利其毒氣。旬日安。

叉手冒心證第五十八

乙巳六月。吉水譚商人寓城南。得傷寒八九日。心下惕惕然。以兩手捫心。身體振振動搖。他醫以心痛治之不效。予曰。此汗過多之所致也。仲景云。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又云。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證。予投黃芪建中真武。及甘草桂枝。漸得平復。

傷寒耳聾證第五十九

戊申年類試山陽。一時官病傷寒八九日。耳聾而無聞。楚醫少陽治。意謂仲景稱少陽受病。則脅痛而耳聾也。予診之曰。兩手脈弱而無力。非少陽證也。若少陽則渴飲水。心煩但寐咽痛。今俱無此證。但多汗驚悸。必汗過多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脈時。令病人欬而不欬者。兩耳聾無所聞也。所以然者。因重發汗虛。故如此。病家曰。醫者嘗大發汗矣。遂投以真武白朮附子湯輩。數日耳有聞而愈。

揚手躑足證第六十

己酉王仲賢患傷寒。發熱頭痛。不惡風。身無汗。煩悶脈浮而緊。八九日不退。予診之曰。麻黃證也。所感多熱。是以煩躁。遂投以麻黃湯三服。至暮煩愈甚。手足躁亂。揚躑不止。或以爲發狂。須用寒藥。予爭之曰。此汗證也。幸勿憂。切忌亂服藥。守一時須稍定。比寐少時。中汗出矣。仲景云。至六七日。三部大。手足躁亂者。欲解也。蓋

謂此耳。若行寒劑。定是醫殺。

遺尿證第六十一

城南婦人。腹滿身重遺尿。言語失常。他醫曰。不可治也。腎絕矣。其家驚憂無措。密召予至。則醫尚在座。乃診之曰。何謂腎絕。醫家曰。仲景謂溲便遺失。狂言反目直視。此謂腎絕也。予曰。今脈浮大而長。此三陽合病也。故爲腎絕。仲景云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厥冷。白虎證也。今病人譫語者。以不當汗而汗之。非狂言反目直視。須是腎絕脈。方可言此證。乃投以白虎加人參湯。數服而病悉除。

舌上滑胎證第六十二

丁未五月。鄉人邢原暉病傷寒。寒熱往來。心下鬱悶。舌上白滑胎。予曰。舌上滑胎有數證。有陰陽脈緊。鼻出涕者。有藏結而不可治者。有溫瘧。丹田有熱者。有陽明脅下堅者。此證屬陽明。則宜梔子湯吐之於前。小柴胡繼於其後。數日汗解而愈。

衄血證第六十三

睢陽張士美病傷寒七八日。口燥飲水而不嚥入。俄而衄血。脈浮緊身熱。醫者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而衄血者。屬麻黃湯。予曰不可。古人雖云當汗不汗。熱化為血。此證亦有不可汗者。仲景云。陽明病口燥。但欲飲水而不嚥者。必發衄。衄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不得眠。不能眴。此只可用犀角湯地黃湯。若當時行麻黃。必額上陷。直視不眠也。

傷寒脅痛證第六十四

董齊賢病傷寒數日。兩脅挾臍痛不可忍。或作奔豚治。予視之曰非也。少陽膽經循脅入耳。邪在此經。故病心煩喜嘔渴。往來寒熱默不能食。胸脅滿悶。少陽證也。始太陽傳入此經。故有是證。仲景云。太陽病不解。傳入少陽。脅下滿乾嘔者。小柴胡湯主之三投而痛止。續得汗解。

傷寒溫瘧證第六十五

友人孔彥輔病傷寒。身大熱頭痛。自汗惡熱。陽明證也。此公不慎將理。病未除。當風取涼以自快。越半月寒熱大交作。予再視之。則爲壞病溫瘧矣。仲景云。若十三日以上。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舊壞病證而治之。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變成溫瘧。脈之變證。方治如法。乃小柴胡湯之類。加桂枝治之愈。

論曰。往來嘗見一士人施瘧方。以榜睢陽市肆。柴胡白虎之類也。俗人不問是何

瘧證。例用前方。往往反變大疾。嗚呼。將欲濟人。反致損人。豈理也哉。予嘗謂瘧證最多。有暑瘧食瘧脾寒瘧。手足三陽三陰皆有瘧。脾肺腎肝心胃亦有瘧。各各不同。安得一槩與柴胡白虎湯耶。誤治尙可擬議。惟脾寒中暑二證。若水火不相將。素問曰。夏傷於暑。秋爲痎瘧。又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始因伏暑。得秋氣乃發。故先熱後寒。或熱多寒少。頭目昏痛。虛則發戰汗出。一時而止。蓋心惡暑氣。心爲君。心不受邪。而心包絡痰涎所聚。暑伏於涎中。豈比脾寒而厚朴草果所能驅。溫瘧而柴胡黃芩所能止也。非砒硃腦麝之屬不能入。故暑瘧脾寒。患者多而醫者不識。妄投以寒藥。真氣先受病。所以連綿不已也。予嘗精究瘧證一病。須詳審諦當。然後行藥。十治十中。無有失者。衆人以瘧爲難療。予獨以爲易治。要在別其證類。識其先後耳。因論溫瘧言及此。亦欲使患者知藥不可妄投也。素問瘧論甚詳。當精觀之。

發斑證第六十六

族有乳媪患傷寒七八日發斑。肌體如火。脈洪數而牢。心中煩滿不快。俄而變赤黑斑。其家甚驚惶。予曰。此溫毒也。溫毒爲病最重。而年齒爲邁。是誠可憂也。仲景云。傷寒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成溫毒。溫毒最重也。故斑疹生。心下不快。痞悶。遂以升麻玄參湯與之。日夜四五服。斑退而愈。

論曰。華佗云。傷寒五日在腹。六日在胃。入胃則可下也。若熱毒未入於胃。而先下之者。其熱乘虛入胃。則胃爛。然熱入胃。要須復下之。不得留在胃中也。胃若實爲致此病。三死一生。其熱微者。赤斑出。劇者黑斑出。赤斑出者五死一生。黑斑出者十死一生。但看人有強弱耳。病者至日不以時下之。熱不得泄。亦胃爛斑出。蓋此是惡候。若下之早。則熱乘虛入胃。或下遲則熱入不得泄。須是乘機不可失時庶

幾輕可也。

臟結證第六十七

甲辰鹽商犠月江次。得傷寒。胸膈痞。連臍下旁不可忍。飲食不進。予診之曰。此非結胸。乃臟結也。不可救矣。臟結者寸脈浮。關脈細小沈緊者。尙有白胎。痛引小腹則死。仲景云。痛引小腹入陰經者死。次日痛引小腹。午時果死。

陽結證第六十八

豫章劉商人傷寒發熱。口苦咽乾。腹滿能食。大便閉。醫作陽明治。召予視同坐。予問醫曰。何以見證屬陽明。醫曰。仲景云。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又云。陽明病若能食。名曰中風。不能食。名曰傷寒。又曰。少陽陽明者。胃中煩。大便難。是審玆三者。

全是陽明證也。予曰。陽明之脈長而實。中風者必自汗。今證雖陽明。然脈反見數。而身無汗。果可作陽明治否。醫無以應。予曰。以僕觀之。所謂陽結也。今計其日。已十六日矣。來日當病劇當與公治之。其家疑而不決。來日病果大作。亟召予曰。是陽結證也。仲景云。脈有陰結陽結。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此爲實。名陽結也。其脈沈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期十四日當劇。今病者十七日而劇者。是其候也。乃投以大柴胡。兩啜而病除矣。

論曰。仲景云。脈來靄靄如車蓋者。名曰陽結。脈來累累如循長竿者。名曰陰結。靄靄如車蓋。則是浮是數之狀。仲景所謂善取象矣。然則陽結。何以十七日當劇。陰結何以十四日當劇。蓋十七日老陽少陽之數。十四日老陰少陰之數也。老陽之數九。少陽之數七。七九計十六。更進一數。陽主動而其道常饒。又陽數奇故也。老陰之數六。少陰之數八。八六計十四日。不進者。陰主靜而其道常乏。又陰數偶也。

如此盈虛消長。不能逃乎時數。

傷寒協熱利證第六十九

庚戌四月。鄉婦吳氏病傷寒。頭疼身熱。下利不止。衆醫多以附子理中金液治之。煩躁而利愈甚。予診之曰。脈遲而沈。苦臍下熱。則協熱利也。投三黃熟艾湯。三服而利止。渴除。漸投以解肌汗藥。而得汗瘥。

胃熱嘔吐證第七十

丁未歲夏。族妹因傷寒已汗後。嘔吐不止。強藥不下。醫以丁香硝石硫黃藿香等藥治之。蓋作胃冷治也。予往視之曰。此汗後餘熱。尚留胃脘。若投以熱藥。如以火濟火。安能止也。故以香薷湯、竹茹湯。三服愈。

霍亂轉筋證第七十一

夏鍾離德全。一夕病上吐下瀉。身冷汗出如洗。心煩躁。予以香薷飲與服之。翌日遂定。進理中等調之瘥。

論曰。仲景云。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而復作。更發熱也。此病多由暑熱。陰陽不和。清濁相干。飲食過傷。三焦溷亂。腹中撮痛。煩渴不止。兩足轉筋。殺人頗急。不可緩也。

兩脛逆冷證第七十二

江西茶客吳某。病頭疼如裹。兩脚自膝以下皆冷。胸間多汗。時時譫語。醫作陰證。治以附子輩。意其足冷而厥也。予診其脈。關濡尺急。遂斷以溼溫脈證。其病先日

受溼。而又中暍。溼熱相搏。故此證成。急以白虎。三投而解。

汗後勞復證第七十二

有人傷寒。得汗數日。忽身熱自汗。脈弦數。宛然復作。斷之曰。勞心所致也。神之所舍。未復其初。而又勞傷其神。營衞失度。當補其子。益其脾。解其勞。庶幾便愈。醫者在座。難之曰。虛則補其母。今補其子。出在何經也。予曰。出千金方論。子不知虛勞之證乎。難經曰。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此虛則當補其母也。千金方心勞甚者。補脾氣以益其心。脾旺則感於心矣。此勞則補其子也。蓋母生我者也。子繼我助我者也。方治其虛。則補其生我者。與錦囊所謂本骸得氣。遺體受陰同義。方治其勞。則補其助我者。與荀子未有子富而父貧同義。故二者補法。各自有理。醫唯唯而退。

汗後瘡瘍證第七十四

李琛大夫病傷寒發熱。面目俱赤。氣上衝腹滿。大小便閉。無汗脈緊而長。予令服大承氣湯。他醫以小柴胡湯與之不驗。又以大柴胡湯與之亦不效。又增大柴胡湯大劑。大便通。下燥屎得愈。乃誇曰。果不須大承氣。予笑曰。公苟圖目前。而不知貽禍於後。病雖瘥。必作瘡瘍之證。後半月忽體生赤瘡。次日背發腫如盤。堅如石。痛不堪忍。渠以爲背疽憂甚。急召予。予曰。瘡瘍之證也。若當日服承氣。今無此患矣。治以數日瘥。或者問何以知其瘡瘍之證。予曰。仲景云。趺陽脈滑而緊者。胃氣實。脾氣強。持實擊強。痛還自傷。以手把刃。坐作瘡瘍。蓋病勢有淺深。藥力有輕重。治者必察其病者如何。其疾勢深。則以重劑與之。疾勢輕。則以輕劑與之。正如持衡。錙銖不偏也。不然焉用七方十劑。今病人毒邪如此深。須藉大黃朴硝。蕩滌藏

府經絡毒氣。利三二行。則邪毒皆去。今醫小心謹慎。又不能了了見得根源。但以大柴胡得屎因謂大便通行。便得安痊。不知遺禍於後。必瘡瘍。當時若聽予言。豈有斯患。

面垢惡寒證第七十五

一尼病頭痛身熱煩渴躁。診其脈大而虛。問之曰。小便赤。背惡寒。毛竦洒洒然面垢。中暑也。醫作熱病治。但未敢服藥。予投以白虎湯。數日愈。

論曰。仲景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又云。其脈弦遲芤細。何也。素問曰。寒傷形。熱傷氣。蓋傷氣不傷形。則氣消而脈虛弱。所以弦遲芤細。皆虛脈而可知矣。

傷寒下利證第七十六

呂商得傷寒自利腹滿。不煩不渴。嘔吐頭痛。予診趺陽脈。大而緊。曰太陰證也。若少陰下利必渴。今不渴。故知太陰證。仲景云。自利不渴屬太陰。調治數日愈。論曰。或問傷寒。何以診趺陽。予曰。仲景稱趺陽脈大而緊者。當卽下利。脈經云。下利脈大爲未止。脈微細者。今日愈。仲景論趺陽脈九十一處。皆因脾胃而設也。且如稱趺陽脈滑而緊。則曰滑乃胃實。緊乃脾弱。趺陽脈浮而濇。則曰浮爲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趺陽脈緊而浮。浮則腹滿。緊則絞痛。趺陽脈不出。則曰脾虛。上下身冷膚硬。則皆脾胃之設可知矣。大抵外證腹滿自利。嘔惡吐逆之類。審是病在脾胃。而又參決以趺陽之脈。則無失矣。其脈見於足趺之陽。故曰趺陽。仲景譏世人握手而不及足。

傷寒閉目證第七十七

李思順得傷寒。惡寒發熱。口中氣熱如火不絕。七八日矣。而目閉不肯開。予診其脈。陰陽俱緊。是必汗之而後下之故也。此壞證矣。病家曰。一醫於三日前汗之不愈。一醫復下之而目閉矣。遂投以小柴胡湯。五啜而愈。

論曰。或問何以知其汗下而目閉。予曰。仲景稱傷寒發熱。口中氣勃勃然。頭痛目黃。若下之則目閉。又云。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目赤脈多。睛不慧。醫復汗之。咽中傷。若復下。則兩目閉。此壞證。須小柴胡湯調之愈。

傷寒表實證第七十八

羽流病傷寒。身熱頭痛。予診之曰。邪在表。此表實證也。當汗之。以麻黃輩數日愈

論曰。或問傷寒因虛。故邪得以入之。今邪在表。何以爲表實也。予曰。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爲病則實。蓋邪之入也。始因虛。及邪居中。反爲實矣。大

抵調治傷寒。先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何以明之。有表實。有表虛。有裏實。有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予於表裏虛實百證歌中。嘗論之矣。仲景麻黃湯類。爲表實而設也。桂枝湯類。爲表虛而設也。裏實承氣之類。裏虛四逆理中之類。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也。表裏俱虛。所謂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也。

手足逆冷證第七十九

酒家朱三者。得傷寒六七日。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厥冷。心下滿。大便祕結。或者見其逆冷。又汗出滿悶。以爲陰證。予診其脈。沈而緊。曰此證誠可疑。然大便結者。爲虛結也。安得爲陰。脈雖沈緊爲少陰證。然少陰證多矣。是自利未有祕結。予謂此半在表半在裏也。投以小柴胡湯。大便得通而愈。

論曰。傷寒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表半在裏也。脈雖沈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也。難者曰。仲景云。病人脈陰陽俱緊。及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今云陰不得有汗何也。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何以頭汗出。則知非少陰。予曰。此說正是議論處。謂四肢冷。脈沈緊腹滿。全是少陰。然大便硬。頭汗出。不得謂少陰。蓋頭者三陽所聚。三陽自胸中而還。有頭汗出。自是陰虛。故曰汗出爲陽微。是陰不得有頭汗也。若少陰有頭汗。則九死一生。故仲景平脈法云。心者火也。名少陰。其病頭無汗者可治。自汗者死。心爲手少陰。腎爲足少陰。然相與爲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

寒熱類傷寒證第八十

一尼病惡風體倦。乍寒乍熱。面赤心煩。時或有汗。他醫以傷寒温瘧治之。見其寒熱往來。時方疫癘大作也。大小柴胡。雜進數日。愈甚轉劇。予診之曰。兩手不受邪。厥陰脈弦長而上魚際。此非傷寒。乃陰動不得陽也。此正與倉公治一繡女病同。投以抑陰等藥數日愈。

論曰。昔褚澄云。治師尼寡婦。則製方。蓋有爲也。師尼寡婦。獨居怨曠。獨陰而無陽。欲心屢萌而不適其慾。是以陰陽交爭。乍寒乍熱。虛汗倦怠。全類温瘧。久久成瘵矣。嘗記史書倉公傳。載濟北王侍者。繡女病腰背寒熱。衆醫皆爲寒熱也。倉公曰。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何以知之。診其脈肝部弦出寸口。是以知也。男子以精爲主。女子以血爲主。男子精溢則思室。女子血盛則懷胎。肝攝血者也。今肝脈弦長。上寸口及魚際。則血盛欲男子之候也。然則治師尼寡婦。尤不可與尋常婦人一概論也。

失汗衄血證第八十一

里人秦氏子得傷寒。發熱身疼骨節疼痛。惡風無汗。或者勸其不須服藥。待其自安。如是半月矣。而病不除。不得已召醫治之。醫至問日數。又不審其脈與外證。但云已過期矣。不可汗下矣。且與調氣藥以正氣。復延予。予診其脈。浮濇而緊大。此麻黃證無疑者。但恐當汗不汗。化爲衄血。必有是證。言未已衄血作。予急以麻黃湯與之。繼之以犀角地黃湯。血止汗解愈。

論曰。仲景云。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卽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或稍遲。病卽傳變。雖欲除。必難爲力。今醫不究根源。執以死法。必汗之於四日之前。下之於四日之後。殊不知此惑也。又云。病不服藥。猶得中醫。此爲無醫而設也。若大小便不通。必待其自瘥乎。蓋前後不得溲。必下部腹脹。數日死矣。又況結胸蓄血。

發狂發斑之類。未有勿藥而愈者。知者知變。愚者執迷以取禍也。須是隨病淺深。在表在裏。或陰或陽。早爲治療。如救火及溺然。庶易痊。素問云。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扁鵲望齊侯而逃。其斯之謂歟。

脾約證第八十二

一豪子郭氏。得傷寒數日。身熱頭疼惡風。大便不通。臍腹膨脹。易數醫。一醫欲用大承氣。一醫欲用大柴胡。一醫欲用蜜導。病家相知。凡三五人。各主其說。紛然不定。最後請予至。問小便如何。病家云。小便頻數。乃診六脈。下及趺陽。脈浮且澀。予曰。脾約證也。此屬太陽陽明。仲景云。太陽陽明者。脾約也。仲景又曰。趺傷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鞕。其脾爲約者。大承氣大柴胡恐

不當。仲景法中麻仁丸。不可易也。主病親戚尙爾紛紛。予曰。若不相信。恐別生他證。請辭。無庸召我。坐有一人。乃弟也。逡巡曰。諸君不須紛爭。既有仲景證法相當。不同此說何據。某雖愚昧。請終其說。諸醫若何。各請敍述。衆醫默默。紛爭始定。予以麻仁丸百粒。分三服。食頃間盡。是夕大便通。中汗而解。

論曰。浮者風也。澀者津液少也。小便頻數。津液枯竭。又爍之以風。是以大便堅鞕。乃以大黃朴硝湯劑。蕩滌腸胃。雖未死。恐別生他證。嘗讀千金方論脚氣云。世間人病。有親戚故舊。遠近問病。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口才詐作明能。詭論或言是虛。或言是實。或以爲風。或以爲蟲。或道是水。或道是痰。紛紛語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莫知孰是。遷延未定。時不待人。忽然致禍。各自走散。凡爲醫者。要識病淺深。探討方書。博覽古今。是事明辨。不爾大誤人事。識者宜知。以爲醫戒。

格陽關陰證第八十二

張養愚患傷寒。八九日以上。吐逆食不得入。小便窒閟不通。醫作胃熱而吐。傳入膀胱。則小便不通也。予診其脈寸口溢而尺覆。關中伏而不見。乃斷之曰。格陽關陰證也。陽溢於上不得下行。陰覆於下不得上達。中有關格之病。是以屢汗而不得汗也。予投以透膈散。三啜而吐止。小便利而解。

論曰。或問何謂格陽關陰。答曰。難經云。關以前動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又曰。陰氣太盛。陽氣不得營。故曰關。陽氣太盛。陰氣不得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能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矣。素問曰。人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仲景云。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小便不利。格則吐逆。又趺陽脈伏而澀。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澀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由是言之。關脈沉伏而澀。尺寸有覆溢者。關格病也。何以言之。天氣不降。

地氣上升。在卦爲泰。泰者通也。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在卦爲否。否者閉也。今陽不降。上魚際爲溢。故其病吐逆。名爲外格。陰不得上浮。入尺爲覆。故其病小便不通。名爲内關。此關格之異也。

太陽陽明合病證第八十四

有豪子病傷寒。脈浮而長。喘而胸滿。身熱頭疼。腰脊強。鼻乾不得眠。予曰。太陽陽明合病證。仲景法中有三證。下利者葛根湯。不下利嘔逆者加半夏。喘而胸滿者。麻黃湯也。治以麻黃湯。得汗而解。

論曰。或問傳經之次第。自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何哉。說者謂陽主生。故足太陽水。傳足陽明土。土傳足少陽木爲微邪。陰主殺。故太陰土傳少陰水。水傳足厥陰木爲賊邪。少陰水傳厥陰木。安得爲賊也。故予以爲不然。素問陰陽離合

論云。太陽根起于至陰。結于命門。名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太陰根起于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少陰根起于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厥陰根起于大敦。名曰陰之絕陰。大抵傷寒始因。中之氣得之于陰。是以止傳足經者。是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亦自然之次第也。故此篇因黃帝問三陰三陽之離合。歧伯自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而推之。且以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六經不得相失。則其序有授矣。不特此也。以六氣在天而考之。厥陰爲初之氣。少陰爲二之氣。太陰爲三之氣。少陽爲四之氣。陽明爲五之氣。太陽爲六之氣。此順也。逆而言之。則太陽而後陽明。陽明而後少陽。少陽而後太陰。太陰而後少陰。少陰而後厥陰。傷寒爲病。在氣則逆而非順。自太陽而終厥陰也。

懊憹怫鬱證第八十五

士人陳彥夫病傷寒八九日。身熱無汗喜飲。時時譫語。因下利後。大便不通三日。非煩非躁。非寒非痛。終夜不得眠。但心沒曉會處。或時發一聲。如歎息之狀。醫者不曉是何證。但以寧心寬膈等藥不效。召予診視。兩手關脈長。按之有力。乃曰懊憹怫鬱證也。此胃中有燥屎。宜與承氣湯。服之下燥屎二十枚。次復下溏糞。得利而解。

論曰。仲景云。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微煩。胃中有燥屎可攻。宜承氣湯。又云。病者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怫鬱不得眠者。有燥屎也。承氣湯主之。蓋屎在胃則胃不和。素問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所以夜不得眠也。仲景云。胃中燥。大便堅者必譫語。此所以時時譫語也。非煩非燥。非熱非痛。所謂心中懊憹也。聲口歎息而時發一聲。所謂水氣怫鬱也。燥屎得除。大便通利。陰陽交和。是以其病得除。

兩手撮空證第八十六

市人張某。年可四十。病傷寒。大便不利。日晡發熱。手循衣縫。兩手撮空。目直視急。更三醫矣。皆曰傷寒最惡證也。不可治。後召予。予不得已往診之。曰。此誠惡候。染此者十中九死。仲景雖有證而無治法。但云脈弦者生。澀者死。況經吐下。難于用藥。謾以藥與。若大便得通而脈強者。庶可料理也。遂用小承氣湯與之。一投而大便通利。諸疾漸退。脈且微弦。半月得瘥。

論曰。或問下之而脈得弦者生何也。答曰金匱玉函經云。循衣摸牀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澀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承氣湯與之。余嘗觀錢仲陽小兒訣法。手循衣領。及亂捻物者。肝熱也。此證玉函列在陽明部。陽明胃也。肝有邪。熱淫于胃經。故以承氣湯瀉肝而得強。脈則平而和。胃且堅不受。此百生之理也。

予嘗謂仲景云。不通諸醫書以發明隱奧而專一經者。未見其能也。須以古今方書。發明仲景餘意。

下利服承氣湯證第八十七

客有病傷寒下利。身熱神昏。多困譫語不得眠。或者見其下利。以譫語爲鄭聲。皆陰虛證也。予診其脈曰。此承氣湯證也。衆皆愕然。曰下利服承氣。仲景法乎。答曰。仲景云下利而譫語者。有燥屎也。屬小承氣湯。乃投以小承氣。得利止而下燥屎十二枚。俄得汗解。

論曰。內經云。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何謂反治。岐伯曰。寒因寒用。通因通用。王砅以爲大熱內結。注瀉不止。熱宜寒療。結伏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此寒因寒用也。小承氣止利。正合此理。

濕溫證第八十八

丙午歲。商人張皓季夏得疾。胸項多汗。四肢時冷。頭痛譫語。予診其脈。關前濡。關後數。斷曰。當作濕溫治。蓋先受暑。後受濕。暑濕相搏。是謂濕溫。投以白虎加參。次以白虎蒼朮。頭痛漸退。足漸溫。汗漸止。數日愈。此病名賊邪。誤服藥則死。

論曰。或者難云。何謂賊邪。予曰。難經論五邪。有實邪、虛邪、正邪、微邪、賊邪。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者爲賊邪。從所勝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又曰假令心病中暑者爲正邪。中濕得之爲賊邪。今心先受邪。而濕勝之。水剋火。從所不勝。斯爲賊邪。五邪之最逆者也。難經有云。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於陽部。濕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濕蒸也。故經曰。暑濕相搏。名曰濕溫。是爲賊邪也。

血結胸證第八十九

丁未歲。一婦患傷寒。寒熱。夜則譫語。目中見鬼。狂躁不寧。其夫訪予論其治法。予曰。若經水適來適斷。恐是熱入血室也。越日亟告曰。已作結胸之狀矣。予爲診之曰。若相委信。急行小柴胡湯等必愈。前醫不識。涵養至此。遂成結胸證。藥不可及也。無已則有一法。刺期門穴。或庶幾愈。如教而得愈。

論曰。或問熱入血室。何爲而成結胸。予曰。邪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或遇經水適來適斷。邪氣乘虛而入血室。血與邪迫。上入肝經。肝既受邪。則譫語如見鬼。肝病則見鬼。目昏則見鬼。復入膻中。則血結於胸也。何以言之。蓋婦人平居經水常養於目。血常養肝也。方未孕。則下行之以爲月水。既妊娠。則中蓄之以養胎。及已產。則上壅得金化之以爲乳。今邪逐之。併歸肝經。聚於膻中。壅於乳下。非刺

期門以瀉不可也。期門者。肝之膜原。使其未聚於乳。則小柴胡尚可行之。既聚於乳。小柴胡不可用也。譬如凶盜行於閭里。爲巡邏所迫。寡婦處女適啓其門。突入其室。婦如爲盜所迫。直入陰處以避之。盜躡其蹤。必不肯出。乃啓孔道以行誘焉。庶幾其可去也。血結於胸。而刺期門。何以異此。

六陽俱絕證第九十

一達官乘舟歸。四月風雨。飲食不時。得疾如傷寒狀。頭重自汗。身體悉疼。醫作中風濕證治。投以朮附薑附等湯。汗不止。單服附子。及灸臍下亦不止。予往視之曰。六陽俱絕不可治也。其汗必如珠。驗之果然。半時卒。

論曰。難經云。六陽氣俱絕者。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開。絕汗乃出。汗出如珠轉而不流。夕占旦死。旦占夕死。此之謂也。蓋病者之汗。有陽盛陰虛。陰盛陽虛。

陽盛者如骨蒸熱病之汗。則流溢如潤。陽絕者如此證。則凝聚而止。假如甑棰之蒸物。出汗而散者。陽盛之類也。假如置冰於金銀瓦器中。汗出而凝聚不流。陽絕之證也。

昭文張金吾愛日精廬傳鈔本

傷寒九十論終

〔元〕王好古 編撰

陰證略例

中國醫學大成

陰證略例提要

元、王好古撰。其自序云。聖賢所言陰證。如歧伯、阿衡、仲景、叔和、故已備矣。活人、許學士、韓祇和、成無己、又甚詳矣。後人尙有采擇未精。覽讀有缺。予所以從而次第之。然今之病者。得之有內外之異。或不與經符合之有色脈之殊。或不與方契。形候相若。似是而非。衆所共疑。莫之能辨。取其如此者。又從而比類之。非簾視壁聽。髣髴未真也。陰陽寒熱。如辨黑白矣。使醫者不動聲色。蠲去疾疴。免橫夭以無辜。皆康寧而得壽。予所願也云云。此海藏老人著書之宗旨也。其采集先聖著作。各例如下。歧伯陰陽脈例。潔古內傷之陰例。海藏內傷之陰例。傷在厥陰。傷在少陰。傷在太陰。伊尹湯液略例。扁鵲仲景例。仲景陰證論例。霍亂吐瀉分六經。霍亂與少陰證寒熱同候。叔和陰脈例。活人陰證例。分三陰論。陰毒三陰混說。陰證似陽陰盛格陽。陰陽易。舉仲景先溫後下不可輕例。許學士陰證例。韓祇和溫中例。海藏陰證例。總論陰證形狀。雜舉海藏陰證治驗等類。從來治傷寒家。辨陽證爲重。而不知陰證毒。其候最急爲尤慘。又序云。蓋陽證易辨而易治。陰證則難辨而難

治。若夫陽證熱深而厥。不爲難辨。陰候寒盛。外熱反多。非若四逆脈沉細欲絕易辨也。至於脈鼓擊有力。加陽脈數倍。內伏太陰。發煩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子恐其誤。積思十餘年。上考軒岐。迄今潔古老人。掇其精要。附以己說。釐爲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至其論陽證見陰脈者死。謂有外陽內陰。若與陽藥猶可生。若及陰陽易分寒熱。陰陽易隨仲景三經用藥。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學者猶當深思而熟味之。爰將重刊以傳。以詔後學。且與天下衞生之君子共之。綜觀以上序言。本書之內容。已可得其梗概矣。

陰證略例序

人生天地間。而陰陽命之氣。其受病亦不外乎此。醫家言視證察脈。則必本諸陰與陽。自軒岐以來諸書可考也。至漢長沙張仲景著傷寒一書。其言備矣。其法皆出伊尹湯液。如易之於數。春秋之於法。蓋萬世不可易者。其論氣脈形聲以測人之臟腑經絡之微。亦不過曰如是爲陽。如是爲陰。如是爲寒。如是爲熱。如是爲有餘。如是爲不足。以決人之死生之變於朕兆之前。使夫學者可以按而知之。苟能詳辨而勿失。則思過半矣。然混茫乎疑似之中。轇轕乎毫釐之間。自非精思入神。冥合造化。則不能也。是以古者之言醫也。皆謂有道之士。如孫思邈、陶隱居、葛稚川之徒。何如人也。若夫叔世末流。多出於麤工庸人間。褒衣峨冠。挾方寸之囊。自命爲醫工。然試其讀書。音讀且不知。況能索理於精微之地哉。如趙括之用兵。徒能誦其父之書。旋取覆敗之禍。如又不能誦其書。則其爲敗。宜如何哉。夫陰陽二證也。寒與溫之味。從而用之。亦二也。其主治嗜好。又有大不同者。甚者各主一偏。互相詆訾。殊不知桂枝承氣之一倒置。則斃之患立見。異時承平貴人。挾朔方鞍

馬勁悍之氣。加以膏粱肥濃之養。故摻以剛劑。往往而中。或者遂狃於此。以為人之為病皆然。熱黜陰候不論。豈理也哉。且四方風土既殊。而人之稟受亦異。而一律按之其可乎。蓋亦求其至當而已矣。嗚呼。中古以降。老壽少而夭閼多。豈真不幸與。蓋醫者心術之偏。其蔽必至於殺人。儒者心術之偏。其蔽必至於誤天下。如宋之王安石是也。偏之為害之烈如此。夫竊嘗謂受天地中和之性。得聖人公恕之學。不以利欲一毫入於其心。而後可以為儒為醫矣。天地萬物一理也。聖人之道。一中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況醫乎。海藏先生王君進之家世趙人。早以通經舉進士。晚獨喜言醫。始從東垣李明之。盡傳其所學。後乃精研極思。軒岐以來諸家書。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如指諸掌。予在大梁時。聞其名諸公間藉甚。獨以未識為恨。今年秋來晉州。始得候先生於館舍。觀其氣和而凝。志一而定。有道者也。與之游。甚閒暇。日出一編書授予。且謂予曰。傷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陰證毒為尤慘。陽則易辨而易治。陰則難辨而難治。若夫陽證。熱深而厥。不為難辨。陰候寒盛。外熱反多。非若四逆。脈沉細欲絕。易辨也。至於脈鼓擊有力。加陽脈數倍。內伏太陰。發煩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予恐其誤。積思

十餘年。蓋考自歧伯。迄今潔古老人。掇其精要。附以己說。釐爲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名之曰陰證略例。將鋟以傳。以詔後學。且與天下衞生之君子共之。予盍爲我題其端。予退而伏讀之。善之曰。異乎哉。未有是書也。其於救物利生之念深矣。至其論陽證。見陰脈者死。謂有外陽內陰。若與陽藥猶可生。若及陰陽易分寒熱。陰陽易隨仲景三經用藥。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學者又不深思而熟味之。噫。世之著書立言者多矣。其甚高難行。泛言無實者亦有之。然則是書之出。其知者必以爲精思妙用。所傳證以古今不可誣也。其不知者則茫然無考。詆以爲悠悠談。甚高難行也。予以爲獲一人賢者之知。不猶愈千百愚人之不知者。則是書可以傳信行世無疑矣。故內翰王君從之。嘗題曰。世所未聞。真知言哉。比先生過上黨。主吾故人文之。療數陰疾尤奇。中皆書中所可概見者。文之始亦駭不敢用。及已試。歎曰。誤人多矣。昔太倉公所上治驗。太史氏列之傳末。近代錢仲陽嘗所治病。閻孝忠記於論證後。今從先生得所書主治次第。謹編如左方。亦足以證愚者之不知者。文之姓宋氏。諱廷圭。長平人。世亦號善醫云。歲癸卯冬十一月中澣

日王官麻革信之謹題

陰證略例總目

尹伊　扁鵲　仲景　叔和
活人　許學士　韓祗和　成無己
潔古老人

岐伯陰陽脈例
問難附　又舉言外意
潔古老人内傷三陰例消導吐下
檳榔丸　煮黃丸　瓜蔕散　備急丸　金露丸　枳朮丸
海藏老人内傷三陰例
可温色脈分三經并藥附
傷在厥陰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吳茱萸湯

傷在少陰

通脈四逆湯加減四　四逆湯

傷在太陰

理中丸　品藥各從類生　晝三　夜一

問溼勝用丸問難附

理中湯加減入

仲景活人許學士改名三藥

伊尹湯液論例

扁鵲仲景例

霧露雨溼山嵐同爲清邪

仲景陰證例

吳茱萸湯二　四逆湯十一

通脈四逆湯二　當歸四逆湯

白通湯　白通加猪膽汁湯

真武湯二　小建中湯二
理中湯雜證　理中丸二
桂枝附子湯一　附子湯
桂枝附子湯　朮附湯
薑附湯品　茯苓四逆湯
霍亂吐瀉分六經易老法
霍亂與少陰證寒熱同候
叔和陰脈例　注仲景陰證具載
沉濇弱弦微　陰毒六歌
活人陰證例
三陰論　陰毒三陰混說
陰證似陽
陰盛格陽
陰陽易　分陰陽二　孫兆藥

陰毒甘草湯 問難

舉仲景六七日不可治何也

附子散

正陽散 二藥無寒佐品

霹靂散

陰盛格陽

火焰散

論下鬲行藏府不可輕

舉仲景先溫後下不可輕

丹砂丸 品

係陰陽二毒相伏匿

肉桂散 品

回陽丹

返陰丹 品

天雄散

白朮散

諸藥寒佐品

許學士陰證例

陰毒三候

正元散

元陽丹

退陰散

五勝散

玉女散　運陽散
辨少陰緊脈仲景悉附
　破陰丹品　伏陽一證
仲景評辨二章脈歌
韓祇和溫中例
　三陰總論
溫中湯加減一　橘皮湯加減二
七物理中丸加減一　和解因時　寸口脈小
厚朴丸加減一　白朮湯
橘皮湯加減一　二苓湯
灰包熨法品
霜露飲冷寸脈小同候
陽氣下陷躁
陽證下之成陰

熱藥冷服脈內有伏陽品

海藏陰證例總論

神朮湯三陽證加減　吹脉

六氣加減

霧露飲冷同爲濁邪　加藁本木香湯

白朮湯　風溫證加減四

黃芪湯　總敍陰證初病形狀　調中丸附

問三四日後漸重躁亂不寧何也　理中丸附

論陰陽躁不躁死生二脈

問下之而脈反大者何也

舉古人論陰證例

元陽中脫有內外

論宜灸不宜灸

湯沐四肢外接法　臍下六穴

譫言妄語有陰陽
本草孫真人熱藥治血證三
下血如豚肝
陰陽二絡　譫語死脈
自汗分陰陽
手足自汗
四肢振搖
初病形狀附
陰證形狀雜舉遍身青黑如花厥
傷寒發厥有陰陽
陰證發渴
陰證咳逆
陰證發熱
陰證大便不通

陰證小便不通舉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
得後出餘氣而解
論狂言若有所失
問有汗而解無汗而解何也　附正陽丹
論脈次第
用附子法
論陰陽易分寒熱
扁鵲治陰陽方
仲景治陰陽方
論陰陽易分三經用藥
　活人豭鼠糞湯許慎本草說韭根
　青竹茹湯
當歸白朮湯治婦人
　隨證用藥發明仲景活人

妙香丸治雜病陰陽易證

附海藏治驗

陰證略例目錄

岐伯陰陽脈例……一
潔古老人內傷三陰例……二
海藏老人內傷三陰例……五
傷在厥陰……六
傷在少陰……七
傷在太陰……八
陰陽寒熱各從類生服藥同象……八
伊尹湯液論例……一〇
扁鵲仲景例……一一
仲景陰證例……一一
易老法霍亂吐瀉足陽明總攝六經……一六
霍亂與少陰寒熱同候……一七
叔和陰脈例……一八
活人陰脈例……一九
許學士陰脈例……三三
辨少陰緊脈證……三七
韓祗和溫中例……四一
海藏老人陰證例總論……四九
論霧露飲冷同爲濁邪……五一
論陰躁不躁死生二脈……五五
舉古人論陰證例……五六
論元陽中脫有內外……五七

論宜灸不宜灸幷湯沐四肢法……五八
臍下六穴……五九
論讝言妄語有陰陽……六〇
論下血如豚肝……六一
論陰陽二絡……六一
論自汗分陰陽……六二
論手足自汗……六三
論四肢振搖……六三
論陰證始終形狀雜舉例……六五
傷寒發厥有陰陽……六六
論陰證發渴……六七
論陰證欬逆……六八
陰證發熱……七〇
論陰證大小便秘……七一
論陰脈小便不通……七一
論陰證小便赤……七三
論後出餘氣而解……七三
論狂言若有所失……七四
論脈次第……七五
用附子法……七六
論陰陽易分熱寒……七六
發明仲景活人……八〇
海藏治驗錄
外陽內陰……八三
陽狂……八三
陰狂……八四
陰易……八五

夜服……八五
陰血……八六

鼓擊脈……八七
腹痛……八八

陰證略例

元　王好古編撰
鄞縣　曹炳章閱點

岐伯陰陽脈例

內經云。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爲格陽。啓玄子云。陽脈法也。少陽。膽脈也。太陽。膀胱脈也。陽明。胃脈也。靈樞經曰。一盛而躁。在手少陽。二盛而躁。在手太陽。三盛而躁。在手陽明。手少陽三焦脈。手太陽小腸脈。手陽明大腸脈。一盛者。謂人迎之脈。大于寸口一倍也。餘盛同法。四倍已上。陽盛之極。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正理論曰。格則吐逆。

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爲關陰。啓玄子云。陰脈法也。厥陰。肝脈也。少陰。腎脈也。太陰。脾脈也。靈樞經曰。一盛而躁。在手厥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手厥陰。心包脈也。手少

陰。心脈也。手太陰。肺脈也。盛法同陽。四倍已上。陰盛之極。故關閉而溲不得通也。正理論曰。關則不得溺。

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之脈。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樞曰。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非止吐逆不得溺而已也。

海藏云。岐伯陰陽二脈。王注爲足經。卻舉靈樞手經何也。

答曰。正經既言五藏之本。又言脾、胃、大小二腸、膀胱、三焦、爲倉廩之本。營之所居。（經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故云倉廩）乃知手足經俱有。故言足經而次舉靈樞手經也。若躁爲手經。不躁爲足經。　此王注雖舉格陽爲吐逆。關陰爲不得溺。皆引正理爲證以比之。大抵格陽關陰。亦豈止吐逆不得溺而已哉。至于上而不欲食。下而不得便。亦關格之病也。故易老有內傷之陰證。大意亦出于此。雲岐子別有關格一轉。

右此一條。舉古人言外之意。

潔古老人內傷三陰例

論曰。人之生也。由五穀之精氣所化。五味之備。故能生形。經曰。味歸形。若傷于味。

亦能損形。今飲食反過其節。腸胃不能勝。氣不及化。故傷焉。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或失四時之調養。故能爲人之病也。經曰。氣口曰坤。口乃脾之候。故脾胃傷。氣口緊盛。而傷者有多少。有輕重焉。如氣口一盛。脈得六至。則傷于厥陰。乃傷之輕也。檳榔丸主之。氣口二盛。脈得七至。則傷于少陰。乃傷之重也。煮黃丸主之。氣口三盛。脈得八九至。則傷于太陰。乃傷之尤重也。故塡塞悶亂。心胸大痛。兀兀欲吐。得吐則已。俗呼爲食迷風是也。經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則死。宜吐之以瓜蒂散。如不能吐。則無治也。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如傷之太甚。仲景三物備急丸下之。

海藏云。潔古所論內傷三經。蓋出于內經靈樞岐伯陰脈法。

檳榔丸　治飲食過多。心腹膨悶。

檳榔一分　木香一分　枳實半兩炒　牽牛頭末半兩

陳皮去白秤半兩

右爲極細末。醋糊丸。桐子大。米飲生薑湯下二十丸。

煮黃丸　治前症。甚則兩脇虛脹。

雄黃一兩研　巴豆半兩去皮心膜研如泥入雄黃再研勻

右二味。入白麵二兩。同和研勻。滴水丸桐子大。滾漿內十二丸。煮熟。漉入冷漿令沈。每一時辰。浸藥冷漿下一丸。凡盡十二時也。不必盡劑。以利爲度。否則再服。又治脇下痃癖痛。如神。

瓜蒂散　治大實大滿。氣上衝。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填塞悶亂者。當吐之。

瓜蒂一分　赤小豆一分

右爲極細末。溫水少許。調一錢匕。以吐爲度。如傷之太重。備急丸下之。此急劑也。經云。其下者引而竭之。此之謂也。

備急丸

乾薑一兩　大黃一兩生　巴豆半兩去心膜研泥新瓦去油取霜

右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溫水下三二丸。無時。以利爲度。以意消息漸加。

金露丸　治時疾內傷。心下痞氣不降。米不化。

大黃一兩　枳實半兩炒　桔梗二兩　牽牛一兩頭末分

右細末。薑糊丸。蒸餅亦得。桐子大。溫水下二三十丸。常服減半。內傷戊火已衰。

不能制物。寒藥太多。固非所宜。故以溫劑主之。

枳朮丸　本仲景湯也。易老改丸。

治老幼虛弱。食不消。藏府耎。

枳　實三分麩炒黃色　白　朮一兩

右細末。荷葉裹燒飯爲丸。或薑浸蒸餅丸亦得。桐子大。米飲下三二十丸。食後。小兒丸小。

海藏云。潔古既有三陰可下之法也。必有三陰可補之法。予欲舉此內傷三陰可補之劑。未見仲景藥。時人皆不言三陰。既舉仲景藥。分而三之。人皆得知有三陰也。古人曷嘗不盡。今人但未之讀。而未之知。而不能言耳。

海藏老人內傷三陰例

若飲冷內傷。雖先損胃。未知色脈。各在何經。若面青黑。脈浮沉不一。弦而弱者。傷在厥陰也。若面紅赤。脈浮沉不一。細而微者。傷在少陰也。若面黃潔。脈浮沉不一。緩而遲者。傷在太陰也。

傷在厥陰

若面青或黑。或青黑俱見。脈浮沉不一。弦而弱。傷在厥陰。肝之經也。

當歸四逆湯

當歸　桂　芍藥　細辛各一兩

通草　甘草各六錢三字

右剉麻豆大。每秤三錢。水一盞半。棗一二枚。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若其人病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湯內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生薑湯

當歸一兩　桂一兩　芍藥一兩　細辛一兩

大棗八個　甘草　通草各六錢三字　吳茱萸七合湯浸洗

生薑二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錢。水一盞半。煑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仲景法一劑分五服。清酒煎。

吳茱萸湯

吳茱萸（一兩半湯洗三次）　人　參（三分）　生　薑（一兩半）　大　棗（三個）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二大盞半。煮取七分。去滓分二服。　若急者。陰毒甘草湯、白朮散、附子散、正陽散、肉桂散、回陽丹、返陰丹。至于陰盛格陽霹靂散、火焰散。隨經部分選用之。

傷在少陰

若面紅或赤。或紅赤俱見。脈浮沉不一。細而微者。傷在少陰。腎之經也。

通脈四逆湯（又方甘草炙六錢二字半）

甘　草（二兩炙）　附　子（一兩生用去皮破八片）　乾　薑（一兩炮）

面赤者。加連鬚葱白九寸。腹中痛者。去葱白加白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右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錢。水一盞半。煮至七分。去滓。溫服。未瘥若急。更作一劑。其脈續續有力者愈。無力者不愈。

四逆湯上三味是也

傷在太陰

若面黃或潔或黃潔俱見。脈浮沉不一。緩而遲者。傷在太陰。脾之經也。

理中丸

人參一兩腹痛者倍之　甘草炙　白朮　乾薑各一兩

右細末。煉蜜和丸。雞子黃大。以湯數合。和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煎熱粥飲投之。微溫覆。勿揭衣。丸不及湯。

海藏云。大便結者宜丸。大便耎者宜湯。仲景云。無陽陰強大便鞕者。不可下。下之則清穀腹滿。以上三經。脈皆云浮沉不一者。以其皆似孤亡之體也。又云。日三夜二。讀之極無味。然仔細思之。利害非輕。恐人不識。故有陰陽寒熱各從類生一條。

陰陽寒熱各從類生服藥同象

假令附子與大黃。合而服之。晝服則陽藥成功。多于陰藥。夜服則陰藥成功。多于

陽藥。是從其類也。況人之疾。獨不然乎。若病陽症。晝則增劇。夜則少寧。若病陰症。晝則少寧。夜則增劇。是人之陰陽寒熱。從天地之行陰行陽也。寒熱之化。以此隨之。故前人治陰證。用陽藥續于夜半之後者。所以却類化之陰而接身與子所生之陽也。通玄類證云。小建中湯後。亦舉日三夜二。及尺脈不至者加黃耆。予嘗云。大便耎者宜湯。大便結者宜丸。以丸蜜潤也。仲景治霍亂吐下。脾經大勝而用丸何也。

答曰。以經言之。豈有潤之之理。此正經已太過。津液極亡。所以轉筋也。筋得血而養。故能屈伸。下利既多亡陰。失血反成枯燥。燥則所以不能屈伸也。故經劑以潤之。只用丸也。與婦人血崩過極不止。而用四物湯潤劑同意。十劑之法。要當謹察。

理中湯

人參一兩　乾薑炮　甘草炙　白朮各二兩

腹痛者。加人參一兩。寒者加乾薑一兩半。渴欲得水者。加白朮一兩半。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或四肢拘急腹痛者。或腹滿下利轉筋者。去朮。加附子一枚生用。

右剉如痲豆大。每秤三錢。水一盞半。煮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

海藏云。理中湯加減八法。並無寒藥。吐利後有表者表之。汗出厥者溫之。既吐且利。小便復利。大汗出。內寒外熱者亦溫之。至于吐下後汗出不解。厥逆脈欲絕者。四逆主之。以是知此候無陽證。皆陰證也。

仲景人參桂枝湯。理中湯加桂枝。太陽未除。下之成協熱利。心下痞。表裏不解者。活人此理中湯內加青陳皮。名治中湯。治胸膈病。許學士改活人方作補脾丸治勞則補子。如子富而父不貧。不特虛則補其母也。

已上三證。若有外感與內證飲冷極者。宜五積散。

伊尹湯液論例

海藏曰。皇甫先生云。仲景廣湯液爲十卷。文潞公云。仲景爲羣方之祖。朱奉議云。仲景瀉心湯。比古湯液則少黃芩。後人脫落之。許學士亦云。伊尹湯液論大柴胡湯八味。今監本無大黃。只是七味。亦爲脫落之也。以是知仲景方皆湯液也。

四順散、理中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朮附湯、薑附湯、真武湯、白通湯。俱見仲景

條下。

其餘雜見諸方。凡稱仲景者皆是。

扁鵲仲景例

生氣通天霧露說。在神朮六氣加減後。

扁鵲云。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洪大者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

仲景云。從霜降以後。至春分已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邪而病者。皆謂之傷寒也。

海藏云。霜露霧露。久雨清溼之氣。山嵐瘴氣等。皆謂之清邪也。有單衣而感于外者。有空腹而感于內者。有單衣空腹而內外俱感者。所稟輕重不一。在人本氣虛實之所得耳。豈特內寒飲冷誤服涼藥而獨得陰證哉。重而不可治者。以其虛人內已伏陰。外又感寒。內外俱病。所以不可治也。

仲景陰證例

仲景緊脈。俱見許學士條下。

又云。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于上焦。濁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于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于下。名曰渾也。陰中于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裏氣不守。故使邪中于陰也。陽中于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酸。所謂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微虛。裏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怫鬱。藏氣相熏。口爛食齗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中爲濁。榮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熱相搏。因熱作使。游于經絡。出入藏府。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內入。嚏而出之。聲嗢咽塞。寒厥相逐。爲熱所壅。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腹湫痛。命將難痊。

吳茱萸湯

食穀欲嘔。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治上焦。　少陰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厥陰乾嘔吐涎沫者。頭痛極甚。吳茱萸湯主之。

四逆湯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寒故也。宜服四逆輩。太陰手足自溫。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胃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主之。　少陰病。沉脈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大汗若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下利腹脹滿身疼痛者。先溫裏。乃攻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宜四逆湯主之。屬厥陰。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湯主之。　吐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病發熱頭痛。身體疼痛。急當救裏。宜四逆湯主之。

通脈四逆湯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通脈四逆湯主之。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

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屬厥陰。

當歸四逆湯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

白通湯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白通湯主之。

白通加猪膽汁湯

少陰病。下利脈微。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真武湯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爲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小建中湯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服之。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

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理中湯

胸痹心下痞鬲。氣結胸滿。脇下逆氣搶心。理中湯主之。　治脾胃不和。中寒上衝。胸脇逆滿。心腹疞痛。痰逆惡心。或時嘔吐。心下虛痞。膈塞不通。飲食減少。短氣羸瘦。溫中逐水。止汗去溼。　又治腸胃冷溼。泄瀉注下。水穀不分。腹中雷鳴。及傷寒時氣。及裏寒外熱。霍亂吐利。手足厥冷。胸痹心痛逆氣。並皆治之。　有寒者。加附子。胸痹脇下煩悶者。加枳實半兩。茯苓半兩。　此方自晉宋已後至唐。名醫治心腹病者。無有不用此湯。或作丸隨證加減。各有其法。

理中丸

霍亂頭痛發熱。熱多欲飲水。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大病瘥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中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桂枝附子湯

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

附子湯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朮附湯

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摶。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桂枝附子湯。若其人大便堅。小便自利。朮附湯主之。

薑附湯

若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薑附湯主之。

海藏云。若自汗者朮附湯。若無汗薑附湯。

茯苓四逆湯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易老法霍亂吐瀉　足陽明總攝上八經

大抵仲景藥爲主。理中湯、理中丸、五苓散、建中湯、平胃散、四君子湯之類。
假令胃與太陽經併。脈浮者。于前所用藥內加。自汗者。加桂枝。　無汗者。加麻黃。以其有頭項肢節痛故也。
假令胃與少陽經併。脈弦者。于前所用藥內。加柴胡、乾木瓜。以其脇下痛故也。
假令胃與陽明本併。脈實者。于前所用藥內。加大黃。以其吐瀉後。大小便不通故也。
假令胃與太陰經併。脈沉細者。于前所用藥內。加芍藥、乾薑。以其腹痛體重故也。
假令胃與少陰本併。脈沉遲者。于前所用藥內。加薑附。以其四肢拘攣。身寒故也。
假令胃與厥陰本併。脈微緩者。于前所用藥內。加薑附、當歸、吳茱萸。以其四肢逆冷故也。　厥陰本藥。吳茱萸湯當歸四逆湯皆是。

霍亂與少陰寒熱同候

海藏云。霍亂頭痛發熱。其邪自風寒而來。中焦爲寒熱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陽分則爲熱。熱多飲水者。五苓散以散之。邪稍下者。居陰分則爲寒。寒多不飲水者。

理中丸以溫之。所以同少陰入裏。與手經接爲熱。大承氣湯下之。與足經接爲寒。四逆湯溫之。

叔和陰脈例

海藏云。仲景陰脈。皆叔和次之。藥具見仲景本經條下。

按之似有舉還無。氣滿三焦藏府虛。冷氣不調三部壅。通腸建胃始能除。　右

沉脈

澀脈關前胃氣并。當關血散不能停。尺部如斯逢逆冷。體寒臍下作雷鳴。　右

澀脈

關前弱脈陽道虛。關中有此氣多疏。若在尺中陰氣絕。痠疼引變上皮膚。　右

弱脈

寸口脈緊一條弦。胸中急痛狀繩牽。關中有弦寒在胃。下焦停水滿丹田。　右

弦脈

微脈關前氣上侵。當關鬱結氣排心。尺部見之臍下積。身寒飲水即呻吟。　右

微脈

陰毒傷寒身體重。背強眼痛不堪任。小腹痛急口青黑。毒氣衝心轉不禁。四肢逆冷唯思吐。咽喉不利脈細沉。若能速灸臍輪下。六日看過見喜深。　臍下五穴並見宜灸條下。

活人陰證例

太陰少陰厥陰。皆屬陰證也。太陰者。脾也。少陰者。腎也。厥陰者。肝也。

何謂太陰證。太陰脾之經。主胸膈䐜脹。甲乙經云。邪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邪中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又曰。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府。陰受之則入藏。入六府則身熱不得臥。爲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何謂少陰證。少陰腎之經。主脈微細。心煩但欲寐。或自利而渴。經云。一二日。少陰病者何也。謂初中病時。腠理寒。使入陰經。不經三陽也。

傷寒雖是三陰三陽。大抵發于陽。則太陽也。發于陰。則少陰也。此二經爲表裏。

其受病爲最多。陽明太陰受病頗稀。至于少陽厥陰肝膽之經。又加少焉。凡病一日至十二三日。太陽證不罷者。但治太陽。有初得病。便見少陰證者。直攻少陰。亦不必先自巨陽次傳而至。

蓋寒氣入太陽。卽發熱而惡寒。入陰經。只惡寒而不發熱也。三陰中寒。微則理中湯。稍厥或中寒下利。卽乾薑甘草湯。

手足指頭微冷寒。謂之清。此未消喫四逆。蓋疾輕故也。只可服理中乾薑之類。大段重者用四逆湯。無脈者。用通脈四逆湯也。

何謂厥陰。厥陰肝之經。主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則利不止也。若陰氣獨盛。陽暴氣絕。則爲陰毒。其證四肢逆冷。臍腹築痛。身如被杖。脈沉疾。或吐利。當急救。可灸臍下。服以辛熱之藥。令陽氣復而大汗解矣。古人云辛甘發散爲陽。謂桂枝、甘草、乾薑、附子、之類。能復其陽氣也。微則用辛甘。甚則用辛苦熱。陰極發躁。陰證似陽也。學者當以脈別之。

問手足逆冷。臍腹築痛。咽喉疼。嘔吐下利。身體如被杖。或冷汗煩渴。脈細欲絕者。何也。

此名陰毒也。陰毒之爲病。初得病。手足冷。背強咽痛。糜粥不下。毒氣攻心。心腹痛。短氣。四肢厥逆。嘔吐下利。體如被杖。宜服陰毒甘草湯、白朮散、附子散、正陽散、肉桂散、回陽丹、返陰丹、天雄散、正元散、退陰散之類。可選用之。大抵陰毒。本因腎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外傷風寒。內既伏陰。外又感寒。或先外寒而內伏陰。內外皆陰。則陽氣不守。遂發頭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體倦怠。四肢逆冷。額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二三日間。或可起行。不甚覺重。診之則六脈俱沉細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大。

陽證六脈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陰證也。大抵陽毒傷寒。其脈多弦而洪數。陰毒傷寒。其脈沉細而弦疾。不可不知也。

若誤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病證者。更須急服辛熱之藥。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陰毒漸深。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轉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

右此一條。服涼藥躁渴轉甚。當服熱藥可也。

陽盛則身熱而無汗。陰盛則身冷而有汗。歧伯云。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

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躁而寒。寒則厥。清卽冷也

右此岐伯說陰躁之原。

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六脈沉細而疾。一息七至已來。有此證者。速于氣海或關元二穴灸三二百壯。以手足溫和爲效。仍兼服正陽散、回陽丹、天雄散、白朮散。內外通。遂令陽氣復而大汗解矣。

陰獨盛而陽氣暴絕。則爲陰毒。若陽獨盛而陰氣暴絕。則爲陽毒。大凡陰陽離絕。非大汗不能復正氣也。

陰陽則夫婦也。各得中則和。若偏勝則各專以權。至于極。繼之以離矣。藥石以攻邪。邪去正復。是猶鞭撻以敎而欲並生也。

若陰毒已深。疾勢困重。六脈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卽無。一息八至已上。或不可數至。此則藥餌難爲攻矣。但于臍中用葱熨法。或灼艾三五百壯已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如手足得溫。更服熱藥以助之。若陰氣陽氣來。卽漸減熱藥而調治之。若陽氣乍復。往往卻煩躁。愼不可投涼藥。煩躁甚者。再與返陰丹卽定。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問胸膈不快。䐜滿閉塞。唇青手足冷。脈沉細。少情緒。或腹痛者。何也。

此名太陰也。近人多不識陰證。才見胸膈不快。便投食藥。非其治也。大抵陰證者。由冷物傷脾胃。陰經受之也。主胸膈䐜滿。面色及唇皆無色澤。手足逆冷。脈沉細。少情緒。亦不因嗜欲。但內傷冷物。或損動胃氣。遂成陰證。復投巴豆之類。胸膈愈不快。或吐而利。經一二日。遂致不救。蓋不知寒中太陰脾之經也。

右膈不快。不可用食藥。下之則成痞。

海藏云。陰證胸膈不快。此無病形也。若投巴豆之藥。卽取有形病也。故輕則轉痞。重則成勞。尤重則一二日遂成不救也。故活人本經云。丸子巴豆。乃攻食積耳。

問萬一飲食不節。胸膈不快。寒中陰經。何法以治。

答曰。急則理中湯加青陳皮。剉如麻豆大。服一二劑。胸膈卽快。枳實理中丸、五積散尤良。

五積散一句。是兼表也。或原有表證。或自內而之外。傳至極高之分。則宜是藥。若無表則不宜用此也。用理中法足矣。

問脈微細。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何也。

此名少陰也。少陰之爲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虛也。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矣。小便色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四逆湯主之。

舉陽證　少陰證。口燥舌乾而渴者。須急下之。不可緩也。宜大承氣湯主之。若脈沉而遲者。須溫之。四逆湯主之。蓋以口燥舌乾而渴者。知其熱。脈沉而遲者。別其寒也。

少陰病屬腎。古人謂之腎傷寒也。腎傷寒。口燥舌乾而渴。固當急下。大抵腎傷寒。亦多表裏無熱。但若煩憒默而極。不欲見光明。有時腹痛。其脈沉細。舊用四逆湯。古人恐其熱。不敢遽用。云腎病而體猶有熱者。可服黃連龍骨湯。若已十餘日。下利稀水止。手足徹冷。乃無熱候。可服增損四順散。

右此一條。雖有腎病而體猶有熱一句。亦當以久暫察之。不可乍見便以爲身熱也。

不用四逆用黃連。及手足冷。却用四順。亦不甚的當。

舉陽證　少陰病。若惡寒而倦。時時自煩。不欲厚衣者。大柴胡下之。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微汗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常見少陰無陽證者。亦須微發汗。宜麻黃附子甘草湯。此學者不可不知也。

問身微熱。煩躁。面赤。脈沉而微者。何也。

此名陰證似陽也。陰發躁。熱發厥。物極則反也。大率以脈別之爲准。諸數爲熱。諸遲爲寒。無如此最爲驗也。

右此一句。可以爲世法。

假令身體微熱。煩躁面赤。其脈沉而微者。皆陰證也。身微熱者。裏寒故也。煩躁者。陰盛故也。面戴陽者。下虛故也。治者不看脈。以虛陽煩躁。誤以爲實熱。反與涼藥。則氣消成大病矣。外臺秘要云。陰盛發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仲景少陰證。面赤者。四逆加葱白主之。

右外熱內寒。煩躁。不可用涼藥。

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何也。

此名陰盛格陽也。傷寒陰盛格陽者。病人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者。是也。若

欲引飲者。非也。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卽差。此藥通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丹砂丸。並主之。

問身體重少氣。陰腫入裏腹內絞痛。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婦人則裏急。腰胯連腹內痛者。何也。

此名陰陽易也。傷寒病新差。陰陽氣未和。因合房室。則令人陰腫。入腹絞痛。婦人則裏急。腰胯連腹痛。名爲陰陽易也。其男子病新差。未平復。而婦人與之交接得病。名曰陽易。其婦人病新差。未平復。男子與之交接得病。名曰陰易。若二男二女。並不相易。所以呼爲易者。陰陽相感動甚毒疫着人。如換易然。其病狀。身體熱。衝胸。頭重不能舉。眼中生花。四肢拘急。小腹絞痛。手足拳則皆死。其亦有不卽死者。病若小腹裏急。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百節解離。經脈緩弱。血氣虛。骨髓竭。便翕翕氣力轉小。著牀而不能搖動。起止仰人。或引歲月不死。燒裩散、豭鼠糞湯、竹皮湯、乾薑湯、青竹茹湯、當歸白朮湯。可選用之。

孫兆口訣。治陰盛格陽。傷寒其人必躁熱。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

附子一枚。燒灰存性爲末。蜜水調下。爲一服而愈。此逼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

而汗出乃愈

陰毒甘草湯

治傷寒時氣。初得病。一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藥後。六七日已上。至十日變成陰毒。身重背強。腹中絞痛。咽喉不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強。氣短不得息。嘔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脈沉細而疾。仲景云。陰毒三候。身如被杖。咽喉痛。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

甘草炙　升麻　當歸各二分　雄黃一分

蜀椒一分去目　鱉甲一兩半醋炙　桂枝二分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服。如人行地五里。須臾進一服。溫覆取汗。毒當從汗出。汗出即愈。若未愈。作再服。

右此一條。舉仲景言。至七日不可治有別說。

問活人陰毒甘草湯。舉仲景云。陰毒三候。六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者。何也。

答曰。假令內傷冷物。中焦不和。或顯少陰。或顯厥陰。二脈無定。內陰之極。陽氣逆而上行。至陽明則多錯語。至太陽頭復微痛。至少陽寒熱間作。即非少陽外感正

病也。然此經雖有寒熱。其實脾先受之。卯酉之間。土居其中。是通膽肺。故如是也。內陽之外。至此欲竭。所以至七日不可治也。陰證舌縮者。知心火絕也。則神去矣。又云。失神者亡。若陽證舌縮者。知少陰無水也。　外感傳六經。當先表而後下。內感傳三陽。則止治三陰。藥內增損加減。不復再用涼藥也。　內陽之外。不必次第傳徧三陽。但至一經。却便至極高之分。所以七日不可治也。總六經俱盡之意。所以不必次第傳徧三陽也。

海藏云。惟附子散。明注陰毒。唇青面黑。正陽散。明注陰毒。面青舌黑。二證別無伏陽。故藥味皆溫熱辛甘。而無苦寒也。

附子散　治陰毒傷寒。唇青面黑。身背強。四肢冷。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半兩　當歸半兩剉炒　半夏一分薑製

乾薑一分炮　白朮半兩

右件爲細末。每服二三錢。水一中盞。生薑半錢。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熱服。衣覆取汗。如人行地十里。未汗再服。

正陽散　治陰毒傷寒。面青。張口氣出。心下鞕。身不熱。只額上有汗。煩渴不止。舌

黑多睡。四肢俱冷。

附　子一枚炮裂去皮臍　皂　莢一挺醋炙去皮弦子　乾　薑一分　甘　草一分炙

麝　香一錢另研

右細末。每服一錢。水一中盞。煎至五分。不計時候。和滓熱服。

霹靂散　治陰盛隔陽。煩躁不飲水。

附　子一枚半兩者炮熱取出用冷灰焙之細研入真臘茶一大錢和勻

分作二服。水一盞。煎至六分。臨熟入蜜半匙。放溫或冷服之。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

火焰散　治傷寒惡候。

舶上硫黃　附　子去皮生用　新臘茶各一兩

右爲細末。先將好酒一升調藥。分大新椀口中。于火上攤蕩令乾。合于瓦上。每一碗下燒艾熟一拳大。以瓦揩起。無令火著。直至煙盡。冷即刮取。却細研入甆盒盛。每服二錢。酒一盞。共煎七分。有火焰起。勿訝。傷寒陰毒者。四肢冷。脈沉細。或吐或瀉。五心躁煩。胸中結鞕。或轉作伏陽在內。湯水不下。或無脈。先喫一服。

如吐。却更進一服。服後心中熱。其病已差。下至藏府中。表未解者。渾身壯熱。脈氣洪大。宜用發表藥。或表解者。更不發熱。便得眠睡。渾身有汗。方可用下胸膈行藏府藥。漸用調和脾胃。補治元氣湯散。如服此藥。三二服不應者。不可治也。

海藏云。表後既解。不發熱得睡。身有汗。方可用下藏府藥。此一句。利害非輕。若少有痞結。亦當求脈之虛實。而下膈行藏府。脈實則可。脈虛只宜和脾胃補元氣。下文云。二藥不應。猶不可治。可以妄下行藏府乎。用者宜詳。

仲景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寒。脚攣急。與桂枝湯。欲攻表。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躁煩吐逆。作甘草干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

右此一條。先溫後下。不可輕用。內別有消息。

丹砂丸 治傷寒陰陽二毒相伏危惡形證。

舶上硫黃 水銀 太陰石 太陽石

元精石各一兩 硝石半兩

右件藥末。先用無油銚子。以文武火炒下諸藥末令勻。如灰色。研細如麵粉。生

薑自然汁浸蒸餅。丸菉豆大。每服五丸。龍腦、牛黄、生薑、蜜水下。壓躁也。若陽毒。棗湯下。陰毒桂湯下。愼不得于屋底炒。

海藏云。此丸爲陰陽二毒相伏匿。故用腦子、牛黄、蜜水調下。若明見只是陰證。別無伏陽。不宜用此下之。若有伏陽。當以仲景翕奄沉脈法責之。在許學士破陰丹條下。　叔和云。短脈陰中有伏陽。

肉桂散　治傷寒服冷藥過度。心腹脹滿。四肢逆冷。昏沉不識人。變爲陰毒惡證。

肉　桂三分　赤芍藥一兩　陳　皮一兩　前　胡一兩

附　子一兩炮　當　歸一兩　白　朮三分　吳茱萸半兩洗炒

木　香三分　厚　朴三分製　良　薑三分　人　參一兩

右粗末。每服五錢。水一中盞。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時候。稍熱服。

右此一條。以其先是陽證。爲服涼藥過多。變爲陰毒。故內有前胡一味。知少陽不止。乃用藥之過也。　與瀉心湯加附子相似。

回陽丹　治陰毒傷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腹氣脹。脈沉細。

硫　黃半兩研　木　香半兩　蓽澄茄半兩　附　子半兩製

乾　薑一分　乾　蠍半兩炒　吳茱萸半兩湯洗炒

右細末。酒煮糊爲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生薑湯下。頻服。復以熱酒一盞投之。以衣蓋取汗。

返陰丹　治陰毒傷寒。心神煩躁。頭痛。四肢逆冷。

硫　黃三兩　太陰玄精石　硝　石各二兩　附　子半兩炮

乾　薑半兩　桂　心半兩

右件藥。用生鐵銚。鋪玄精石末一半。次鋪硝石一半。中間下硫黃末。著硝石蓋硫黃。都以玄精蓋上。訖。用小盞合著。以三斤炭末燒令得所。勿令烟出。直俟冷。取出細研如麵。後三味搗羅爲末。與前藥同研令勻。軟飯和丸。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艾湯下。頻服汗出爲度。重則加三十丸。此方甚驗。喘促吐逆者。入口便止。

右此一條。與丹砂丸中藥味相似。當從陰陽二毒相伏匿法用之。

天雄散　治陰毒傷寒。身重背強。腹中疞痛。咽喉不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強。短氣嘔逆。唇青面黑。四肢厥逆。其脈沉細而疾。

天　雄一兩炮去皮臍　麻　黃半兩去根節　當　歸半兩　白　朮半兩

半夏（半兩洗）　肉桂（一兩）　川椒（一分去目炒）　生薑（二錢）
厚朴（一兩去皮薑製）　陳皮（一錢去白）

右粗末。每服五錢。水一盞。入生薑半錢。棗三枚。煎至五分。去滓。無時稍熱服。如人行十里。未汗再服。

白朮散　治陰毒傷寒。心間煩躁。四肢逆冷。

川烏頭（一兩炮去皮臍）　桔梗（一兩）　附子（一兩炮）　白朮（一兩）
細辛（一兩去苗）　乾薑（半兩炮）

右細末。每服一錢。水一中盞。煎至六分。稍熱服。和滓無時。

海藏云。仲景白通湯通脈四逆湯。用猪膽汁苦寒。人溺鹹寒。成無已云。所以去格拒之寒也。孫兆霹靂散（用蜜水）。活人霹靂散、火焰散用臘茶。返陰丹用硝石。許學士正元散用大黃。此數法與白通湯、通脈四逆湯用猪膽汁人溺同意。皆所以去格拒之寒氣也。已上諸熱藥等。或用麻黃。或用升麻。或用前胡。皆所以隨經而用之也。明湯液善加減者。要當識此。

許學士陰證例

始得陰毒候　陰毒本因腎氣虛寒。因慾事。或食冷物而後傷風。內既伏陰。外又傷寒。或先感外寒而後伏陰。內外皆陰。則陽氣不守。遂發頭痛腰重。眼睛疼。身體倦怠而甚熱。四肢厥逆冷。額上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間。或可起行不甚覺重。診之則六脈沉細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大。（六脈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陰證也）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病證者。急服還陽退陰之藥即安。惟補虛和氣而已。宜服正元散、退陰散、五勝散。陰證不宜發汗。如氣正脈大。身熱而未差。用藥發汗無妨。

陰毒漸深候　或寸口小而尺脈微大。亦同。積陰感于下。則微陽消于上。故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轉甚。或咽喉不利。或心下脹滿結鞕。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爪甲面色青黑。六脈沉細。而一息七至以來。有此證者。速宜于氣海或關元二穴。灸三二百壯。以手足和煖爲效。仍服金液丹、來復丹、玉女散、還陽散、退陰散之類。隨證選用之。

陰毒沉困候　沉困之候。與前漸深之候皆同。而更加困重。六脈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即無。一息八至以上。或不可數至。此則藥餌難爲功矣。但于臍中灼艾半棗

大。三二百壯以來手足不和煖。不可治也。偶復和煖。則以硫黃及熱藥助之。若陰氣散。陽氣來。漸減熱藥而和治之。以取差也。

正元散　治傷寒始覺吹凍。著四肢頭目。百節疼痛。急煎此服。如人行五里。再服。或連三服。汗出立差。若患陰毒傷寒。入退陰散半錢。同煎。或傷冷傷食。頭昏氣滿。及心腹諸疾。服之無有不效。

麻黃　陳皮　大黃　甘草

乾薑　肉桂　白芍藥　附子

半夏　吳茱萸　已上皆可製者製之。各等分。

右麻黃加一半。茱萸減一半。同爲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生薑五片。棗一枚。煎至七分。熱呷出汗。以衣被覆蓋汗出。候乾解去衣。如是陰毒。不可用麻黃出汗。

元陽丹

爲頭、乾薑等分。並生用。酒麵糊丸。桐子大。每用十丸。生薑湯下。食前治氣痛。亦治陰毒。

退陰散　治陰毒傷寒。手足逆冷。脈沉細。頭痛腰重。連三服。小腹傷冷。每服一字。

入正元散同煎。入鹽一捻。陰毒證欬逆。半煎盞細細熱呷之。便止。

川烏頭　乾薑等分

右爲粗末炒令轉色。放冷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鹽一捻。煎半盞。去滓。溫服。

五勝散　治傷寒頭痛壯熱。骨節疼痛。昏沉困倦。欬嗽鼻塞。不思飲食兼治傷寒夾冷氣。慢陰毒。

甘草　五味子　石膏各一兩　乾薑三兩半

白朮一兩半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鹽少許。煎七分。通口服。如冷氣相夾。入薑棗煎。若治陰毒。入艾葉少許。同煎。

玉女散　治陰毒氣攻上腹痛。四肢逆冷惡候。

川烏頭去皮臍　冷水浸七日後。薄切曝乾。紙袋盛。遇有患者。取爲細末一大錢。鹽一小錢水一盞半。煎至七分。通口服。壓下陰毒所便後如猪血相似。未已。良久再服之。

運陽散　治陰毒面色青。四肢逆冷心躁腹痛。

硫黃爲末。右用新汲水調二錢。良久。或寒一起。或熱一起。便看緊慢。汗出差。

辨少陰緊脈證

有人患傷寒六七日。心煩。昏睡多吐。小便白色。自汗。予診之。寸口尺中俱緊。予曰。寒中少陰之經。是以脈緊。仲景云。病人脈緊而汗出者。亡陽也。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下利。蓋謂此也。或曰。脈緊屬七表。仲景脈緊屬少陰。緊脈屬陽邪。屬陰邪。予曰。仲景脈寸口俱緊者。清邪中于上焦。濁邪中于下焦。又云。陰陽俱緊者。口中氣出。唇口乾燥。倦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滑胎。勿妄治也。又云。緊則爲寒。又云。諸緊爲寒。又云。或難曰。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已汗若吐。以肺裏寒。故令脈緊。假令欬坐飲冷水。故令脈緊。假令下利胃虛。故令脈緊。又曰。寸口脈微。尺脈微。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由是觀之。則是寒邪之氣。入人經絡所致。皆虛寒之脈也。其在陽經則浮而緊。在陰經則沉而緊。故仲景云。浮緊者名爲傷寒。又曰。陽明脈浮而緊者。必潮熱。此在陽則浮而緊也。在陰則沉而緊。故仲景云。寸口脈微。尺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出去者。此欲解也。此在陰則沉而緊也。仲

景云。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藏。欲知表裏藏府。先以浮沉遲數爲定。然後兼于脉而別陰陽也。故論傷寒。當以仲景脉法爲準。傷寒之必本仲景。猶兵家之必本孫吳也。舍是而之他者。是猶舍規矩而求方圓。舍律呂而正五音可乎。

活人丹砂丸論陰陽二毒相伏。破陰只是伏陽一脉。陰中伏陽脉。卽翕奄沉也。

破陰丹

硫黃　水銀各一兩　青皮　陳皮各半兩爲末

右將硫黃銚子內鎔。次下水銀。用鐵杖打勻。令無星。傾入黑茶盞內研細。入末二味勻研。用厚麩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如煩躁。冷鹽湯下。陰證冷艾湯下。

此一條。與楊氏五神丹相若。

此證六脉沉不見。深按至骨則弱緊有力。頭痛身溫煩躁。指末皆冷。中滿惡心。醫多不識。學士脉曰。此陰中伏陽也。脉之當矣。學士却云仲景無此證。非無此證也。用熱藥則陰邪隔絕。反生客熱。用寒藥則陽氣銷鑠。愈益毒氣。必須散陰

導火之劑。使火出水平。上下升降。大汗而解。或躁擾不寧。勿驚可也。活人例後舉前賢諸去格拒之寒。大熱藥中佐以人溺、膽汁、茶、蜜、鹽之類。雖各隨經。大抵與學士破陰導陽之意同。吾是以知仲景有此證也。但言簡而意有餘矣。明者當識。

有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臍下築痛。身疼如被杖。蓋陰證也。急服金液、破陰等丹。其脈遂沉而滑。沉者陰也。滑者陽也。病雖陰而見陽脈。有可生之理。仲景所謂陰病見陽脈者生也。仍灸氣海、丹田百壯。手足溫。陽回得汗而解。或問滑脈之狀。如何便有生理。予曰。仲景云。翕奄沉。曰滑。何謂也。沉為純陰。翕為正陽。陰陽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論滑脈。雖云往來前却流利。展轉替替。然與數相似。仲景三語而盡也。此三字極難曉。會然翕合也。言張而復合也。故曰翕為正陽。沉言忽降而下也。故曰沉為正陰。方翕而合。俄降而下。奄謂奄忽之間。仲景論滑脈。可謂諦當矣。其言皆有法。故讀者極難曉會。

浮大數動滑陽脈。陰病見陽生可得。沉濇弦微弱屬陰。
陽病見陰終死厄。陰陽交互最難明。輕重斟量當別白。

輕手脈微爲在表。自汗惡風常淅淅。
重手無力大而虛。水停水蓄必沉濇。
太過之脈爲可見。高章相搏名曰綱。
榮衛既和名緩遲。長沙之脈妙難量。
陽盛則促來一止。殘賊災怪要須知。
氣口緊盛傷于食。浮爲在表沉爲裏。
脈微大忌令人吐。三者須要當審記。

表實浮而兼有力。重手脈沉爲在裏。
此是裏虛理審的。動則爲痛數爲熱。
不及之脈亦如然。榮衛微時名卑惵。
緩遲名沉此最良。陽結藹藹如車蓋。
陰盛則結緩而遲。右手氣口當主氣。
人迎緊盛風邪熾。脈浮而緩風傷榮。
欲下須防虛且細。陽加于陰有汗證。

但浮無力表中虛。裏實脈沉爲亦實。
風則虛浮寒牢堅。支飲應須脈急弦。
榮衛太甚名高章。卑惵相搏名損陽。
九種脈中辨疾證。陰結循竿亦象之。
縱橫逆順宜審察。主血人迎在其位。
數爲在府遲爲藏。浮堅濇堅寒傷衛。
沉爲氣弱汗爲難。左手沉微卻應未。

趺陽胃脈定死生。太谿腎脈爲根蔕。脈來六至或七至。
邪氣漸深須用意。浮大晝加病屬陽。沉細夜加分陰位。
九至以上來短促。狀若湧泉無入氣。更加懸絕漸無根。
命絕天真當死矣。病人三部脈調勻。大小浮沉遲速類。
此是陰陽氣已和。勿藥自然應有喜。

學士脈歌一篇。卽仲景評辨二章也。要當識之。

韓祇和溫中例

夫傷寒病之說。始自黃帝。已開其端。至仲景方陳其條目。後世膚淺之學。莫知其數。立言者只云病在表可發汗。病在裏可下之。或云不可汗。或云不可下。卽未嘗有溫中之說。仲景傷寒例云。尺寸俱沉細。太陰受病也。尺寸俱沉。少陰受病也。尺寸俱微緩。厥陰受病也。又辨太陰證云。太陰病。脈浮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手足溫。自利不渴。宜四逆湯。又腹滿時痛。桂枝加芍藥湯。辨少陰證云。少陰證。始得之。發熱。脈沉。麻黃細辛附子湯。又少陰病。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又少陰病。身體疼

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附子湯。又厥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又少陰病。脈沉。急溫之。宜四逆湯。今舉仲景論中數條。最是治三陰病之良法。今世之用。尙有未盡證者。愚嘗校自至和初歲。迄于今三十餘年。不以歲之太過不及爲則。每至夏至以前。有病傷寒人。十中七八。兩手脈俱沉細數。多是胸膈滿悶。或嘔逆。或氣塞。或腹鳴。或腹痛。與仲景三陰病說。脈理同而證不同。因茲不敢妄投仲景三陰藥。才見脈沉。及胸膈滿。便投下藥下之。往往不救。嘗斟酌仲景理中丸與服之。其病勢輕者。即胸中便快。其病勢重者。半日許滿悶依然。或有病人脈沉細遲。投仲景四逆湯溫之。多藥力太熱。後必發煩躁。因較量此形證。今別立方以治之。得多對證之藥。不可不傳焉。

右此一條。非四逆熱而不當也。仲景當漢之末。韓氏當宋之隆。時世異也。

病人但兩手脈沉細數。或有力。或無力。或關脈短及力小。胸膈塞悶。氣短不能相接者。便可隨脈證投溫中藥以治之。 此一法甚活

病人兩手脈沉遲。或緩或緊。皆是胃中寒也。若寸脈短及力小于關尺者。此陰盛陽虛也。或胸膈塞悶。腹中脹滿。身體拘急者。手足逆冷。急宜溫之。

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溫中湯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橘皮湯主之。芒種以後至立秋以前。宜七物理中丸主之。此皆隨時也。

溫中湯

丁 皮一錢　乾 薑一錢　白 朮一錢　陳 皮二錢

丁 香二錢　厚 朴薑製一錢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葱白三寸。荆芥五穗。煎至七分。去滓。熱服。三服未快。手足尙逆。嘔吐更加。

舶上丁皮二錢　乾 薑炮用二錢

橘皮湯

陳 皮一兩　藿 香三錢　白 朮二錢　葛 根二錢

厚 朴薑製一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一塊。大棗一枚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尙逆。嘔吐不定。加半夏三錢。丁香桂枝半兩。每服加葱白三寸。煎服。

七物理中丸

白朮二錢　乾生薑一錢　人參三錢　桔梗三錢

葛根二錢　霍香葉二錢

右細末。煉蜜爲丸。彈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盞。煎至七分。和滓熱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尙逆。嘔者加生夏二錢。乾薑二錢炮。

病人兩手脈沉細無力。雖三部脈力停。亦是陰氣盛也。更不須候寸脈短治之。或胸脇滿悶。身體拘急疼痛。手足逆冷。速宜溫中藥和之。

右此一條。不須候寸脈短一句。然當不若曰三部既沉。便是無寸口也。

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厚朴丸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白朮湯主之。芒種以後。至立秋以前。宜橘皮湯主之。

右此一條。李思訓舉和解。因時一說。與韓氏相似。然湯液仲景四時之法。固已備矣。以其後人不識。故韓李爲是丁寧也。此亦大槩耳。若應見違時。只可隨應見而治之。

海藏云。仲景既言春爲溫病。夏爲熱病。長夏爲大熱病。隨經之藥。加減輕重。便爲

因時和解也。正治應見。便是活法。韓李因時定藥。是則然矣。證復違時。定藥難用。若用定藥。却是不因時也。假令立春淸明芒種立秋。卽歲之主氣也。定時也。若歲之客氣。司天在泉。太過不及勝復。淫至而不至。未至而至。豈可定時爲則。邪主氣爲病。則只論主氣。客氣爲病。則只論客氣。主客相勝。上下相召。有萬不同之變。人之稟受虛實。亦猶是也。以此言之。則仲景大經之言盡矣。但患世之醫者不知耳。此亞聖言簡而意有餘也。後之賢者。辭多而意少。務救一時之弊云。此韓李爲是因時一說也。是說也。又爲庸醫執方療病者設。非敢爲仲景別立一法也。噫。二公雖不足爲漢之仲景。亦足以爲今之仲景也。

厚朴丸

當歸半兩　丁香枝杖半兩　厚朴薑製一兩　細辛一錢

人參三錢　甘草炙半兩　干薑炮半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彈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盞。煎至六分。和滓熱服。三服後。脈向細及寸脈尚細無力。每服加葱白三寸。同煎服。

此一條。言寸脈小者。陽不及九天也。加葱以通經。

白朮湯

白朮　半夏　當歸　厚朴製

乾生薑以上各半兩　丁香三錢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一棗大。打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三五服後。脈未有力。寸脈尚小。加細辛半兩。每服加葱白三寸。同煎服之。寸口小。加細辛散陰升陽。

橘皮湯

橘葉半兩　藿香三錢　葛根三錢　半夏半兩

厚朴薑製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一如棗大。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三五服後。脈尚小。手足逆冷。加細辛三錢。

病人胸膈滿悶。時時嘔逆。肢節疼。兩脇下痛。腹中鳴。此是有停飲。宜二苓湯。

二苓湯

赤茯苓　木猪苓　白朮各半兩　滑石一兩

通草一錢　白豆蔻一錢　丁皮三錢　陳皮二錢
桂枝半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小便未快。加瞿麥三錢。嘔未止。加半夏半兩。淅淅惡寒甚。每服加葱白三寸。

右此一條。與李思訓調小便例同。

灰包熨法

病人服前藥。胸膈不滿悶者。此上焦有陽也。或藥力太過。上焦有熱。腹滿虛鳴。時時疞痛。此是被陽藥消逐。得上焦陰氣。併入下焦也。雖是下焦積寒冷。上焦陽盛。更難投溫下焦藥也。當用灰包法。炭灰或桑柴灰二三升許。入好醋拌和。乾溼得所。銚內炒令灰熱。以帛包裹。置臍下熨之。頻換灰包。令常熱。以腹不滿痛爲度。或初熨時。病人不受者勿聽。但令極熨之。不住灰包可也。如灰包熨後。得下利一兩行。或小便二三升。或微似有汗。此是陰氣外出。或下泄也。勿疑之。病輕者乃得愈也。　後出餘氣而解。舉此爲例。

病人三部脈沉。寸脈力小于關尺。此爲陰盛。當投溫中藥。以消陰氣。溫中藥者。厚

朴湯。陳皮、人參、白朮、藿香、當歸、干薑、細辛、之類是也。

海藏云。霜露山嵐雨溼霧露之氣與飲冷。寸口脈小同胗。一法神朮湯後舉。此韓氏三部脈沉。寸口小于關尺。爲證一體。

病人若因服下藥太過。兩手脈沉細數。肢體逆冷。煩躁而渴者。此是陽氣下陷入丹田。陰氣厥逆。滿上二焦。故令人躁。此名下陰躁也。醫者見病人煩躁。又不詢其端由。亦不詳其脈理。便用涼藥治之。涼藥旣下。病勢愈甚。至于困極不救者多矣。病人因下之太過。兩手脈沉遲細而無力。或偏身及四肢逆冷。煩躁而渴。或引飲不休。好泥水中臥者。須用性熱藥治之。凡投性熱藥。皆須冷服。何故如是。今謂病人腹中陰氣太盛。若投湯劑。卽陰陽相擊。藥下卽吐。須候湯劑極冷卽投之。投之不吐者。蓋腹中陰氣與冷飲相逢。卽同氣相從爾。故藥下不吐也。藥雖冷。久則必熱。所謂始同而終異也。故醇酒冷飲。久卽發熱。假令投仲景四逆湯之類。一依前說。若病人不煩躁。卽熱藥可溫服之。下後躁渴引飲不休。與傷冷只好飲冷同意。

右此一條本是陽證。下之成陰。非陽氣上行而躁。乃陽氣下陷而躁。卽同伏陰脈也。叔和云。短脈陰中有伏陽。

海藏云。熱藥冷服。內有伏陽則可。若脈已虛。按之全無力。或病人素無所養。只可溫服。不然陰氣必不能醞釀回陽。利害非淺。

海藏老人陰證例總論

神朮湯　治內傷飲冷。外感寒邪無汗者。

　蒼朮二兩製　防風二兩　甘草一兩炒

右㕮咀。生薑水煎。加葱白三寸。治吹妳如神。調六一散三錢。

太陽證。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者。加羌活。

太陽證。脈浮緊中帶弦數者。是有少陽也。加柴胡。弦、爲弦而有力。

太陽證。脈浮緊中帶洪者。是有陽明也。加黃芩。已上三證約量每服加二錢七。

不論三陽。婦人服者。加當歸尤佳。

神朮湯六氣加減例

太陽寒水司天。加　桂枝　羌活。

陽明燥金司天。加　白芷　升麻。

少陽相火司天。加　黃芩　地黃。生

太陰溼土司天。加　白朮　藁本。

少陰君火司天。加　細辛　獨活。

厥陰風木司天。加　川芎　防風。

上神朮湯。六氣加減法。非止爲司天之氣設也。至于歲之主氣。與月建日時同。前應見者。皆當隨所應見。依上例而加減之。

日華子云。滑石治乳癰。利津液。生氣通天云。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

王氏云。陽氣出則出。陽氣藏則藏。晚陽氣衰。內行陰分。故宜收斂以拒虛邪。動筋骨。則逆陽精耗。見霧露。則寒溼交侵。順此三時。乃天真久遠。

扁鵲云。脈一呼一吸。皆四至而濇者。邪中霧露之氣。仲景云。清邪中于上焦。又云。霜降已後。春分已前。中霧露者。皆爲傷寒。

神朮加藁本湯　每服內加二錢七以意消息。

神朮加木香湯　每服內加二錢七以意消息。

問病人中霜露山嵐雨濕之氣。頭項身體不甚痛。但四肢沉困。飲食減少。或食已痞悶。寸脈隱小。與內傷飲冷相似何也。

答曰。此膏粱少有。貧素氣弱之人多有之。以其內陰已伏。或空腹晨行。或語言太過。口鼻氣消。陰氣復加。所以成病。經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雖不飲冷寸口亦小。又云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故從內感而求其類也。仲景云。濁氣中于下焦以此。

論霧露飲冷同爲濁邪

經云。清邪中于上焦。濁邪中于下焦。均霧露也。故寸口小。內傷飲冷。寸口亦小。霧露入腹。雖不飲冷。與飲冷同。內傷飲冷。雖非霧露。與霧露同。何哉。脈皆陰而寸口小耳。此雲岐子復斷濁邪中于下。爲飲冷同傷也。韓氏言寸口脈微而小。即不可下。則陰盛陽氣不能升于九天可知矣。

白朮湯　治內傷冷物。外感風邪有汗者。

白　朮二兩　防　風二兩　甘　草炙一兩

右㕮咀。每服秤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無時。一日止一二服。待二三日漸漸汗少為解。活人防風白朮牡蠣湯。當在此下。

風溫證。面赤自汗。嘿嘿不欲語。但欲寐。兩手脈浮而緩。或微弱。此證不宜發汗。若汗之。似令人筋惕肉瞤。或譫言獨語。或煩躁不臥。若下之。直視失溲便。若火之發狂似驚癇。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活人本方葳蕤湯。以有麻黃故不敢用。宜用上白朮湯主之。

頭眩汗出。筋惕肉瞤者。加牡蠣。

腰背強硬者。加羌活。

舌乾發渴者。加人參。

身灼熱甚者。加知母。若內傷冷者不加。

體重多汗者。加黃耆。

黃耆湯　治傷寒內感拘急。三焦氣虛自汗。及手足自汗。或手背偏多。或肢體振搖。腰腿沉重。面赤目紅。但欲眠睡頭面壯熱。兩脇熱甚。手足自溫。兩手心熱。自

利不渴。大便或難。或如常度。或口乾咽燥。或渴欲飲湯。不欲飲水。或少欲飲水。嘔噦間作。或心下滿悶。腹中疼痛。或時喜笑。或時悲哭。或時太息。（去聲）或語言錯亂失志。世疑作譫語狂言者。非也。神不守室耳。始得病寤寐之間。或恐或悸。頭項不甚痛。行步只如舊。陰氣盛陽氣走也。兩手脈浮沉不一。或左右往來無定。便有沉、濇、弱、弦、微、五種陰脈形狀。舉按全無力。浮之損小。沉之亦損小。皆陰脈也。宜先緩而後急。緩宜黃耆湯。

人參　黃耆（味甘耆）　白茯苓　白朮
白芍藥（已上各一兩）　甘草（七錢半炒）

嘔吐者。加藿香半兩。生薑半兩。如無乾者代之。

右㕮咀。生薑水煎。量證大小加減多少用之可也。如大便結者。宜調中丸主之。

調中丸

白朮　白茯苓（去皮）　乾生薑　人參
甘草（炙）

右等分。為極細末。煉蜜丸。每兩作十丸。或五丸。每服一二丸。水少許。煎服之。

問三四日後漸重。必躁亂不寧者。何也。

經云。陽盛則發厥。陰盛則發躁。物極則反也。外臺秘要云。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然陰躁一證。汗下後多有之。仲景云。汗下後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內感陰證。飲冷胃寒而躁者。與汗下後煩躁同。厥陰熱上衝胸而發躁者。火獨炎上故也。

若病重急治者。宜黃耆湯內。每服加干薑重一錢。與仲景理中湯同意。大便結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

人參　白朮　甘草炙　乾薑炮恐熱以乾生薑代之

右等分。煉蜜丸。每兩作五丸。白湯化下。水煎服之亦得。緩後失治急也。尤急者。若無汗。宜附子乾薑甘草湯。若自汗者。宜附子白朮甘草湯。量脈證可宜四逆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等。宜選用治之。至于用附子。不得已也。若身與四肢俱熱。不至于涼。或厥逆不宜用附子。故理中有四順。理中湯丸之名四順者。手足自溫不厥逆是也。

急則失治尤急也。

論陰躁不躁死生二脈

陰證陽從內消。服溫熱藥。煩躁極甚。發渴欲飲。是將汗也。人不識此。反以爲熱誤矣。熱上衝胸。服溫熱藥煩躁少寧。反不欲飲。中得和也。人若識此。續湯不已愈矣。一則始病不躁。藥而躁。脈當浮之實大。陽氣充也。手足溫和則生。若浮之損小。陽氣走也。手足厥逆則死。一則始病躁。藥而不躁。脈沉之實大。陽氣回也。手足溫和則生。沉之損小。陽氣消也。手足厥逆則死。二證服溫熱藥陽氣不能充。與不能回者。經云。責其無火也。

問下之而其脈反大者。何也。

答云。下之而脈小者。理所當然。小猶可生。生之則易。仲景云。下之而脈反大者。虛也。陽將走而變。醫若不識而復下之。則氣消而成大陰矣。亦有陰躁發熱不止。大渴欲飲冷。熱上衝胸。火獨炎上。亦將盡也。以陰偏身皆寒。惟存胸中火。陰獨持權。不相管轄。迫而至此。與下之而脈大同意。下之脈大。別不見熱處。陰躁發熱。但脈

小耳。一則見脈不見證。一則見證不見脈。又經云。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咕嚕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革爲寒。寒虛相搏則腸鳴。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反煩躁。茯苓四逆湯主之。汗下後。白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干薑附子湯主之。

舉古人論陰證例

若病在少陰。則有面赤。默默不欲語。但欲寐。或四肢厥逆。或身表如冰石。脈沉細。若病在厥陰。則四肢厥逆。爪甲青。面黧目黑色。或自汗不止。脈沉弦無力。若病陰毒證。身表如冰石。四肢厥逆。體如被杖。脈沉細而微。或六至以至八至。九至十至而不可數。此等陰證。易爲明辨。惟太陰一證。手足自溫。自利不渴。尺寸脈俱沉而弱。仲景云。宜溫之。重則四逆湯。若脈浮者桂枝湯。惟此一證。與內感外陽內陰相似。外陽內陰者。即前黃耆理中等湯。調中理中等丸所治者是也。此等陰證。非古人不言。仲景評脈。首言大、浮、數、

動、滑。此名陽也。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非止爲外感設。內感之理。在其中矣。又云。陽濇而陰弦。腹中急痛者。小建中湯主之。則內外所感明矣。至如所言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此一句。卽聖人大概之言也。以其陽病見陰脈。故有外陽內陰者。與陽藥俱得其生矣。藥當從溫。不可遽熱。黃耆湯之類是也。

右此一條。說古人不盡之意。

論元陽中脫有內外

或有人飲冷內傷。一身之陽便從內消。身表涼。四肢冷。脈沉細。是謂陰證。則易知之。若從外走。身表熱。四肢溫。頭重不欲舉。脈浮弦。按之全無力。醫者不察。便與表藥雙解等。復使汗出。三焦之氣絕。以此殺人者多矣。或自服蜜茶及沐浴蓋覆。強令汗出。以致變證不救。如此自殺者亦多矣。身冷脈沉。服調中藥。陽自內之外。身體溫和而愈。脈浮弦細者。服調中藥。陽從內生。喚入外熱。復得脈平溫和而愈。此證不可不察也。故仲景云。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

右此一條。雙解蜜茶沐浴。陰證皆不可用。

又經云。脈濡而緊。濡則衛氣微。緊則榮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寒。榮緊胃氣冷。微嘔心內煩。醫爲有大熱。解肌又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裏俱虛竭。卒起而頭眩。客熱在皮膚。悵快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關元。

右此仲景濡緊二脈。即外熱內寒證也。

論宜灸不宜灸并湯沐四肢法

古人謂少陰、厥陰、陰毒三證則宜灸。或用葱熨等法。皆爲身表涼故也。若陰氣在內。陽氣在外。身表壯熱。手足大溫。或熱不等。則不宜灸之。若遇前三證。用熱醋炒麩注布袋中。臍下熏蒸熨極妙。　又云。三陰證陷骨歧骨間。三三七壯灸。足溫生。活人陰證。諸藥不效。并湯水不下。身冷脈絕。氣息短。不知人。用葱熨法。本爲上熱下寒也。二法雖妙。莫若用上醋拌麩炒熱。注布袋中。臍下熏蒸。比上二法尤速。若更以葱白煎漿作湯。以沐四肢亦可。若病人服藥後。欲作汗時。用湯沐以接四肢陽氣尤佳。

外接法

干薑二。炮爲細末。石決明一。另研細。秤拌勻。每用二三錢七。手心中以津唾調如泥。以手掩其陰。至煖汗出爲度。以牡蠣代決明亦可。牡蠣燒粉用。

一法丁香、蓽撥、乾薑、牡蠣。

一法治水㿗。偏大上下不定。疼痛不止。牡蠣不以少多鹽泥固濟。炭三斤煅令火盡冷取二兩乾薑一兩炮爲細末。二味和勻。冷水調得所。塗病處小便大利卽愈。

臍下六穴

神闕一穴。臍中禁鍼。刺之令人出惡汁不止。

陰交一穴。臍下一寸。

氣海一穴一名孛央。陰交下五分。

石門一穴。臍下二寸。三焦之募。女子禁灸。恐絕產也。

關元一穴。臍下三寸。小腸之募。爲下紀三陰。任脈會。

中極一穴。臍下四寸爲氣原。

論譫言妄語有陰陽

舉陽證。活人云。發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錦文。或下利黃赤爲陽毒者。以其脈洪大而實。或滑或促。故用酸苦之藥治之。成無已云有汗出譫語。有下利譫語。有下血譫語。有熱入血室譫語。有三陽合病而譫語。有過經不解而譫語。皆陽證也。惟有發汗過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柴胡桂枝湯主之。此外感汗多亡陽譫語也。海藏云。有內感傷冷。語言錯亂。世疑作譫語者。神不守舍也。止是陰證。此特脈虛而不實耳。

內經云。譫妄悲笑。皆屬于熱。難經謂面赤、喜笑、煩心。亦屬于熱。大抵此等證脈皆洪實。按之有力。若此等證脈按之無力。卽陰氣內充。陽氣外遊于皮膚之間。是無根之火也。陽氣及心火。入于皮膚之間。肺主皮毛。故有譫妄悲笑。及面赤喜笑煩心之證。豈特是哉。所有胸背兩手斑出者。有唾血絲者。有鼻中微衂者。不當作陽

證。當作陰證治之。故活人辨證。不取諸于他。而獨取諸脈。無如此最爲驗也。其言可謂盡善矣。可謂盡美矣。

本草云。乾薑止唾血。硫黃治衄血。孫眞人用桂心治唾血。

論下血如豚肝

下血如豚肝者。飲冷太極。脾胃過寒。肺氣又寒。心包凝泣。其毒浸滲入于胃中。亦注腸下。所以便血如豚肝。非若熱極妄行下血而爲鮮色也。此中氣分而下行。故令人便血。若中氣逆而上行。故令人嘔血吐血也。亦非若陽證上行。而溢出鮮血也。大抵陰陽二證。上行者爲嘔爲吐爲下。順行者爲溢爲便爲瀉。其名雖異。其實則同。

論陰陽二絡

甲乙經云。經者所不可見者也。絡者所可見者也。外之溝渠是已。然絡亦有不可見者乎。曰。六府連及五藏。是爲所不可見之之絡也。陽絡泛溢。難經云。宜砭射之。

陰絡爲病。何以知之。黃帝曰。邪熱入于陽絡。則爲鼻血。邪熱入于陰絡。則爲後血。以是知陰絡病也。鼻血者在上。溺與後血者在下也。若吐嘔者。是知在中也。至于傷寒上厥下竭之證。或從耳目。或從口鼻。血俱出于上竅。然各隨其藏與經也。

扁鵲云。病若讝言妄語。身常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脈沉細而微者死也。

又云。假令心病。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讝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故知肺邪入心。爲讝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唾欬。其脈浮大而濇。

仲景云。讝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不過一日死矣。

又云。讝言妄語。脈濇者死。已上皆陽證得陰脈也。

又云。發汗多。重發汗者。必亡其陽。讝語脈短者死。

右此重發汗亡陽者。變陰也。又得陰脈死也。

論自汗分陰陽

成無已云。傷風自汗。汗出惡風寒者有表也。汗出不惡風寒者。表解裏未和也。有

陽明發熱出汗。此爲熱越。有陽明發熱汗多者。下之。

海藏云。內感傷冷。自汗。大惡風寒。汗出身涼不熱者。陰證也。汗出身熱得陰脈者。亦陰證也。

論手足自汗

手少陽之脈。三焦之經。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云云。手背偏多者。三焦之氣脫也。　經云。手足濈然汗出。大便鞕而譫語。下之則愈。以其熱聚胃。津液旁達。故手足漐漐汗出也。　成無已云。寒聚于胃。有手足汗出者乎。　經云。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也。

海藏云。故內感陰證。有手足逆冷而自汗者。手足自溫而自汗者。厥陰太陰之異也。

右此一條。雖是三焦。四肢溫和。關他二經。不可不知。

論四肢振搖

成氏責其爲虛寒。欲汗之。其人必虛蒸而振。下後復汗而振者。表裏俱虛也。亡血發汗則寒慄而振。氣血俱虛也。有振振欲擗地者。有振振動搖。二者皆汗多亡陽。經虛不能自主持。故振也。　振慄之可比也。

經曰。若吐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大陽病發汗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二藥皆溫經益血助氣之劑。

海藏云。惟好飲房室之人。真元耗散。血氣俱虛。或因勞而振。或不因勞而振。或因內感陰盛陽脫而振者。皆陰證也。

若因房室而得。便有陰陽易條中形狀。頭重不欲舉。目暗生花。熱上衝胸。少氣聲不出。少腹小腹痛引陰中。或陰入于裏。脛寒而痛。此等陰證。四肢故多振搖。始得此病時。脈雖舉按有力。不可作陽證治之。若與陰藥變寒必矣。亦不可用太熱之藥。作陰極治之。熱過則轉生他證。當以補氣溫血之藥調之。元氣漸生。可得而愈。

若脈已微。面色眉間變黑。唇吻不收。爪甲微青。當用熱藥攻之。　若經汗下。熱

藥不可熱服。當令似溫。則陰氣不拒。經云。熱因寒用。此之謂也。

右此一論。自爲頗有理。可以發明古人所不言處。

論陰證始終形狀雜舉例

若病人面赤者。下虛也。手足振搖者。爲元氣無主持也。腰腿沉重者。三陰經受寒濕也。或恐或悸者。知陰寒之邪在手足少陰也。喜笑則爲癡。悲怡則爲慘。手少陰太陰也。頭項不甚痛。知陰寒之邪在手足少陰也。喜笑則爲癡。悲怡則爲慘。手少陰太陰也。頭項不甚痛。行步只如舊。知寒邪之氣。不在經而在裏也。若頭項痛者內之外。逆上行而至于經矣。或已有冬伏寒邪。始得內感。便發頭項痛亦無定也。或時太息者。靈樞云。心不足則心系急。心系急故太息以舒之。是知手少陰心火不足也。前人云。去聲是已。

已上初病時。多有形狀如此等類。

身如被杖者。陽氣盡而血脈凝濇。不能榮于身也。色青黑。腎肝子母二色。真藏見也。手足惓而臥者。四肢之陽氣盡而陰氣實收也。臥而面壁者。陰欲靜也。惡聞人與語者。陰欲默也。昏昏欲寐者。元氣雜絕。邪熱攻肺也。或欲寐以自養。及目白睛

面赤者。肺受火邪也。三四日之間。或可行步。不甚覺重者。陽猶在外也。五六日陰盛。熱藥不能冋者。陰主殺而暴絕。非若陽氣徘徊不已。而欲其生生也。初病面赤脹者。下虛故也。至于死。先青而後赤者。陽氣不生。溫令不行而就北方寒也。其逆行如此。經云。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若陰陽二毒相匿。或只伏陽。此等陰證。或身半以上經汗死。即不青黑者亦有之。

厥陰有偏身青黑如花厥狀何也。

答曰。陽氣不能營運于四肢。身表經絡遏絕。氣欲行而不得行。及其得行而遽止之。故行處微紫色。不得行而止處不青則黑也。所以身如被杖。有有處有無處也。偏身俱黑。陽氣全無也。故經絡論云。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之謂也。

傷寒發厥有陰陽

夫厥者。有陰有陽。初得病。身熱。三四日後。熱氣漸深。大便秘結。小便黃赤。或語言

譫妄而反發熱者。陽厥也。　初得病。身不熱。三四日後。陽氣漸消。大便耎利。小便清白。或語言低微而不發熱者。陰厥也。二證人多疑之。以脈皆沉故也。然陽厥而沉者。脈當有力。陰厥而沉者。脈當無力也。若陽厥爪指有時而溫。若陰厥爪指時時常冷也。仲景云。傷寒三二日、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當下之。宜承氣湯。又云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仲景云傷寒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而脈微微者。裏有寒也。汗出而厥者同。又云陰病下利而脈微者。裏有寒也。白虎湯主之。

一法無脈利不止。白通加猪膽汁。以其咽乾而煩也。

已上病急。或尤急。多有此形狀等類。

論陰證發渴

舉陽證。夫足少陰腎經。其直行者。上貫肝膈入肺中。繫舌本。腎惡燥。故渴而引飲。經云。口燥舌乾而渴。尺寸脈俱沉。則知腎受熱邪爲陽證也。當下之。陰證口乾舌燥。非熱邪侵凌腎經也。乃嗜欲之人。耗散精氣。真水涸竭。元氣陽中

脫（坎內陽交是也）飲食傷冷。變爲枯陰。陽從內消者。或不渴。陽游于外者。必渴而欲飲也。然欲飲。則飲湯而不飲水。或有飲水者。縱與不任。若不忍戒誤多飲者。變由是而生矣。此等舌乾欲飲冷水。抑而與之湯及得飲湯。胸中快然。其渴卽解。若以渴爲熱。湯能解之乎。不惟不能解其渴。其熱從而愈甚矣。以是知爲陰證也。夫何疑之有。

論陰證欬（一作吃）逆（許學士退陰與正元同煎以治陰證欬逆）

夫逆病。欬逆火炎上。使陰氣不內也。陰氣者。卽吸入之陰氣也。陰證內寒。與吸入之陰同類。當氣順下而無欬逆也。今陰證欬逆。吸入之陰不得內者。何氣使然哉。

（擧陽證）且陽證欬逆者。胃熱失下也。陰氣先絕。陽氣後亦將竭。火獨炎上。逆出陰氣而爲欬逆也。陰證欬逆者。內已伏陰。陰氣太甚。腎水擅權。肝氣不生。胃火已病。丁火又消。所有游行相火。寒邪迫而萃集于胸中。亦欲盡也。故令人發躁。大渴引飲。幷去蓋覆。病人獨覺熱。他人按執之。身體肌肉骨髓血脈皆寒。此火卽無根之火也。故用丁香干薑之類。熱藥溫胃。其火自下。欬逆方止。非若涼膈瀉心。以治陽證。自上

而下。瀉退其火。陰氣乃生。陰證欬逆。從嘔噦而生。胃寒嘔噦不已。欬逆繼之。其聲怏悵連續不已。聲末而作欬逆。古人云。煩寃是也。煩寃者。有情不能訴。有懷不能吐。故爲怏悵。唯陰證陽脫而欬逆者。其狀似之。陽證欬逆。內熱與上熱相接。潟逆止在喉中。陰證欬逆。嘔從內出。或先作去聲。或與去聲相並而至喉中。故用溫胃益肺之藥主之。中既溫。天五之氣與殘火自下。又與胃中溫藥相接。變而陽氣生也。殆無異喪家之人。遑遑無依。契昔挽留。故都是反與相並立而幹成其事。陰氣始退。陽氣漸生。脈亦從之。而得以獲生也。

靈苑治陰證欬逆勻氣散

川烏頭（尖者三個炮裂去皮臍）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黑豆二十一粒。糖沙鷄頭實大。水一盞。同煎至六分。乘熱細細飲之。

本事治陰毒吃逆

川烏頭　乾薑　附子（俱炮）　肉桂

芍藥　甘草　半夏　吳茱萸

陳皮　大黃

右各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生薑三五片。煎至七分。去滓。取清熱呷。

陰證發熱

活人云。發熱惡寒者。太陽也。　身熱汗出濈濈然者。陽明也。脈沉細頭痛嘔而發熱者。少陽也。

問陰證有發熱者。何也。

答曰。太陰厥陰。皆不發熱。只少陰有發熱二條。仲景謂之反發熱也。少陰始得之。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斷云。大抵陰證發熱。終是不同。須脈沉細。或下利手足厥。另有陰躁發熱。欲坐井中一條。　此例當在少陰條下。

仲景云。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四逆湯主之。　又云。吐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發熱頭痛。身體不痛。急當救裏。四逆湯主之。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

之。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論陰證大便秘

陽陰二結。寒熱不同。爲躁一也。盛暑爍金。嚴冬凝海是也。

舉陽證。經云。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爲實。名陽結。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者。名曰陰結。又云。無陽陰強大便鞕者。不可下。下之則淸穀腹滿。宜理中丸主之。叔和云。弦冷腸中結。潔古云。脈沉弦。不能食而不大便。則爲陰冷結也。

論陰證小便不通

舉陽證。假令陽病者。太陽之標不解。復入于本。發熱惡寒而渴。五苓散主之。是濕熱在下。故令祕而不通。餘證不通者。隨經而治之。 若陰證不通者。脈遲細。浮中沉不一。陰氣已盛。陽氣欲絕。小便當自利。而色白反不通者。陰無以化凝泣枯涸。如水之結冰。津液不行。故閉而不通也。當用熱藥主之。陰得陽而化。津液乃行。所

以便也。大不可用利小便之藥利之。四逆湯加茯苓是也。與仲陽硫黃丁香豆蔻散。內有滑石同意。大抵非茯苓滑石二藥。利小便也。蓋二味引熱藥下行。不入他經。爲效速也。

經云。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卽是中寒。與此同意。內經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引而下之者。小便自利。收而閉之者。小便不通也。又經曰。腎主大小二便。雖陰陽二證。在其中矣。成無已云。陰陽相雜爲之和。陰陽相離爲之結。火亦有下。收字處以其心虛也。

仲景眞武湯加減例云。小便自利者。去茯苓一味。四逆散加減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小柴胡加減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活人云陰證腹痛小便不利者眞武湯也

活人云。若陰證加以小便不通。及陰囊縮入小腹。絞痛欲死者。更以臍下二寸石門穴。大段急灸之。仍須與返陰丹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愼勿與尋常利小便藥也。尋常利小便藥。多用冷滑之劑。此是陰毒氣在小腹所致也當知。

仲景風濕相搏。骨節疼煩。不得屈伸。近則痛轉劇。汗出短氣。小便不便。惡風不欲去衣。或身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海藏云。加茯苓尤佳。　發汗病不解。反

惡寒者虛也。芎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海藏云。加大黃黃耆尤佳。若腹痛者尤宜此湯。仲景云。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卽是中寒也。

論陰證小便赤

舉陽證。傷寒外感。四肢微厥。邪熱入裏。大便燥。小便赤而澀少。是謂熱也。惟陰證內感。陽走于外。虛熱在皮毛之間。肺氣受邪。下輸于膀胱。故令小便如灰汁。兼胃虛不能食。戊與癸合。虛邪所化。赤如灰汁。色雖如此。但溺時莖中不澀而快利也。

論後出餘氣而解

病人服溫熱之藥。時有下氣者。知陰氣出也。韓氏治下焦寒。用灰包熨法。得下利一兩行。小便一兩次。及少有汗。陰氣出而下泄。知其爲必解也。予以是知服調中理中及諸附子等藥後。時有下氣者。陰化而出卽爲解。　若遇外陽內陰之證。身表四肢盡熱。語言錯亂。疑作讝語。陽證者當去蓋覆。令胸臆兩手微露見風。以手

按執之。久之。飢肉骨間不熱者。即非陽證。真陰證也。

右此一條。後辨譫語形狀。

論狂言若有所失

恍惚狂言。若有所遺。妄聞妄見。意有所期。及從而叩。或忘或知。神去而潰。命將何依。世人不識。反作熱疾。以脈別之。自然不疑。故經曰。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生。失神者亡。正謂是也。

問內感陰證。有汗而解。有無汗而解者。何也。

答曰。有汗而解者。或壯年津液尚全。或溫之早而得治。或傳不逆而順經。或素得養而強。本所以俱汗而解也。無汗而解者。或老年血氣俱衰。或溫之遲而失治。或經過期而不傳。或素無養而虧。本所以俱無汗而解也。有汗而解者。間有所遺。無汗而解者。邪豈能盡。故神癡而弱。不能復舊。須待飲食漸增。因食微潤。然後定其中外。各守其鄉。醫者不可不知。

衍義曰。太陰元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脈

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鞕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肢逆冷。咽喉不利。腹疼痛。亦須佐他藥兼之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古方不用。今活人傷寒其著者。治傷寒三日。頭痛壯熱。四肢不利。正陽丹。太陰元精石、硝石、硫黃、各二兩。硇砂一兩。四物都細研。入瓦瓶子。固濟。以火半斤。于瓶子周一寸熁之。約近半日。令藥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臘月雪水拌勻。濕入瓷瓶子中。屋後北陰下陰乾。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細研。以麵糊爲丸。雞頭實大。先用熱水浴。後以艾湯研下一丸。以衣蓋取汗出爲差。

論脈次第

外感者。先太陽。次陽明。次少陽。次太陰。次少陰。次厥陰。內感者。先三陰而無定。次少陽。次陽明。次太陽。爲極高之分。

陽從內消。　從右手脈先陷。左手浮。右手沉。

陽從外走。　從左手脈先陷。右手浮。左手沉。

其脈或有不然者。陰陽之變易無定也。許學士云。陰陽交互最難明。正在此耳。

陽脈沉而滑。若浮者。欲升而汗也。
陰脈沉而細。本體也。
若浮而有力者。陽氣生也。
若浮而無力者。陽氣走也。
若浮若沉。或有力或無力。陰陽交爭而未定也。惟外熱內寒者。多有此脈。

用附子法

古人用附子。不得已也。皆爲身涼脈沉細而用之。若裏寒身表大熱者。不宜用。以其附子味辛性熱。能行經而不止。身尙熱。但用干薑之類。以其味苦。能止而不行。只是溫中一法。若身熱消而變涼。內外俱寒。薑附合而並進。溫中行經。陽氣俱生。內外而得可保康寧。此之謂也。若身熱便用附子。切恐轉生他證。昏冒不止。可慎可慎。

論陰陽易分熱寒

陰陽各相易證。仲景止用燒裩散。言至簡而意至有餘也。故朱奉議立陰陽易證爲二條。後人始知有寒熱之別也。故熱者有上燒裩散。而又有竹皮茹湯。寒者有豭鼠糞湯。而又有當歸白朮湯。至于校正方妙香丸條下。治雜病陰陽易藥中有牛黃腦麝之類。是知治熱證也。豈可一塗而取哉。學者詳之。聖人立陰陽易條。雖不盡言。特舉其宏綱而已。是以後之述者。盡心焉爾矣可也。

海藏云。若陰陽易證。果得陰脈。當隨證用之。

若脈在厥陰。當歸四逆湯送下燒裩散。

若脈在少陰。通脈四逆湯送下燒裩散。

若脈在太陰。四順理中湯送下燒裩散。

所用之藥。各隨其經而效爲之速也宜矣。

右此一條。隨經藥下燒裩散。所以補古人所不完處。

扁鵲云。治陰陽易傷寒。燒婦人月經衣。熱水服方寸七。仲景云。傷寒陰陽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裩散主之。

燒裩散

右取婦人中裩近隱處剪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裩襠燒灰用之。

活人豭鼠糞湯　療傷寒病後男子陰易。

韭白根一把　豭鼠糞十四枚

右二味。以水二升。煑取半升。去滓再煎三沸微溫盡服。必有黏汗出爲效。未汗再服。亦理諸般勞復。鼠屎兩頭尖者是也。

海藏云。經不言豭鼠糞。只言牡鼠糞兩頭尖治勞復。文具鼷鼠條下。又分鼠也。並不見豭鼠之名。晏鼠大獸如猪。分鼠之形以其肥。亦如猪形。豭之名想亦出此。牡即父也。雄也。在野難得。在人家諸物中。遺下兩頭尖者。亦可用。豭。牡豕也。子路佩豭。

許慎云。菜一名久者謂之韭。圃人種之。歲三四割。其根不傷。冬培之。先春復生。信乎其久者也。

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陽。鄭康成云。若葱變韭是也。然則葱冷而韭溫

可驗。

活人治陰陽易證。豭糞湯用韭白根。非獨取其性溫也。蓋亦取其陰物變陽之意。述類象形。古人以至于此。

竹皮湯　療交接勞復。卵腫。腹中絞痛便絕。

竹皮青刮一升

右一味。以水三升。煑一升半。絞去滓。分服立愈。

青竹茹湯

婦人病。未平復。因有所動。致熱氣上衝胸。手足拘急搐搦。如中風狀。宜青竹茹湯。

瓜蔞根無黃者一兩　青竹茹刮半斤淡竹是也

右以水二升半。煑取二合。去滓。分二三服。

當歸白朮湯

婦人未平復。因有所動。小腹急痛。腰胯疼。四肢不住舉動。無發熱者。宜當歸白朮湯。

白朮一分　當歸一分　桂枝一分　附子生一分

生薑半兩　甘草一分　芍藥一分　人參一分

黃耆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滓。通口服一盞。食頃再服。溫覆微汗差。

海藏云。四肢不住舉動振搖。卽反覆皆是。

發明仲景活人

燒裩散。灰性雖無寒熱。只是推出陰中。外來著人邪氣。述類象形之法。聖人以至于此。故成無已云。燒裩散。導出陰氣是也。若陽脈用竹皮青竹茹湯。若陰脈用猳鼠糞。當歸白朮等湯。此朱公出人意表。而後之述者之不可及也。

妙香丸

辰砂飛研九兩　龍腦　膩粉研　麝香研各三分

牛黃三錢　金箔九十個研　巴豆三百一十五個去皮心膜炒熱研如麵去油

右合研勻。煉蜜出淨。黃蠟六兩。入白沙蜜三分。同煉令勻爲丸。每兩作三十丸。若男子婦人。因病傷寒時疾。陰陽氣交結伏毒氣。胃中喘燥。眼赤。潮發不定。再經日數七八日已下。至半月日未安。醫所不明。證候脈息交亂者。可服一丸。或分作三丸亦可。並用龍腦膩粉米飲調半盞已來下此一服。每丸上用針投一眼子。

如有餘說。盡依局方法。

仲景活人舉陰陽易證。若脈果陰。當用燒裩散下之。入三經藥內調服。最爲的當。其餘雜陰證內。但有腰膝冷痛。宜各本經藥內加丁香沉香二味。不惟腰膝得煖。抑亦沉墜峻下入于陰部。爲效速也。兼二藥本經所言治腎氣壯陽。與諸薑、桂、烏、附、茱萸、等藥。佐使相助。爲效大倍。不可不知。

醫書辭藻。比之儒書。甚不美于觀覽。非若嘲風弄月之篇之暢懷也。非若禮義廉恥之典之壯志也。又非若忠節孝行之傳之聳動人之奇稱也。故士宦惡其技之末。而不之學焉。是以世人所重者鮮。一旦抱疾。委命他人。豈其智邪。況傷寒古今爲一大病。陰證一節。害人爲尤速。予因暇日。集此略例。庶幾有望于好生之君子者。或有人焉。讀是書也。當反覆披玩。前後貫通。但云此非空談。施于實用可也。若

悟則康寧可期。昧則疾橫繼至。利害天壤。可不畏歟。知乎此。則暢懷之樂。壯志之快。奇稱之美。悉備于我。味孰大焉。既足以卻疾活命。又足以保命延年。其樂寧有涯涘哉。范文正公云。不爲名相。當爲名醫。意亦不出此耳。七月十三日再題。

予作陰證論一書。其本有三。有多寡之異焉。非固如是之不同也。大抵聖賢之言。非一讀而能盡。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已足。爲已定。而不爲之增益也。故初本在河南傳夢臣輩所錄。則簡而少。次本在吾鄉寄北京時。頗增三二論。自壬辰至丙申幾五載而復增隨條并藥後斷例。前人所言本意。與其所從來。或爲之是。或爲之小異。或又有言外不盡之機。一一具陳之。欲質之明者。則求之諸郡而不可得。但讀之既笑且嘻。長歎而已。不知何日。復得吾東垣李先生一問之。吾之心始可以少安矣。吾之所以書此者。猶恐其未盡前人之意耳。丙申秋。二十有一日再題。

海藏治驗錄

外陽內陰

牌印將軍。完顏公之子小將軍。病傷寒六七日。寒熱間作。腕後有癍三五點。鼻中微血出。醫以白虎湯、柴胡等藥治之不愈。及余診之。兩手脈沉濇。胸膈間及四肢。按執之殊無大熱。此內寒也。問其故。因暑熱臥殿角之側。先傷寒。次大渴。飲冰酪水一大椀。外感者輕。內傷者重。外從內病。俱爲陰也。故先癍衄。後顯內陰寒熱間作。脾亦有之。非往來少陽之寒熱也。與調中湯。數服而愈。

陽狂

彰德張相公子誼夫之妻許氏。乃狀元許先之之女。紹明之妹也。病陽厥怒狂。發時飲食四五倍。罵詈不避親疏。服飾臨喪。或哭或歌。或以刃傷人。不言如啞。言即如狂。素不知書識字。便讀文選。人皆以爲鬼魔。待其靜診之。六脈舉按皆無。身表如冰石。其發也叫呼聲聲愈高。余昔聞潔古老人云。本經言奪食則已。非不與之

食而爲奪食也。當以藥大下之。而使不能食爲之奪食也。予用大承氣湯下之。得藏府數升。狂稍寧。待一二日復發。又下之。得便數升。其疾又寧。待一二日又發。三下之。寧如舊。但不能食。疾稍輕而不已。下之又五七次。始安。至十日疾緩。身溫脈生。至十四日其疾愈。脈如舊。困臥三四日後起蘇。飲食微進。又至十日後得安。始得病時語言。聲怒非常。一身諸陽盡伏于中。隱于胃。非大下之可乎。此易老奪食之意也。

右陽狂一條。本不當例陰證中。今暨陰狂證並列。其狂則一。其爲寒熱二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讀者至此。其三復之。

陰狂

寶豐阿磨堆。侯君輔之縣丞爲親軍時。飲食積寒。所傷久矣。一日病。其脈極沉細易辨。即陰證無疑。內寒外熱。故肩背胸脇瘢出十數點。語言狂亂。家人驚曰。發瘢譫語。莫非熱乎。余曰。非也。陽爲陰逼。上入于肺。傳之皮毛。故瘢微出。神不守舍。故錯言如狂。非譫語也。肌表雖熱。以手按執。須臾冷透如冰。余與薑附等藥。前後數

日。約二十餘兩。後出大汗而愈。及見庭中物色兒童雞犬。指之曰。此正我二三日間。夢中境物也。然則神不守舍信矣。愈後起行。其狂又發。張目而言曰。今我受省劄爲御馬羣大僚如何不與我慶。及診之脈又沉遲。三四日不大便。余與理中丸三日內約半斤。其疾全愈。侯公之狂。非陽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卽陰也。但脈陰爲驗。學者當審獨取諸脈。不憑外證可也。

陰易

寶豐侯八郞。外感風。內傷冷。自服通聖散。大汗出。內外陽氣俱脫。不及治而死。其子國華。又病傷寒。四五日。身微瘀。渴飲水。及診之。沉弦欲絕。厥陰脈也。溫藥數日不已。又以薑附等藥。微見脈生因渴私飲水一盂。脈復退。但見頭不擧。目不開。問之則犯陰易。若只與燒裩散。則寒而不濟矣。遂煎吳茱萸湯一大服。調燒裩散。連進二服。作大汗。兩晝夜汗止。何以然。以其至陰。汗從骨髓中得溫而出。所以兩晝夜方止。

夜服

寶豐弋唐臣。時始冠。平日飲食嗜冷。久遂成陰證。脈遲七八至一止。二三日後。脈僅三至。余亟進溫熱之劑數服。四五日不解。遂續夜半一服。晝三夜一。脈頗生。一夕誤闕其藥。明旦證遂增劇。復連進前藥。七日兼夜。脈生大汗而解。人問其故。余曰。人與天地同一氣耳。陽病晝劇而夜寧。陰病夜劇而晝寧。各從其類而化也。今病陰極。至夜尤甚。故令夜半服藥。何以然。所以却類化之陰而接子後所生之陽。則陰易退而陽易生矣。此一條具見前章。

陰血

潞州義井街北浴堂秦二母。病大陰證。三日不解。後嘔逆惡心。而脈不浮。文之與半硫丸二三服。不止。復與黃耆建中等藥。脈中得之極緊。無表裏。胸中大熱。發渴引飲。衆皆疑爲陽證。欲飲之水。余與文之爭不與。又一日。與薑附等藥。緊脈反細沉。陽猶未生。以桂附薑烏之類酒丸。每百丸接之。二日中。凡十餘服。渴止。脈尙沉細。以其病人身熱。躁煩不寧。欲作汗。不禁其熱。去其衣被蓋覆。體之真陽營運未全。而又見風寒。汗不能出。神憒不醒。家人衣之裝束甚厚。以待其斃。但能嚥物。又

以前丸接之。陽脈方出而作大汗。蓋其人久好三生茶。積寒之所致也。愈後大小二便始得通利。翌日再下瘀血一盆如豚肝。然文之疑不能判。余教以用胃風湯加桂、附。三服血止其寒甚如此。亦世之所未嘗見也。治宜詳之。大抵前後證變之不同。以脈別之最爲有準。不必求諸外證也。

鼓擊脈

予秦二又病。太陽證悉具。其脈浮數。初爲陽證經所受邪也。神朮湯解之。未三日變爲陰證。何以然。旺火投盛水也。以其素服三生茶。及好食諸冷物。數年來藏府積而爲痼疾。一身之經皆凝寒浸漬。醞釀而成太陰。脈亦從此而變。其狀非浮非沉。上下內外舉按極有力。堅而不柔。非若陽脈來之有源。尺以下至宛中全無。惟三部中獨見鼓擊。按之觸指。突出膚表異常。緊爲甚。所禀元陽。無一身游行之火。獨萃于胸中。寒氣逼之。故搏而大。有加數倍。往來不可以至數名。縱橫不可以巨細狀。五日後。文之與薑附等劑。而復振搖。又與真武四逆等湯。煩躁大渴不止。若更接薑附。其汗必作。其人自疑爲熱。而益飲水。及得水稍蘇斯須。脈陷沉而緊。厥

逆。神憒。至六日晡前後。大便秘結。小便赤色而少。强溲得涓滴。時手冷至肘。足冷至膝。脈將絕而不可救。欲復與四逆等湯。恐煩躁私飲而生變。文之請曰。何法以治。余教以爲附、薑、桂、良薑、等佐以芍藥、茴香之類。酒糊丸。引而下之。而使不僭急服之百丸。晝夜相接八九。陽氣從下復生。胸膈不煩躁。不思水。與溫劑則微噦。大便軟。屢下氣。陰得以出。小便通快。成劑如灰汁。脈微生。服丸至千半。陽氣徧體作汗而愈。後神又不全。少氣乏力。又與溫中等藥數服。然後良愈。非平昔飲冷。腸胃積寒之久者。脈不如此之鼓擊也。鼓擊者何。雖可謂大。非大也。忿怒也。宜詳審辨認。世罕有之。大抵此脈屬緊。比緊爲尤甚。故名鼓擊也。仲景云諸緊爲寒。又云。脈浮而緊。寒在表也。脈沉而緊。寒在裏也。緊似弦而非。有如牽繩之狀。卽爲緊也。非帶洪而有源也。成無己云。纍纍如循長竿。連連而强直也。通真子歌云。緊若牽繩轉索初。海藏云。牽繩之緊。循竿之直。二者皆近于鼓擊。鼓擊者。尤甚于二脈數倍。啓玄子云。盛脈同陽四倍已上。陰之極也。

腹痛

潞州提領姫世英。平昔好冷物涼藥。自謂膏粱充肥。必多熱。因眼疾。又併服寒劑。數日。遂得陰病。脈緊而無力。自胸至臍腹下大痛。劇甚。凡痛則幾至于斃。去歲已嘗有此證。求治于宋文之得愈。今復病。尤甚于去年。又亟命文之。文之與薑附等劑雖稍蘇。痛不已。遂以文之所用藥內倍芍藥。令服之。予謂病者曰。良久痛當自胸中下節。次至腹。或大便得利。或後出餘氣。則寒毒得以出矣。後果如其言。翌日愈。後令常服神應丸。以斷其積寒之根。

陰證略例終

傷寒明理論

〔宋〕成無己 撰述

〔明〕吴學勉 校閲

中國醫學大成

傷寒明理論序

余嘗思歷代明醫。廻骸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聖之經。才高識妙。探微索隱。研究義理。得其旨趣。故無施而不可。且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或死或愈。止於六七日之間。十日以上。故漢張長沙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撰爲傷寒論十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爲醫門之規繩。治病之宗本。然自漢逮今。千有餘年。唯王叔和得其旨趣。後人皆不得其門而入。是以其間少於注釋。闕於講義。自宋以來。名醫間有著述者。如龐安常作卒病論。朱肱作活人書。韓祗和作微旨。王實作證治。雖皆互有闡明之義。然而未能盡張長沙之深意。聊攝成公。家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該博。譔述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析證。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辯之。釋戰慄有內外之診。論煩躁有陰

陽之別。讝語鄭聲。令虛實之灼知。四逆與厥。使淺深之類明。始於發熱。終於勞復。凡五十篇。目之曰明理論。所謂真得長沙公之旨趣也。使習醫之流。讀其論而知其理。識其證而別其病。胸次了然而無惑。顧不博哉。余家醫業五十載。究旨窮經。自幼迄老。凡古今醫書。無不涉獵。觀此書義理燦然。不能默默。因序其略。歲在壬戌八月望日錦屏山嚴器之序。

傷寒明理論目錄

卷上

發熱……一
惡寒……三
惡風……五
寒熱……六
潮熱……八
自汗……九
盜汗……一一
頭汗……一二
手足汗……一四
無汗……一五
頭痛……一七
項強……一八
頭眩……二〇
胸脇滿……二一
心下滿……二二
腹滿……二五

少腹滿……二七
煩熱……二八
虛煩……二九
煩躁……三一
懊憹……三三
舌上胎……三四
衄血……三六
噦……三八
欬……三九

卷中

喘……一
嘔吐……二
悸……四
渴……六
振……八
戰慄……九
四逆……一〇
厥……一一

鄭聲……一三
譫語……一四
短氣……一六
搖頭……一八
瘈瘲……一九
不仁……二〇
直視……二一
鬱冒……二三
動氣……二四

卷下

自利……二五
筋惕肉瞤……二八
熱入血室……二九
發黃……三二
發狂……三四
霍亂……三五
畜血……三六
勞復……三九

諸湯方論……一
桂枝湯方……一
麻黃湯方……三
大青龍湯方……五
小青龍湯方……七
大承氣湯方……一〇
大柴胡湯方……一一
小柴胡湯方……一三
梔子豉湯方……一六
瓜蔕散方……一七
大陷胸湯方……一八
半夏瀉心湯方……二〇
茵陳蒿湯方……二一
白虎湯方……二二
五苓散方……二三
理中圓方……二四
四逆湯方……二六
真武湯方……二七
建中湯方……二八
脾約圓方……三〇
抵當湯方……三一

傷寒明理論

宋 聊攝 成無己 撰述
明 新安 吳勉學師古 校閱
鄞縣 曹赤電炳章 圈點

卷上

發熱

傷寒發熱。何以明之。發熱者。謂怫怫然發於皮膚之間。熇熇然散而成熱者是也。與潮熱寒熱若同而異。與煩躁相類而非。煩躁者在內者也。潮熱之熱。有時而熱。不失其時。寒熱之熱。寒已而熱。相繼而發。至於發熱。則無時而發也。有謂翕翕發

熱者。有謂蒸蒸發熱者。此則輕重不同。表裏之區別爾。所謂翕翕發熱者。謂若合羽所覆。明其熱在外也。故與桂枝湯發汗以散之。所謂蒸蒸發熱者。謂若薰蒸之蒸。明其熱在內也。故與調胃承氣湯攻下以滌之。其發熱屬表者。即風寒客於皮膚。陽氣怫鬱所致也。其發熱屬裏者。即陽氣下陷。入陰中所致也。觀其熱所從來。而汗下之證明其辨焉。若熱先自皮膚而發者。知邪氣之在外也。若熱先自裏生而發達於表者。知邪氣之在裏也。舉斯二者。爲邪氣在表在裏而發熱也。惟其在表在裏俱有發熱。故邪在半表半裏者。亦有發熱之證。何者。以表證未罷。邪氣傳裏。裏未作實。是爲半表半裏。其發熱者。或始自皮膚而漸傳裏熱或始自內熱而外達於表。蓋邪氣在表發熱者。則表熱裏不熱也。邪氣在裏發熱者。則裏熱甚而達於表也。其在半表半裏發熱者。則表裏俱發熱。而但熱又輕於純在表者也。經雖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然少陰病始得之。亦有反發

熱者。蓋亦屬其表也。特與麻黃細辛附子湯發汗者。是已發熱。爲傷寒之常也。一或陰陽俱虛與其下利新汗後。又皆惡其發熱也。經云。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下利發熱亦死。內經云。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此名陰陽交。交者死也。斯亦發熱也。詎可與尋常發熱一概而論耶。醫者更當明辨之。

惡寒

傷寒惡寒。何以明之。惡寒者。風寒客於榮衛之中也。惟其風寒客於榮衛。則洒淅然惡寒也。惟其榮衛之受風寒。則嗇嗇然不欲舒也。其惡寒者。非寒熱之寒也。又非惡風也。且惡風者見風至則惡矣。得以居密室之內。幃帳之中。則坦然自舒也。至於惡寒者。則不待風而寒。雖身大熱而不欲去衣者是也。寒熱之熱。謂寒熱更作。熱至則寒無矣。其惡寒雖發熱而不欲去衣也。甚則至於向火被覆。而猶不能

過其寒也。所以然者。由陰氣上入陽中。或陽微。或風虛相搏之所致也。惡寒一切屬表。雖裏證悉具。而微惡寒者。亦是表未解也。猶當先解其外。俟不惡寒爲外解。乃可攻裏也。經曰。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也。謂如傷寒。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者。謂繼之以發熱。此則發於陽也。若惡寒而踡。脈沉細而緊者。此則發於陰也。在陽者可發汗。在陰者可溫裏。惡寒雖悉屬表。而在表者亦有虛實之別。若汗出而惡寒者。則爲表虛。無汗而惡寒者。則爲表實。表虛可解肌。表實可發汗。又有止稱背惡寒者。背者胸中之府。諸陽受氣於胸中。而轉行於背。內經曰。人身之陰陽者。背爲陽。腹爲陰。陽氣不足。陰寒氣盛。則背爲之惡寒。若風寒在表而惡寒者。則一身盡寒矣。但背惡寒者。陰寒氣盛可知也。經所謂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而背惡寒者。當灸之。處以附子湯者是矣。又或乘陰氣不足。陽氣內陷入陰中。表陽新虛。有背微惡寒者。經所謂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

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者是也。二者一爲陰寒氣盛。一爲陽氣內陷。又何以明之也。且陰寒氣盛。豈又能消耗津液。故於少陰病。則曰口中潤。如陽氣內陷。則熱爍津液爲乾。故於太陽病。則口燥舌乾而渴也。二者均是背惡寒。要辨陰陽寒熱不同者。亦於口中潤燥可知。

惡風

傷寒惡風。何以明之。黃帝鍼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風邪中於衛也。則必惡風。何者。以風則傷衛。寒則傷榮。爲風邪所中。於分肉不溫而熱矣。皮毛不充而緩矣。腠理失其肥。則疎而不密。開闔失其司。則泄而不固。是以惡風也。是惡風惡寒二者。均爲表證。其惡風則比之惡寒而輕也。惡寒者。嗇嗇然增寒也。雖不當風。而自然寒矣。惡風者。謂常居密室之中。幃帳之內。則舒緩

而無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當風、淅淅然而惡者。此爲惡風者也、惡寒則有屬於陽者。有屬於陰者。及其惡風者。悉屬於陽。非若惡寒之有陰陽也。三陰之證。並無惡風者以此也、惡風雖悉在表。而發散又自不同。若無汗而惡風者。則爲傷寒。當發其汗。若汗出而惡風者。則爲中風。當解其肌。裏證雖具。而惡風未罷者。尤當先解其外也。又有發汗多亡陽。與其風溼皆有惡風之證。蓋以發汗多漏不止則亡陽。外不固。是以惡風也。必以桂枝加附子湯溫其經。而固其衞。風溼相搏。骨節疼煩。溼勝自汗而皮腠不密。是以惡風也。必以甘草附子湯散其溼、而實其衞。由是觀之。惡風屬乎衞者可知矣。

寒熱

傷寒寒熱。何以明之。寒熱者。謂往來寒熱也。經曰。邪正分爭。往來寒熱者。言邪氣

之入也。而正氣不爲之爭。則但熱而無寒也。乃有熱而寒者。謂其正氣與邪氣分爭。於是寒熱作矣。爭則氣鬱不發於外。而寒熱爭焉。爭甚則憤然而熱。故寒已而熱作焉。茲乃寒熱之理也。或謂寒熱者。陰陽爭勝也。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此陰陽之爭也。何則。蓋以寒爲陰。而熱爲陽。裏爲陰而表爲陽。邪之客於表者爲寒。邪與陽相爭。則爲寒矣。邪之入於裏者爲熱。邪與陰相爭。則爲熱矣。其邪在半表半裏。外與陽爭而爲寒。內與陰爭而爲熱矣。表裏之不拘。內外之不定。或出或入。由是而寒熱且往且來也。是以往來寒熱。屬半表半裏之證。邪居表多則多寒。邪居裏多則多熱。邪氣半在表半在裏。則寒熱亦半矣。審其寒熱多少。見其邪氣淺深矣。小柴胡湯專主往來寒熱。而又立成諸加減法。亦爲邪氣在半表半裏。未有定處。往來不常。又寒熱如瘧。與夫發熱惡寒。皆似而非也。然寒熱如瘧者。作止有時者也。及往來寒熱。則作止無時。或往或來。日有至於三五發者。甚者十數發。其與瘧

狀有以異也。至於發熱惡寒者。爲發熱時。惡寒並不見。惡寒時熱不見也。不若此熱已而寒。寒已而熱者。雖然。應往來寒熱。屬半表半裏。當和解之。又有病至十餘日。而結熱在裏。復往來寒熱者。亦可與大柴胡湯下之。不可不知也。

潮熱

傷寒潮熱。何以明之。若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也。一日一發。指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卽是發熱。非潮熱也。潮熱屬陽明。必於日晡時發者。乃爲潮熱。陽明者胃。屬土。應時則王於四季。應日則王於未申。經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蓋邪氣入胃。謂之入府。府之爲言聚也。若府庫之府焉。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邪氣鬱而爲實熱。隨王而潮。是以日晡所發潮熱者。屬陽明也。惟其屬陽明。故潮熱爲可下之證。經曰。潮熱者實也。又曰。潮熱者。此外欲解也。可攻其

裏焉。又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卽此觀之。潮熱屬於胃者。昭然可見焉。雖然。潮熱爲裏實可下之證。如或脈浮而緊。與其潮熱而利。或小便難。大便溏者。皆熱未全入府。猶帶表邪。當和解其外。外解已而小便利。大便鞕者。乃可攻之。或謂潮熱有屬太陽少陽者乎。少陽王於寅卯。太陽王於巳午。若熱於此時發者。爲邪未入胃。豈得謂之潮熱。必待日晡所發者。乃謂之潮熱。見其邪在胃也。遇疾值病。詳而驗之。始見得真也。

自汗

傷寒自汗。何以明之。自汗者。謂不因發散而自然汗出者是也。內經曰。陽氣衞外而爲固也。衞爲陽。言衞護皮膚。肥實腠理。禁固津液。不得妄泄。汗者干之而出。邪氣干於衞氣。氣不能衞固於外。則皮膚爲之緩。腠理爲之疎。由是而津液妄泄。濈

濈然潤。漐漐然出。謂之自汗也。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此衛氣不和。風邪干於衛也。太陽中暍。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暑邪干於衛也。多汗出而濡。此其風溼甚者。溼邪干於衛者也。是知衛氣固護津液。不令妄泄。必爲邪氣干之而出也。風寒暑溼之毒。爲四時之氣。中人則爲傷寒。風與暑溼爲邪。皆令自汗。惟寒邪傷人。獨不汗出。寒傷榮而不傷衛。衛無邪氣所干。則皮腠得以密。津液得以固。是以汗不出也。及其寒漸入裏。傳而爲熱。則亦使自汗出也。蓋熱則榮衛通。腠理開而汗泄矣。然自汗之證。又有表裏之別焉。虛實之異焉。若汗出惡風。及微惡寒者。皆表未解也。必待發散而後愈。至於漏不止而惡風。及發汗後惡寒者。又皆表之虛也。必待溫經而後愈。諸如此。皆邪氣在表也。若汗出不惡寒者。此爲表解而裏未和也。經曰。陽明發熱汗出。此爲熱越。又曰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又非若邪氣在表而汗出之可緩也。傷寒自汗之證爲常也。設或汗出髮潤。與其出之如油。或大如

貫珠。着身出而不流。皆爲不治之證也。必手足俱周。遍身悉潤。漐漐然一時間許。煩熱已而身凉和。乃爲佳矣。此則陰陽氣和。水升火降。榮衛通流。邪氣出而解者也。內經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之謂也。

盜汗

傷寒盜汗。何以明之。盜汗者。謂睡而汗出者也。自汗則不論睡與不睡。自然而出也。及盜汗者。不睡則不能汗出。方其睡也。湊湊然出焉。覺則止而不復出矣。雜病盜汗者。責其陽虛也。傷寒盜汗者。非若雜病之虛。是由邪氣在半表半裏使然也。何者。若邪氣一切在表干於衛。則自然汗出也。此則邪氣侵行於裏。外連於表邪。及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陽氣不緻。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覺則氣散於表。而汗止矣。經曰。微盜汗出。反惡寒者。表未解也。又陽明病。當作裏實。而脈浮者。云

必盜汗。是猶有表邪故也。又三陽合病。目合自汗。是知盜汗爲邪氣在半表半裏之間明矣。且自汗有爲之虛者有爲之實者。其於盜汗之證。非若自汗有實者。悉當和表而已。不可不知也。

頭汗

傷寒頭汗。何以明之。頭者諸陽之會也。邪摶諸陽。津液上湊。則汗見於頭也。邪熱內蓄。蒸發腠理。遍身汗出者。謂之熱越。若身無汗。則熱不得越。熱蒸於陽。故但頭汗出也。何者。以三陰之經。皆上至頸胸中而還。不循於頭。獨諸陽脈上循於頭爾。經曰。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爲熱不得越而上達者也。又熱入血室。與其虛煩。或陽明被火。及水結胸。皆但頭汗出也。俱是熱鬱於內。而不得越者也。此數者。或吐或下。皆欲除其熱也。或謂頭

汗之證。悉屬陽明。而爲裏熱也。而有不屬陽明。屬表者乎。且邪但在表者。則無頭汗之證。必也寒溼相搏。與邪氣半在表半在裏者。乃有頭汗也。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及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皆邪氣半在表半在裏。令頭汗出也。溼家但頭汗出。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溼相搏。令頭汗出也。茲數者。皆邪氣所干。令頭額自然汗出。又不謂之逆。其小便不利。則惡見頭汗出也。溼家下後。亦惡見頭汗出也。茲二者乃爲頭汗之逆者也。何則。以小便不利而成關格。若頭汗出陽脫也。經云。關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生。有汗者死。溼家下後。若額上汗出而微喘者。亦陽脫也。經云。溼家下之。額上汗出。小便不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脈經曰。陽氣上出。汗見於頭者。蓋陽脫也。則知可治而治。知其不可治而不治。皆得十全之工者。在於明辨而審的也。

手足汗

傷寒手足汗出。何以明之。四肢者。諸陽之本。而胃主四肢。手足汗出者。陽明之證也。陽經邪熱。傳併陽明。則手足爲之汗出。陽明爲津液之主。病則自汗出。其有自汗出者。有但頭汗出者。有手足汗出者。悉屬陽明也。何以使之然也。若一身自汗出者。謂之熱越。是熱外達者也。但頭汗出者。是熱不得越。而熱氣上達者也。及手足汗出者。爲熱聚於胃。是津液之傍達也。經曰。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必鞕也。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則愈。由此觀之。手足汗出。爲熱聚於胃可知矣。或謂熱聚於胃。而手足爲之汗出。其寒聚於胃。而有手足汗出者乎。經曰。陽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痼瘕。卽是中寒者也。且熱聚於胃。爲可下之證。其寒聚於胃。爲不可下。又何以明之。要明於此二者。必曰大便

初鞕後溏。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是以不可下者也。若大便難讝語者。爲陽明證具。則是可下之證。臨病之際。宜須兩審。

無汗

傷寒無汗。何以明之。腠理者。津液湊泄之所爲腠。文理縫會之中爲理。津液爲風暑溼氣所干。外湊皮腠者。則爲自汗出。若寒邪中經。腠理緻密。津液內滲。則無汗。無汗之由。又有數種。如傷寒在表。及邪行於裏。或水飲內蓄。與亡陽久虛。皆令無汗。其傷寒無汗。則腠理緻密也。風中於衛。則腠理開而自汗。寒中於榮。則無汗。謂腠理閉也。經所謂太陽病惡風無汗而喘。及脈浮緊無汗發熱。及不汗出而煩躁。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苦頭痛。鼻乾不得汗。脈浮無汗而喘。與其剛痓無汗。是數者。皆寒邪在表而無汗者也。其邪氣行於裏。無汗者。爲

邪氣在表熏發腠理則汗出。邪氣內傳不外熏發者則無汗。經所謂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及傷寒發熱無汗。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與夫三陰爲病。不得有汗。是數者皆邪行於裏而無汗者也。其水飲內蓄而無汗者。爲水飲散而爲津液。津液布滲而爲汗。既水飲內蓄而不行。則津液不足而無汗。經所謂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是津液內滲而無汗者也。其陽虛無汗者。諸陽爲津液之主。陽虛則津液虛少。故無汗。經所謂脈浮而遲。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陽明病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之狀。此以久虛故也。皆陽虛而無汗者也。如是者理之常也。又焉得爲異哉。一或當汗而不汗。服湯一劑。病證仍在。至於服三劑而不汗者。死病也。又熱病脈躁盛而不得汗者。黃帝謂陽脈之極也。死。茲二者以無汗爲真病。詎可與其餘無汗者同日而語也。

頭痛

傷寒頭痛。何以明之。頭痛謂邪氣外在經絡。上攻於頭所致也。難經曰。三陽經受風寒。伏留而不去。則名厥頭痛。言三陽之經上於頭爾。然傷寒頭痛者。太陽專主也。何者。以太陽之經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巓。上入絡腦。經所謂太陽受病者。頭項痛。腰脊強。又曰七日病衰。頭痛少愈。雖然。陽明少陽亦有頭痛。不若太陽之專主也。蓋太陽爲病屬表。而頭痛專爲主表證。雖有風寒之不同。必待發散而後已。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傷寒也。麻黃湯主之。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桂枝湯主之。雖有傷寒六七日不大便。頭痛有熱者。而與調胃承氣湯下之者。又云。若小便清者。知熱不在裏。仍在表也。當與桂枝湯。以頭痛未去。雖不大便六七日。其小便清者。猶爲在表。是知頭痛屬乎表者

明矣。頭痛一切屬三陽經也。而陰病亦有頭痛乎。太陰少陰二經之脈皆上至頸胸中而還。不上循頭。則無頭痛之證。惟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眥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病亦有頭痛。經曰。乾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主之者是矣。夫頭者精明之府也。神明居之。小小邪氣作爲頭痛者。必曰發散而可也。其或痛甚。入連於腦。而手足寒者。又爲真病。豈能發散而已哉。嗚呼。頭痛爲外疾猶有不可治者。又矧藏府之疾乎。

項強

傷寒項強。何以明之。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經曰。太陽之病。項背強痛而惡寒。以太陽感受風寒。則經脈不利。而項爲之急。頸爲之強爾。傷寒頸項強急者。太陽表證也。必發散而解之可也。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是皆發散之劑也。二者均是項背強而發散。又有輕重者。蓋發熱汗出惡風者爲表虛。表虛者可解肌。無汗惡風者爲表實。表實者可發汗。是以爲治不同也。桂枝加葛根湯方。是桂枝加麻黃葛根。又葛根湯方。亦是桂枝湯中加麻黃葛根。深詳究之。無汗惡風爲表實。正可發汗。則於桂枝湯中加葛根麻黃爲當矣。汗出惡風爲表虛。表虛者可解肌。恐是桂枝湯中。但加葛根。而不加麻黃也。几音殊。几引頸之貌。几短羽鳥也。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頸爾。項背強者。動亦如之。非若几案之几而偃屈也。太陽傷寒項背強。其或太陽中風。加之寒濕而成痙者。亦項強也。經曰。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金匱要略曰。太陽病其證項背強几几然。脈反沉遲者。此爲痙。桂枝加栝蔞湯主之。雖項背強。然太陽病表證。悉當

發散。又有結胸病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湯圓主之。臨病之際。審其表裏。可汗可下。隨證投湯。則萬全矣。

頭眩

傷寒頭眩。何以明之。眊非毛而見其毛。眩非玄而見其玄。眊爲眼花。眩爲眼黑。眩也運也冒也。三者形俱相近。有謂之眩運者。有謂之眩冒者。運爲運轉之運。世謂之頭旋者是矣。冒爲蒙冒之冒。世謂之昏迷者是矣。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以少陽居表裏之間。表邪所傳。漸行於裏。表中陽虛。故時時目眩也。二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運眩冒者。以少陽與太陽併病。故眩者責其虛也。傷寒有起則頭眩與眩冒者。皆發汗吐下後所致。是知其陽虛也。故鍼經有曰。上虛則眩。下虛則厥。眩雖爲虛。而風家亦有眩者。蓋風主運動故爾。傷寒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

食而欬。其人必咽痛。爲陽明中風。是風亦主頭眩也。諸如此者。皆非逆也。及其諸逆。發汗劇者。言亂目眩者死。命將難全。嗚呼。病勢已成。可得半愈。及病勢已深。雖神醫其能已之耶。

胸脇滿

傷寒胸脇滿。何以明之。胸脇滿者。謂胸膈間氣塞滿悶也。非心下滿者也。脇滿者。謂脇肋下氣脹填滿也。非腹滿者也。邪氣自表傳裏。必先自胸膈。已次經心脇而入胃。邪氣入胃。爲入府也。是以胸滿多帶表症。脇滿者。當半表半裏症也。經曰。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是胸滿屬表。而須發汗者也。蓋胸中至表猶近也。及脇者則更不言發汗。但和解而已。經曰。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又曰。胸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

之。本太陽病不解。傳入少陽者。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脈沉緊者。小柴胡湯主之。是知脇滿屬半表半裏明矣。大抵胸脇滿。以邪氣初入裏。未停留爲實。氣鬱積而不行。致生滿也。和解斯可矣。若邪氣留於胸中聚而爲實者。非湧吐則不可已。故華陀曰。四日在胸。吐之則愈。是邪氣已收斂而不散漫者。則可吐之。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病在胸膈之上爲高。越之爲吐也。經曰。病在胸中當吐之。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則以梔子豉湯吐之。若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中有寒也。則以瓜蔕散吐之。二者均是吐劑。梔子豉湯吐胸中虛煩客熱也。瓜蔕散吐胸中痰實宿寒也。若能審明藥劑之輕重。辨別邪氣之淺深。對症投湯。不爲效者。未之有也。

心下滿

傷寒心下滿。何以明之。心下滿者。謂正當心下高起滿鞕者是矣。不經下後而滿者。則有吐下之殊。若下後心下滿者。又有結胸痞氣之別。經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又曰。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屬府者不令攻之。茲二者。爲不經汗下而心下滿者。或吐之。或下之。看其邪氣之高下。高者則因而越之。下者則因而竭之。要在泄其邪也。至於陽明病。雖心下鞕滿。又未可攻。經曰。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是邪氣自表傳裏。至於心下留結爲實者。則不可下。乃吐之可也。若未全爲實者。則不可下。故有此戒也。又邪氣在表。未應下而強下之。邪氣乘虛結於心下。實者鞕滿而痛爲結胸。虛者滿而不痛爲虛痞。經曰。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復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

也。但滿而不痛者。此爲虛痞。蓋實邪留結。則爲鞕爲痛。虛邪留滯。則但滿而不鞕痛也。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明其邪實可知矣。脈浮而緊。而反下之。邪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明其邪虛可知矣。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表邪未罷。醫反下之。胃中空虛。客氣動膈。陽氣內陷。心中因鞕。則爲結胸。須陷胸湯圓攻之可也。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心下痞鞕而滿。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而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空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須諸瀉心湯散可也。二者俱是心下滿鞕。一爲虛。一爲實。凡投湯者。大須詳審。結胸雖爲實邪。衆皆共知。當用陷胸湯圓下之。或脈浮大者。則不可下。下之則死。卽是猶帶表邪。未全結實。下之重虛其裏。邪深結則死。設或結胸形證悉具而加之煩躁者。又爲不治之疾。藥之所以能勝邪者。必待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溫。汗吐下之。以逐其邪氣。邪氣勝。胃氣絕者。湯

藥。縱下。胃氣不能施布。雖神丹其何能爲效也。

腹滿

傷寒腹滿。何以明之。腹滿者。俗謂之肚脹是也。華陀曰。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謂入府也。是在腹也。猶未全入裏者。雖腹滿爲裏證。故亦有淺深之别。經曰。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是其未全入府。若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謂之邪氣已入府也。傷寒邪入腹。是裏證已深。故腹滿乃可下之者多矣。如經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少陰病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諸如此者。皆爲裏證

是也。雖曰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去之。然腹滿不減者。則爲實也。若腹滿時減者。又爲虛也。則不可下。經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金匱要略曰。腹滿時減復如故。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和之。蓋虛氣留滯。亦爲之脹。但比之實者不至堅痛也。大抵腹滿屬太陰證也。陽熱爲邪者。則腹滿而咽乾。陰寒爲邪者。則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太陰者脾土也。治中央。故專主腹滿之候。又發汗吐下之後。因而成腹滿者。皆邪氣乘虛內客爲之。而所主又各不同。經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調胃承氣湯主之。傷寒下後。心煩腹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三者有當溫者。有當下者。有當吐者。何邪氣不一也。且發汗後腹滿當溫之。邪氣在表。因發散則邪去。胃爲津液之主。發汗亡陽。則胃氣虛而不能敷布。諸氣壅滯。而爲脹滿。是當溫散可也。吐後腹滿可下之。邪氣在胸者。則可吐之。吐之邪去則安。若吐後邪氣

不去。加之腹脹滿者。是胸中之邪。下傳入胃。壅而爲實。故生脹滿。當須下之可也。下後腹滿可吐者。邪氣在表。未傳入府。而妄下之。邪自表乘虛而入。鬱於胸中。而爲虛煩。氣上下不得通利者。腹爲之滿。故當吐之可也。凡爲醫者。要識邪氣所起所在。審其所起。知邪氣之由來。觀其所在。知邪氣之虛實。發汗吐下之不差。溫補鍼艾之適當。則十全之功。自可得也。

少腹滿

傷寒少腹滿者。何以明之。少腹滿者。臍下滿是也。少腹者。下焦所治。難經曰。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其治在臍下。邪氣自上而下。至於下焦。結而不利。故少腹滿也。胸中滿。心下滿。皆氣爾。即無物也。及腹滿者。又有燥屎爲之者。至於少腹滿者。非止氣也。必有物聚於此。而爲之滿爾。所以然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陽。清

陽歸之。身半以下。同地之陰。濁陰歸之。清者在上。而濁者在下。內經謂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當出不出。積而爲滿。是在上而滿者氣也。在下而滿者物也。所謂物者。溺與血爾。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通。血氣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生脹滿而鞕痛也。若從心下至少腹。皆鞕滿而痛者。是邪實也。須大陷胸湯下之。若但少腹鞕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畜血之症。小便不利者。則是溺澀之症。經曰。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又曰。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症諦也。其小便利而少腹滿者。爲太陽隨經。瘀血在裏。太陽自入府者也。經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未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桃仁承氣湯主之。是少腹鞕滿。爲物聚於下可知矣。滲之利之。參酌隨宜。可爲上工。

煩熱

傷寒煩熱。何以明之。煩者熱也。與發熱若同而異也。發熱者。佛佛然發於肌表。有時而已者是也。煩者爲煩而熱。無時而歇者是也。二者均是表熱。而煩熱爲熱所煩。非若發熱而時發時止也。故謂之煩熱。經曰。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曰。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再與桂枝湯。又曰。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卽此觀之。煩爲表熱明矣。故又有煩疼。卽是熱疼。又有煩渴。卽是熱渴也。以煩爲熱。又何疑焉。至於胸中煩。心中煩。內虛煩。須皆以煩爲熱。設傷寒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與脈和大煩。目重瞼內際黃者。又皆爲欲解。所以言大煩者。以肌表大熱。則是邪熱欲去。泄達於外也。故爲欲解。內經曰。謹熟陰陽。以意調之。

虛煩

傷寒虛煩。何以明之。虛煩者。心中鬱鬱而煩也。有胸中煩。有心中煩。有虛煩。諸如此者。皆熱也。若止云煩者。表熱也。及其邪熱傳裏。故有胸中煩。心中煩。虛煩之別。三者要在觀其熱所從來。審其虛實而治。爲不同也。如不經發汗吐下而煩者。則是傳經之熱。不作膈實者。但多和解而已。故經曰。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者。小柴胡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心中煩。不得臥者。黃連阿膠湯主之。少陰病。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是皆和解而徹熱者也。若因吐下發汗後而煩者。則是內陷之煩。但多湧吐而已。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圓藥大下後。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是皆取其吐而湧其熱者也。虛煩之狀。心中溫溫然欲吐。憒憒然無奈。欲嘔不嘔。擾擾亂亂。是名煩也。非吐則不能已。經曰。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

煩也。宜梔子豉湯。脈乍結。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瓜蒂散。二者症均是煩也。藥均是吐也。而又輕重之不同。吐下發汗後。邪氣乘虛而入爲煩者。則謂之虛煩。與梔子豉湯。則是吐劑之輕者。不因吐下發汗後。邪氣結於胸中。則爲膈實。與瓜蒂散。則是吐劑之重者。又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則是煩之實者也。與調胃承氣湯下之。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則是煩之虛者也。與小建中湯補之。煩爲熱也。悸而復煩爲虛者。以悸爲虛。悸甚而煩。故爲虛也。少陽之邪入府者。煩而悸。則爲熱也。大抵先煩而悸者。是爲熱也。先悸而煩者。是爲虛也。內經曰。治病必先求其本。誠哉是言也。

煩躁

傷寒煩躁。何以明之。煩爲擾擾而煩。躁爲憤躁之躁。合而言之。煩躁爲熱也。析而

分之。煩也躁也。有陰陽之別焉。煩、陽也。躁、陰也。煩爲熱之輕者。躁爲熱之甚者。經有煩疼、煩滿、煩渴、虛煩。皆以煩爲熱也。有不煩而燥者。爲怫怫然便作躁悶。此爲陰盛隔陽也。雖大躁欲於泥水中臥。但飲水不得入口者是矣。所謂煩躁者。謂先煩漸至躁也。所謂躁煩者。謂先發躁而迤邐復煩者也。煩躁之由。又爲不同。有邪氣在表而煩躁者。有邪氣在裏而煩躁者。有因火劫而煩躁者。有陽虛而煩躁者。有陰盛而煩躁者。皆不同也。經曰。當汗不汗。其人煩躁。太陽中風。脈浮而緊。不汗出而煩躁。大青龍湯主之者。是邪氣在表而煩躁者也。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此有燥屎也。是邪氣在裏而煩躁者也。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太陽病二日反躁。火熨其背。令人大汗出。大熱入胃。躁煩者。火劫令煩躁者也。陽微發汗。躁不得眠。與之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者。及發汗若下之。病仍不

去。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者。陽虛煩躁者也。少陰病。吐利手足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者。陰盛而煩躁者也。諸如此者。症之常也。非逆也。設或結胸症悉具。煩躁者死。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少陰病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是數者。又皆爲不治之症。嗚呼。煩躁爲常有之疾。復有諸不治之症。臨病者之側。又當熟審焉。

懊憹

傷寒懊憹。何以明之。懊者懊惱之懊。憹者鬱悶之貌。卽心中懊懊惱惱。煩煩憹憹。鬱鬱然不舒暢。憒憒然無奈。比之煩悶而甚者。懊憹也。由下後表中陽邪乘虛內陷。鬱而不發。結伏於胸心之間。故如是也。經曰。表未解。醫反下之。胃中空虛。客氣

動膈。心中懊憹。又曰。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饑。卽是陽氣内陷。爲諸懊憹也。其治之法。或吐之。或下之。若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與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而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二者爲邪熱鬱於胸中。當須梔子豉湯吐之。以湧其結熱也。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與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二者爲邪熱結於胃中。當須大承氣湯、茵陳湯攻之。以滌其内熱也。識諸此者。吐下之不差。湯劑之適當。則無不愈者。一或當汗反吐。療熱以溫。則變證百出。斑出黃生者多矣。其爲醫者。請精究之。

舌上胎

傷寒舌上胎。何以明之。舌者心之官。法應南方火。本紅而澤。傷寒三四日已後。舌

上有膜。白滑如胎。甚者或燥或澀。或黃或黑。是數者。熱氣淺深之謂也。邪氣在表者。舌上即無胎。及邪氣傳裏。津液結搏。則舌上生胎也。寒邪初傳。未全成熱。或在半表。或在半裏。或邪氣客於胸中者。皆舌上胎白而滑也。經曰。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邪初傳入裏者也。陽明病脅下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是邪氣在半表半裏者也。陽明病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是邪客於胸中者也。藏結宜若可下。舌上胎滑者。則云不可攻也。是邪未全成熱。猶帶表寒故也。及其邪傳爲熱。則舌之胎。不滑而澀也。經曰。傷寒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大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熱耗津液。而滑者已乾也。若熱聚於胃。則舌爲之黃。是熱已深也。金匱要略曰。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若舌上色黑者。又爲熱之極也。黃帝鍼經曰。熱病口乾舌黑者死。以心爲君主之官。開竅於舌。

黑爲腎色。見於心部。心者火。腎者水。邪熱已極。鬼賊相刑。故知必死。觀其口舌。亦可見其逆順矣。

衄血

傷寒衄者。何以明之。鼻中血出者是也。雜病衄者。責熱在裏。傷寒衄者。責熱在表。何以言之。病源曰。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氣。開竅於鼻。血得熱則散。隨氣上從鼻中出。則爲衄。是雜病者。責在裏熱也。經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宜麻黃湯。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小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以此觀之。是傷寒衄者。責其表熱也。千金翼曰。吐血有三種。一曰肺疽。二曰傷胃。三曰內衄。既吐血家謂之內衄。則其鼻中出血者。可謂之外衄。是經絡之血妄行也。經絡熱盛。陽氣擁重。迫血妄行。出於鼻則

爲衄。經曰。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又曰。陽盛則欲衄。陰虛小便難。言衄爲經中陽盛也。凡傷寒脈浮鼻中燥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是欲衄也。經曰。陽明病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又有不應發汗而強發汗。因致衄者。經曰。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是也。衄家雖爲邪熱在經。而又不可發汗。經曰。衄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前云桂枝湯麻黃湯治衄者。非治衄也。即是發散經中邪氣耳。若邪氣不得發散。壅盛於經。逼迫於血。則因致衄也。即非桂枝麻黃湯專治衄也。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是經中之邪。隨血而散則解矣。故知衄者。不待桂枝湯麻黃湯發散之也。衄者若但頭汗出。身無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黃帝又皆以爲不治之疾。臨病之際。審而治之。則不失矣。

噦

傷寒噦者。何以明之。噦者俗謂之欬逆者是也。䭇噎音近於噦。䭇者但胸喉間氣。䭇塞不得下通。然而無聲也。若噦則吃吃然有聲者是也。噦者成金也。胃受疾故噦。噦也䭇也。皆胃之疾。但輕重有差爾。虛寒相搏。反飲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䭇。言胃氣虛竭也。傷寒大吐大下之後。極虛復極汗出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又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卽是觀之。噦、䭇皆胃疾可知矣。經曰。趺陽脈浮。則爲氣䭇。脈滑則爲噦。此爲醫咎。責虛取實之過也。大抵妄下之後。胃虛氣逆。則成噦也。經曰。濕家若下之太早則噦。本虛攻其熱則噦。而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諸如此者。皆下之後。胃虛而噦者也。然䭇者正爲水寒相搏。必曰小青龍湯去麻黃加附子而可

矣。至於噦者。則又熱氣壅鬱。氣不得通而成者也。輕者有和解之證。重者有攻下之候。經曰。有潮熱時時噦。與小柴胡湯者。卽是和解之證也。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卽可攻下之候也。傷寒至於噦。則病已極也。非若渴煩等輕緩之候。如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陰陽俱虛竭。身體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是言其極也。又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是爲真病。其若是者。雖有神醫之術。當斯脫絕之候。又何以措其手足哉。

欬

傷寒欬者。何以明之。欬者謦欬之欬。俗謂之嗽者是也。肺主氣。形寒飲冷則傷之。使氣上而不下。逆而不收。衝擊膈咽。令喉中淫淫如癢。習習如梗。是令欬也。甚者

續續不已。連連不止。坐臥不安。語言不竟。動引百骸。聲聞四近矣。欬之由來。有肺寒而欬者。有停飲而欬者。有邪氣在半表半裏而欬者。雖同曰欬。而治各不同也。內經曰。肺之令人欬。何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寒氣。寒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欬嗽者。是肺寒而欬也。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小青龍湯主之。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欬者。真武湯加五味子細辛乾薑主之。二者是停飲而欬者也。雖皆爲水飲所作。而小青龍湯所主。爲水飲與表寒相合而欬者。真武湯所主。爲水飲與裏寒相合而欬者。又不可不知也。傷寒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欬者。小柴胡湯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者。四逆散加乾薑五味子主之。二者是邪氣自表傳裏而欬者。雖皆爲邪氣傳裏。而小柴胡湯所主爲陽邪

傳裏。動肺而欬者。四逆散所主。爲陰邪傳裏。動肺而欬者。又不可不識也。表寒也。裏寒也。挾水飲則必動肺。以形寒寒飲則傷肺故也。陽邪也。陰邪也。自表傳裏。則必動肺。以藏眞高於肺故也。欬爲肺疾。治之必發散而可矣。而又有不可發汗者。經曰。欬而小便利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四肢厥逆冷。又曰。欬而發汗。蜷而苦滿。腹中復堅。茲雖逆也。又脈散者。爲心火刑於肺金。鬼賊相刑必死。臨病之側。可不察之。

傷寒明理論

宋 聊攝 成無己 撰述
明 新安 吳勉學師古 校閱
鄞縣 曹赤電炳章 圈點

卷中

喘

傷寒喘者。何以明之。肺主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其氣逆而上行。衝衝而氣急。喝喝而息數。張口擡肩。搖身滾肚。是爲喘也。傷寒喘者。有邪氣在表。氣不利而喘者。有水氣之氣射肺而喘者。各不同也。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湯。太陽病頭痛發

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傷寒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喘者。小青龍湯去麻黃加杏仁主之。是欲發散水寒也。經曰。喘而汗出者。與葛根黃芩黃連湯以利之。汗出而喘者。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以發之。二者如何而然也。且邪氣內攻。氣逆不利而喘者。因喘而汗出。見其邪氣在裏也。雖表未解。未可和之。若邪氣外盛。壅遏使氣不利而喘者。雖汗而喘不已。見其邪氣在表也。雖經汗下。亦可發之。此亦古人之奧義。傷寒止於邪氣在表而喘者。心腹必濡而不堅。設或腹滿而喘。則又爲可下之證。經曰。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爲因滿脹而喘矣。又或邪氣內盛。正氣欲脫。氣壅上逆。亦主喘也。經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又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爲肺絕。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此爲命絕。皆爲不治之喘也。省疾問病。更宜消息。

嘔吐

傷寒嘔吐。何以明之。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啘。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卽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傷寒嘔有責於熱者。有責於寒者。至於吐家。則悉言虛冷也。經曰。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又曰。胃中虛冷故吐也。嘔家則不然。嘔有熱者。有寒者。有停飲者。有胃脘有膿者。皆當明辨之。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與其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大柴胡湯主之者。是邪熱爲嘔者也。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與其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是寒邪爲嘔者也。先嘔後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後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是停飲嘔者。嘔家有癰膿。不須治。膿盡自愈。是胃脘有膿而嘔也。諸如此者。雖有殊別。大抵傷寒表邪欲傳裏。裏氣上逆則爲嘔也。是以半表半裏證。多云嘔也。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是知邪氣傳裏者。必致嘔也。

至於乾薑附子湯證云。不嘔不渴。為裏無熱。十棗湯證云。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即此觀之。其嘔為裏熱明矣。嘔家之為病。氣逆者必散之。痰飲者必下之。千金曰。嘔家多服生薑。此是嘔家聖藥。是要散其逆氣也。金匱要略曰。嘔家用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嘔則止。是要下其痰飲也。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者。謂其氣逆而未收斂為實也。其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已為難治。蓋謂其虛寒之甚也。醫者必審其邪氣之虛實。疾症之逆順。為施藥圓。治則當矣。

悸

傷寒悸者。何以明之。悸者心忪是也。築築踢踢然動。怔怔忪忪。不能自安者是矣。心悸之由。不越二種。一者氣虛也。二者停飲也。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

中湯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悸者。四逆散加桂五分。是氣虛而悸者也。飲水多。必心下悸。是停飲而悸者也。其氣虛者。由陽氣內弱。心下空虛。正氣內動而爲悸也。其停飲者。由水停心下。心爲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則爲悸也。又有汗下之後。正氣內虛。邪氣交擊。而令悸者。與氣虛而悸者。則又甚焉。太陽病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太陽病若下之。身重心下悸者。不可發汗。少陽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少陽病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是數者。皆汗後挾邪者。與其氣虛而悸者。有以異也。或鎮固。或化散之。皆須定其氣浮也。又飲水過多。水飲不爲宣布。留心下。甚者則悸。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飲之爲悸。甚於他邪。雖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氣散則無所不之。浸於肺則爲喘爲咳。傳於胃則爲噦爲噎。溢於皮膚。則爲腫。漬於腸間。則爲利下。不可緩之也。經曰。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與茯苓

甘草湯。後治其厥。不爾水漬於胃。必作利也。厥爲邪之深者。猶先治水。況其邪氣淺者乎。醫者可不深究之。

渴

傷寒渴者。何以明之。渴者裏有熱也。傷寒之邪。自表傳至裏。則必有名證。隨其邪淺深而見焉。雖曰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其傳經者。又有證形焉。太陽主氣。而先受邪。當一二日發。頭項痛而腰脊強者是矣。太陽傳陽明。則二三日發。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也。陽明傳少陽。則三四日發。胸脇痛而耳聾。此三陽皆受病。爲邪在表。而猶未作熱。故不言渴。至四五日。少陽傳太陰經。邪氣漸入裏。寒邪漸成熱。當是時也。津液耗少。故腹滿而嗌乾。至五六日。太陰傳少陰。是裏熱又漸深也。當此之時。則津液爲熱所搏。漸耗而乾。故口燥

舌乾而渴。及至六七日。則少陰之邪。傳於厥陰。厥陰之爲病。消渴。爲裏熱已極矣。所謂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是矣。謂其熱能消水也。所以傷寒病至六七日。而渴欲飲水。爲欲愈之候。以其傳經盡故也。是以厥陰病云。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愈者是也。邪氣初傳入裏。熱氣散漫。未收斂成熱。熏蒸焦膈。搏耗津液。遂成渴也。病人雖渴。欲得飲水。又不可多與之。若飲水過多。熱少不能消。故復爲停飲諸疾。經曰。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勿多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使更與人作病也。若大渴欲飲水。猶當依證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又曰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至於大渴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皆欲潤其燥而生津液也。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爲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差。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大禍。不可復救。然則悸、動也。支、結也。喘欬噎噦。乾嘔腫滿。下利小便不利。數

者皆是飲水過傷。而診病之工。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振

傷寒振者。何以明之。振者森然若寒。聳然振動者是也。傷寒振者。皆責其虛寒也。至於欲汗之時。其人必虛。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振近戰也。而輕者爲振矣。戰爲正與邪爭。爭則爲鼓慄而戰。振但虛而不至爭。故止聳動而振也。下後復發汗振寒者。謂其表裏俱虛也。亡血家發汗。則寒慄而振者。謂其血氣俱虛也。諸如此者。止於振聳爾。其振振欲擗地者。有身爲振振搖者。二者皆發汗過多。亡陽經虛。不能自主持。故身爲振搖也。又非若振慄之比。經曰。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太陽病。發汗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二

湯者。皆溫經益陽。滋血助氣之劑。經虛陽弱得之。未有不獲全濟之功者。

戰慄

傷寒戰慄。何以明之。戰慄者。形相類而實非一也。合而言之。戰慄非二也。析而分之。有內外之別焉。戰者身爲之戰搖者是也。慄者心戰是也。戰之與慄。內外之診也。昧者通以爲戰慄也。通爲戰慄。而不知有逆順之殊。經曰。胃無穀氣。脾濇不通。口急不能言。戰而慄者。卽此觀之。戰之與慄。豈不異哉。戰之與振。振輕而戰重也。戰之與慄。戰外而慄內也。戰慄者。皆陰陽之爭也。傷寒欲解。將汗之時。正氣內實。邪不能與之爭。則便汗出而不發戰也。邪氣欲出。其人本虛。邪與正爭。微者爲振。甚者則戰。戰退正勝而解矣。經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者是也。邪氣外與正氣爭則爲戰。戰其愈者也。邪氣內與正氣爭則爲慄。慄

爲甚者也。經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裏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方其裏氣不守。而爲邪中於正氣。正氣怯弱。故成慄也。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也。傷寒六七日。欲解之時。當戰而汗出。其有但心慄而鼓頷。身不戰者。已而遂成寒逆。似此證多不得解。何者。以陰氣內盛。正氣太虛。不能勝邪。反爲邪所勝也。非大熱劑。與其灼艾。又焉得而禦之。

四逆

傷寒四逆。何以明之。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溫者是也。積涼成寒。積溫成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傷寒始者邪在皮膚。當太陽陽明受邪之時。則一身手足盡熱。當少陰太陰受邪之時。則手足自溫。是表邪漸緩而欲傳裏也。經曰。傷寒四五日。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是太陽之邪。傳之少陽也。傷寒脈浮。手

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是少陽之傳邪於太陰也。是知邪氣在半表半裏。則手足不熱而自溫也。至於邪傳少陰。爲裏證已深。雖未至厥。而手足又加之不溫。是四逆也。若至厥陰。則手足厥冷矣。經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者皆是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證也。又有四逆諸湯。亦治四逆手足寒。方用乾薑、附子、熱藥者。厥有旨哉。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溫之。大須識此。勿令誤也。四逆與厥相近而非也。經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與厥有異也。吐利煩躁見四逆者死。是惡見其四逆也。診視之間。熟詳究之。

厥

傷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於四逆也。經曰。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謂陽氣內陷。熱氣逆伏。而手足爲之冷也。經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是知內陷者。手足爲厥矣。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亦是言發動其熱也。先熱而後厥者。熱伏於內也。先厥而後熱者。陰退而陽氣得復也。若始得之便厥者。則是陽氣不足。而陰氣勝也。大抵厥逆爲陰所主。寒者多矣。而又有進退之別。經曰。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厥四日。厥少熱多。其病自愈。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病至厥陰。傳經盡也。當是之時。陽氣勝陰。厥少熱多。其病則愈。若或陰氣反勝。陽不得復。厥多熱少。其病則逆。厥爲陰氣至也。熱爲陽氣復也。至於下利。則曰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

見厥復利。厥者復爲熱。爲陽氣得復。而利必自止。熱者便爲厥。是陰氣還勝也。故復下利矣。諸陽受氣於胸中。邪氣客於胸中鬱鬱留結。則陽氣不得敷布。而手足爲之厥。經曰。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病在胸中。當吐之者是矣。厥爲陰之盛也。若更加之惡寒而踡者。陰氣之極也。則難可制。經曰。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是厥冷之逆者。神丹其能生乎。

鄭聲

傷寒鄭聲。爲邪音也。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是謂鄭聲。爲不正之音也。傷寒鄭聲者。則其聲如鄭衛之音。轉不正也。經曰。虛則鄭聲。今汗後或病久。人聲轉者是也。以此爲虛。從可知矣。又鄭聲者。重語也。正爲聲轉也。若聲重而轉其本音者亦是矣。昧者殊不知此。妄以重爲重疊之語。

與譫語混而莫辨。遂止以身熱脈數。煩渴便難而多言者爲譫語。以身涼脈小。自利不渴而多言者爲鄭聲。如此則有失仲景之本意。兼鄭聲淫。則語以正之。則鄭聲不爲重疊。正爲不正也。況仲景之書。三百九十餘證。曲盡傷寒形候。未有脫落而不言者。若是鄭聲爲多言則於三陰門中。亦須條見。所以鄭聲別無證治者。是不與譫語爲類也。雖曰虛矣。止爲正氣虛而不全。故使轉聲而不正也。明者鑒此。幸詳究之。

譫語

傷寒譫語。何以明之。譫者謂呢喃而語也。又作讝。謂妄有所見而言也。此皆眞氣昏亂。神識不淸之所致。夫心藏神而主火。病則熱氣歸焉。傷寒胃中熱盛。上乘於心。心爲熱冒。則神昏亂而語言多出。識昏不知所以然。遂言無倫次而成譫妄之

語。輕者睡中呢喃。重者不睡亦語言差謬。有讝語者。有獨語者。有狂語者。有語言不休者。有言亂者。此數者。見其熱之輕重也。讝語與獨語。雖間有妄錯之語。若與人言有次。是熱未至於極者也。經曰。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是病獨語未爲劇也。狂語者熱甚者也。由神昏而無所見覺。甚則至於叫喊而言語也。言語不休者。又其甚也。至於亂言者。謂妄言罵詈。善惡不避親疎。爲神明已亂也。經曰。諸逆發汗微者難差。劇者言亂。是難可復制也。讝語之由。又自不同。皆當明辨之。有被火劫讝語者。有汗出讝語者。有下利讝語者。有下血讝語者。有燥屎在胃讝語者。有三陽合病讝語者。有過經讝語者。有亡陽讝語者。經曰。大熱入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讝語。又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讝語。是因被火劫讝語也。汗出讝語。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是汗出讝語者也。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主之。是下利讝語者也。

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是下血譫語者也。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是謂燥屎在胃譫語者也。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是三陽合病譫語者也。過經譫語者熱也。當以湯下之。是過經譫語者也。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衞。是以有通津液後自愈。是亡陽譫語也。諸如此者。脈短則死。脈自和則愈。又身微熱。脈浮大者生。逆冷脈沉細。不過一日死。實則譫語。氣收斂在內。而實者本病也。或氣上逆而喘滿。或氣下奪而自利者。皆爲逆也。經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謂其正氣脫絕也。能知虛實之診。能識逆從之要。治病療病。則不失矣。

短氣

傷寒短氣。何以明之。短氣者。氣短而不能相續者是矣。似喘而非喘。若有氣上冲。

而實非氣上衝也。喘者張口擡肩。搖身滾肚。謂之喘也。氣上衝者。腹裏氣時時上衝也。所謂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相續。似喘而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者。短氣也。經所謂短氣者衆。實爲難辨之證。愚醫莫識之。爲治有誤者多矣。要識其短氣之眞者。氣急而短促。謂之氣短者是也。短氣有責爲虛者。有責爲實者。要當明辨之。經曰。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微則爲虛。微緊相搏。則爲短氣。此爲短氣之虛者也。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此爲短氣之實者也。又有屬表。又有屬裏者。要當審視之。經曰。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與其風濕相搏。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甘草附子湯主之者。是邪氣在表而短氣者也。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與其太陽病。醫反下之。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是邪氣在裏而短氣者也。虛也。實也。在表也。在裏也。皆作短氣。又何以辨其虛實也。

大凡心腹脹滿而短氣者。邪在裏而爲實也。腹濡滿而短氣者。邪在表而爲虛也。大抵短氣爲實。金匱要略曰。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又水停心下。亦令短氣。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微者短氣。即此觀之。短氣之由亦衆矣。必審其形候。使的而不惑。必審其邪氣。在表裏之不差。隨症攻之。了無不愈者矣。

搖頭

傷寒搖頭。何以明之。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陽之脈。皆上於頭。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陽脈不治。則頭爲之搖。傷寒搖頭有三。皆所主不同也。有曰搖頭言者。裏痛也。以裏有痛者。語言則劇。欲言則頭爲之戰搖也。有曰獨搖頭。卒口噤。背反張者。痓病也。以風盛於上。風主動搖故也。裏痛非邪也。痛使之然。痓病非逆也。風使之然。至於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又謂之心絕。蓋心藏神。而爲陰之本。

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相根。則榮衛上下相隨矣。絕則神去而陰竭。陽無根者。則不能自主持。故頭爲之搖矣。王砅曰。滋苗者以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內絕其根。外作搖頭。又何疑焉。心絕者真病也。風痙裹痛者。邪氣也。觀其頭搖。又當明其臧否焉。

瘈瘲

傷寒瘈瘲。何以明之。瘈者筋脈急也。瘲者筋脈緩也。急者則引而縮。緩者則縱而伸。或縮或伸。動而不止者。名曰瘈瘲。俗謂之搐者是也。黃帝內經曰。病筋脈相引而急。名曰瘈瘲。瘈謂若契合之契也。行則緩。臥則緊。從則縱。瘲疾之縱者。謂若放縱之縱也。以急爲瘈。以緩爲瘲。理至明矣。瘈瘲者。風疾也。而癲癎則瘈瘲焉。傷寒瘈瘲者。邪熱氣極也。熱盛則風搏併經絡。風主動。故四肢瘈瘲而不寧也。故風溫

被火者。曰發微黃色。劇者如驚癇。時瘈瘲。言其熱氣之劇盛也。傷寒病至於發瘈瘲者。疾勢已過矣。多難可制。內經曰。太陽終者。戴眼反折。瘈瘲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著身不流。是見其瘈瘲。爲已過之疾也。又有四肢漐習。爲四肢動而不止。似瘈瘲而無力。不得伸縮者也。此爲肝絕。瘈瘲之證雖難已。若能以祛風滌熱之劑。折其大熱。則瘈瘲亦有生者。若妄加灼火。或飲以發表之藥。則死不旋踵。經曰。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不仁

傷寒不仁。何以明之。仁、柔也。不仁。謂不柔和也。癢不知也。痛不知也。寒不知也。熱不知也。任其屈伸灸刺。不知所以然者。是謂不仁也。由邪氣壅盛。正氣爲邪氣閉伏。鬱而不發。榮衛血氣虛少。不能通行。致斯然也。內經曰。榮氣虛則不仁。鍼經曰。

衞氣不行。則爲不仁。經曰。榮衞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痺不仁。卽是言之。知榮衞血氣虛少。不能通行。爲不仁者明矣。經曰。諸乘寒者則爲厥。鬱冒不仁。言此厥者。是正氣爲寒氣所乘。爲厥氣也。非四肢逆冷之厥也。何者。蓋以鬱冒爲昏冒。不仁爲不知痛癢。得不爲尸厥之厥耶。經曰。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其乘寒之厥。鬱冒不仁。卽此尸厥可知矣。昔越人入虢診太子爲尸厥。以鬱冒不仁爲可治。刺之而得痊濟者。實神醫之診也。嗚呼。設或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形體不仁。此又爲命絕。雖越人其能起之歟。

直視

傷寒直視。何以明之。直視者。視物而目精不轉動者是也。若目精轉者。非直視也。

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目者心之使也。神所寓焉。肝之外候也。精神榮焉。鍼經曰。五臟六府之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睛。血之精爲絡。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與脈幷爲系。上屬於腦。五藏血氣充榮。則目和而明矣。傷寒目直視者。邪氣壅盛。冒其正氣。使神智不慧。藏精之氣不上榮於目。則目爲之直視。傷寒至於直視。爲邪氣已極。證候已逆。多難治。經曰。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以肝受血而能視。亡血家肝氣已虛。目氣已弱。又發汗亡陽。則陰陽俱虛所致也。此雖錯逆。其未甚也。逮乎狂言。反目直視。又爲腎絕。直視搖頭。又爲心絕。皆藏氣脫絕也。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又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皆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其或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是非直視也。此爲內實也。可用大承氣湯、大

柴胡湯下之。直視爲不治之疾。目中不了了。爲可治之候。二者形證相近。其爲工者。宜熟視之。

鬱冒

傷寒鬱冒。何以明之。鬱爲鬱結而氣不舒也。冒爲昏冒而神不清也。世謂之昏迷者是也。鬱冒之來。皆虛極而乘寒。則有之矣。經曰。諸乘寒者則爲厥。鬱冒不仁。又曰。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是知因虛乘寒。乃生鬱冒。金匱要略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痙。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又曰。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堅。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卽此觀之。鬱冒爲虛寒可知矣。又或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又爲死

證。蓋謂其虛極而脫也。觀其鬱冒。幸無忽焉。

動氣

傷寒動氣。何以明之。動氣者。爲築築然動於腹中者是矣。藏氣不治。隨藏所主。發泄於臍之四傍。動跳築築然。謂之動氣。難經曰。肝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心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肺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腎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是藏氣不治。腹中氣候發動也。動氣應藏。是皆真氣虛。雖有表裏攻發之證。即不可汗下。經曰。動氣在左。不可發汗。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是發汗而動肝氣者也。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臥則欲踡。是下之而動肝氣者也。動氣在上。不可發汗。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是發汗而動心氣者也。動氣在上不可下。下之則掌握熱煩。身上浮冷。熱

汗自泄。欲得水自灌。是下之而動心氣者也。動氣在右。不可發汗。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卽吐水。是發汗而動肺氣者也。動氣在右不可下。下之則津液內竭。咽燥鼻乾。頭眩心悸。是下之而動肺氣者也。動氣在下。不可發汗。汗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苦痛。目運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下。是發汗而動腎氣者也。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淸穀。心下痞。是下之而動腎氣者也。且脾內證。當臍有動氣。經特曰臍之四傍動氣。不可汗下。獨不言脾候。當臍有動氣者。以脾居中州。爲胃以行津液。發汗吐下。猶先動脾。况脾家發動氣者。詎可動之也。所以特不言之也。傷寒所以看外證爲當者。蓋不在脈之可見。必待問之可得者。發汗吐下。務要審諦。舉此動氣。類可知矣。

自利

傷寒自利。何以明之。自利者。有不經攻下。自然溏泄者。謂之自利也。傷寒自利多種。須知冷熱虛實。消息投湯。無致失差。雜病自利。多責爲寒。傷寒下利。多由協熱。其與雜病有以異也。表邪傳裏。裏虛協熱則利。不應下而便攻之。內虛協熱遂利。是皆協熱。已又合病。皆作自利。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太陽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黃芩湯主之。陽明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氣湯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發表。一者攻裏。一者和解。所以不同者。蓋六經以太陽陽明爲表。少陽太陰爲在半表半裏。少陰厥陰爲在裏。太陽陽明合病。爲在表者也。雖曰下利。必發散經中邪氣而後已。故與葛根湯以汗之。太陽與少陽合病。爲在半表半裏者也。雖曰下利。必和解表裏之邪而後已。故與黃芩湯以散之。陽明少陽合病。爲少陽邪氣入府者也。雖曰下利。必逐去胃中之實而後已。故與承氣湯以下之。是三者所以有異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熱耶。且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藏

寒故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故大便溏小便自可者。此爲有熱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此爲有寒。惡寒脈微。自利清穀。此爲有寒。發熱後重。泄色黃赤。此爲有熱。皆可理其寒熱也。凡腹中痛。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自利家身涼脈小爲順。身熱脈大爲逆。少陰病脈緊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此爲欲解。下利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是知下利脈大爲逆而脈小爲順也。自利宜若可溫。理中白通諸四逆輩。皆溫藏止利之劑。又有腸胃有積結。與下焦客邪。皆溫劑不能止之。必也或攻泄之。或分利之而後已。經曰。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宜赤石脂禹餘粮湯。復不止。當利其小便。是濕在下焦。滲泄而聚利者也。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與下利三部皆平。按之心下鞕。或脈沉而滑。或不欲食而譫語。或差後至年月日復發。此數者。皆腸胃有積結。而須攻泄者也。內經有曰。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伏

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大寒凝內。久利泄溏。愈而復發。綿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謂之通因通用。下利雖有表證。又不可發汗。以下利爲邪氣內攻。走津液而胃虛也。故經曰。下利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者是矣。大抵下利脫氣至急。五奪之中。此爲甚者。其或邪盛正虛。邪壅正氣下脫。多下利而死。何以言之。經曰。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直視譫語下利者死。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脈不還死。少陰病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此數者。皆邪壅正氣下脫而死者也。金匱要略曰。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下不禁。嗚呼。疾成而後藥。雖神醫不可爲已。氣既脫矣。孰能治之。

筋惕肉瞤

傷寒筋惕肉瞤。何以明之。傷寒頭痛身疼。惡寒發熱者。必然之證也。其於筋惕肉

瞤。非常有之者。必待發汗過汗多汗。則有之矣。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過多。津液枯少。陽氣太虛。筋肉失所養。故惕惕然而跳。瞤瞤然而動也。太陽病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大青龍湯。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卽是觀之。筋惕肉瞤。由發汗多亡陽。陽虛可見矣。茲雖逆也。止於發汗亡陽而表虛。治以溫經益陽則可矣。或因吐下發汗。表裏俱虛。而有此狀者。又非若但發汗後所可同也。經曰。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七八日。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筋脈動惕者。久而成痿。此爲逆之甚者也。太陽病發汗。復下之後。表裏俱虛。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茲爲逆之甚者也。發汗吐下。庸可忽諸。

熱入血室

傷寒熱入血室。何以明之。室者屋室也。謂可以停止之處。人身之血室者。榮血停止之所。經脈留會之處。卽衝脈是也。衝脈者。奇經八脈之一脈也。起於腎下。出於氣衝。並足陽明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爲十二經脈之海。王砅曰。衝爲血海。言諸經之血。朝會於此。男子則運行生精。女子則上爲乳汁。下爲月水。內經曰。任脈通。衝脈盛。月事以時下者是也。王砅曰。陰靜海滿而去血。謂衝脈盛。爲海滿也。卽是觀之。衝是血室可知矣。傷寒之邪。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由陽明而傳。以衝之脈。與少陰之絡起於腎。女子感邪。太陽隨經。便得而入衝之經。並足陽明。男子陽明內熱。方得而入也。衝之得熱。血必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譫語。在婦人則月水適來。陽明病下血譫語。此爲熱入血室者。斯蓋言男子。不止謂婦人而言也。婦人傷寒。經水適來。與經水適斷者。皆以經氣所虛。宮室不闢。邪得乘虛而入。鍼經有言曰。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者是矣。婦人熱入血室。有須治而愈者。有不須治

而愈者。又各不同也。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和。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二者是須治而愈是也。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是不須治而愈者也。譫語爲病邪之甚者。何不須治而愈耶。且胸脇滿。如結胸譫語。是邪氣留結於胸脇而不去者。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寒熱如瘧。發作有時者。是血結而不行者。須小柴胡湯散之。二者既有留邪。必須治之可也。若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此則經水既來。以裏無留邪。但不妄犯。熱隨血散。必自愈。經曰。血自下。下者愈。故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所謂妄犯者。謂恐以譫語爲陽明內實。攻之犯其胃氣也。此無胸脇之邪。恐刺期門犯其中焦也。此無血結。恐與小柴胡湯犯其上焦也。小柴胡湯解散。則

動衛氣。衛出上焦。動衛氣是犯上焦也。刺期門則動榮氣。榮出中焦。動榮氣是犯中焦也。脈經有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豈謂藥不謂鍼耶。此其是歟。

發黃

傷寒發黃。何以明之。經曰。濕熱相交。民當病癉。癉者黃也。單陽而無陰者也。傷寒至於發黃。爲疾之甚也。濕也熱也。甚者則發黃。內熱已盛。復被火者。亦發黃也。邪風被火熱。兩陽相熏灼。其身必發黃。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是由內有熱而被火。致發黃者也。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是由陽明熱盛。致發黃者也。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是由寒濕致發黃者也。濕亦令黃也。熱亦令黃也。其能辨之乎。二者非止根本有異。而色澤亦自不同。濕家之黃也。身黃如似熏

黃。雖黃而色暗不明也。至於熱盛之黃也。必身黃如橘子色。甚者勃勃出。染着衣正黃如蘗。是其正黃色也。由是觀之。濕之與熱。豈不異哉。大抵黃家屬太陰。太陰者脾之經也。脾者土。黃土色也。脾經爲濕熱蒸之。則色見於外。必發身黃。經曰。傷寒脈浮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者是矣。熱雖內盛。若已自汗出。小便利者。則不能發黃必也。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黃家爲熱盛。而治法亦自有殊。傷寒八九日。身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少腹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此欲泄滌其熱也。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此欲解散其熱也。此數者。泄滌解散。乃治之不同。亦皆析火徹熱之劑也。一或身黃脈沉結。少腹鞕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爲畜血在下焦。使之黃也。必須抵當湯下之而愈。黃家既是病之已極。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非止寸口近掌無

脈。鼻氣出冷。爲不治之疾。又若形體如烟熏。直視搖頭者。是爲心絕。環口黧黑。柔汗發黃。是爲脾絕。皆不治之症。醫者更詳視之。

發狂

傷寒發狂。何以明之。狂者猖狂也。謂其不寧也。難經曰。狂之始發也。少臥不饑。而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也。妄行走不休也。狂家所起。皆陽盛致然。內經曰。陰不勝其陽。脈留薄疾并。乃狂也。又曰。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瘖。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脈經曰。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癲。病源曰。陽邪併於陽則狂。陰邪併於陰則癲。卽諸經之狂爲陽盛也明矣。又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其所上之處。皆非素能者。是謂陽邪併於陽明也。傷寒熱毒在胃。併於心藏。使

神不寧。而志不定。遂發狂也。傷寒至於發狂。爲邪熱至極也。非大吐下則不能已。又有熱在下焦。其人如狂者。經曰。熱入膀胱。其人如狂。謂之如狂。則未至於狂。但臥起不安爾。其或狂言。目反直視。又爲腎之絕。汗出輒復熱。狂言不能食。又爲失志死。若此則殆非藥石之所及。是爲眞病焉。

霍亂

傷寒霍亂。何以明之。上吐而下利。揮霍而撩亂是也。邪在上焦者。但吐而不利。邪在下焦者。但利而不吐。而若邪在中焦。胃氣不治。爲邪所傷。使陰陽乖隔。遂上吐而下利。若止嘔吐。而利經止。得之吐利。必也上吐下利。躁擾煩亂。乃謂之霍亂。其與但稱吐利者。有以異也。傷寒吐利者。邪氣所傷。霍亂吐利者。飲食所傷也。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者。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也。經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

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是霍亂兼傷寒者也。霍亂頭痛發熱。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圓主之。以其中焦失治。陰陽乖隔。必有偏之者。偏陽則多熱。偏陰則多寒。許仁則曰。病有乾霍亂。有濕霍亂。乾霍亂死者多。濕霍亂死者少。蓋吐利則所傷之物。得以出泄。雖霍亂甚則止於胃中水穀泄盡則止矣。所以死者少。及其乾霍亂而死多者。以其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則所傷之物。不得出泄。壅閉正氣。關隔陰陽。煩擾悶亂。躁無所安。喘脹乾霍亂而死。嗚呼。食飲有節。起居有常者。豈得致霍亂耶。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喪身之由。實自致爾。

畜血

傷寒畜血。何以明之。畜血者。血在下焦。結聚而不行。畜積而不散者是也。血菀

於上。而吐血者。謂之薄厥。留於下而瘀者。謂之畜血。此由太陽隨經。瘀熱在裏。血爲熱所搏。結而不行。畜於下焦之所致。經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當湯主之者是也。大抵看傷寒。必先觀兩目。次看口舌。然後自心下至小腹。以手攝按之。覺有滿鞕者。則當審而治之。如少腹覺有鞕滿。便當問其小便。若小便不利者。則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則是畜血之證。可下瘀血。經曰。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又曰。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皆須抵當圓下之愈。陽明證。其人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亦是畜血之證。畜血於下。所以如狂者。經所謂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是也。血瘀於下。所以喜忘者。內經曰。血幷於下。亂而喜忘者是也。二者若有其一。則爲畜血證明矣。畜血之證。又有輕重焉。如狂也。

喜忘也。皆畜血之甚者。須抵當湯圓以下之。如外已解。但少腹急結者。則爲畜血之輕也。須桃仁承氣湯以利之。醫之妙者何也。在乎識形證。明脈息。曉虛實。知傳變。其於形證之明者。衆人所共識。又何以見其妙。必也形證之參差。衆人所未識。獨先識之。乃所以爲妙。且如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抵當湯主之。當不大便六七日之際。又無喜忘如狂之證。亦無少腹鞕滿之候。當是之時。與承氣湯下者多矣。獨能處以抵當湯下之者。是爲醫之妙者也。若是者。何以知其有畜血也。且脈浮而數。浮則傷氣。數則傷血。熱客於氣則脈浮。熱客於血則脈數。因下之後。浮數俱去則已。若下之後數去。其脈但浮者。則榮血間熱去。而衛氣間熱在矣。爲邪氣獨留心中則飢。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也。及下之後。浮脈去而數不解者。則衛氣間熱去。而榮血間熱在矣。熱氣合并。迫血下行。胃虛協熱。消穀善飢。

血至下焦。若下不止。則血得以去。泄必便膿血也。若不大便六七日。則血不得出泄。必畜在下焦爲瘀血。是須抵當湯下之。此實疾證之奇異。醫法之玄微。能審諸此者。真妙醫也。

勞復

傷寒勞復。何以明之。勞爲勞動之勞。復爲再發也。是傷寒差後。因勞動再發者是也。傷寒新差後。血氣未平。餘熱未盡。勞動其熱。熱氣還經絡。遂復發也。此有二種。一者因勞動外傷。二者因飲食內傷。其勞動外傷者。非止強力搖體。持重遠行之勞。至於梳頭洗面則動氣。憂悲思慮則勞神。皆能復也。況其過用者乎。其飲食內傷者。爲多食則遺。食肉則復者也。內經曰。熱病已愈。而時有遺者何也。以熱甚而強食之。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留薄。兩陽相合。故有所遺。經曰。病已差尚

微煩。設不了了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令微煩。損穀則愈。夫傷寒邪氣之傳。自表至裏。有次第焉。發汗吐下。自輕至重。有等差焉。又其勞復則不然。見其邪氣之復來也。必迎奪之。不待其傳也。經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加大黃。且枳實梔子豉湯則吐之。豈待虛煩懊憹之證。加大黃則下之。豈待腹滿譫語之候。經曰。傷寒差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亦是便要折其邪也。蓋傷寒之邪。自外入也。勞復之邪。自內發也。發汗吐下。隨宜施用焉。嗚呼。勞復也。食復也。諸勞皆可及。御內則死矣。若男女相易。則爲陰陽易。其不易自病者。謂之女勞復。以其內損真氣。外動邪熱。真虛邪盛。則不可治矣。昔督郵顧子獻。不以華敷之診爲信。臨死致有出舌數寸之驗。由此觀之。豈不與後人爲鑒誡哉。

傷寒明理藥方論序

制方之體。宣、通、補、瀉、輕、重、濇、滑、燥、濕、十劑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緩、急、奇、耦、複、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體。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於氣味生成。而制方成焉。其寒、熱、溫、涼、四氣者生乎天。酸、苦、辛、鹹、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成而陰陽造化之機存焉。是以一物之內。氣味兼有。一藥之中。理性具矣。主對治療。由是而出。斟酌其宜。參合為用。君臣佐使。各以相宜。宣攝變化。不可勝量。一千四百五十三病之方。悉自此而始矣。其所謂君臣佐使者。非特謂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三品之君臣也。制方之妙。的與病相對。有毒無毒。所治為病主。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擇其相須相使。制其相畏相惡。去其相反相殺。君臣有序。而方道備矣。方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

臣。九佐使也。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全。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所謂遠近者。身之遠近也。在外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陽。其氣爲近。在內者身半以下。同地之陰。其氣爲遠。心肺位膈上。其藏爲近。腎肝位膈下。其藏爲遠。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腎肝位遠。數多則其氣緩。不能速達於下。必劑大而數少。取其氣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數少則其氣急。不能發散於上。必劑少而數多。取其氣易散。可以補上也。所謂數者。腎一、肝三、脾五、心七、肺九。爲五藏之常制。不得越者。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又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隨其攸利而施之。遠近得其宜矣。奇方之制。大而數少。以取迅走於下。所謂下藥不以偶。偶方之制。少而數多。以取發散於上。所謂汗藥不以奇。經曰。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處

方之制。無適是也。自評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爲衆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中。特爲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實乃大聖之所作也。一百一十二方之內。擇其醫門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幾少發古人之用心焉。

傷寒明理論

宋 聊攝成無己撰述
明 新安吳勉學師古校閱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諸藥方論

桂枝湯方

經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蓋桂枝湯。本專主太陽中風。其於腠理緻密。榮衞邪實。津液禁固。寒邪所勝者。

則桂枝湯不能發散。必也皮膚疎湊。又自汗。風邪干於衞氣者。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爲輕。以發汗爲重。是以發汗吐下後。身疼不休者。必與桂枝湯。而不與麻黃湯者。以麻黃湯專於發汗。其發汗吐下後。津液內耗。雖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須桂枝湯小和之也。桂味辛熱。用以爲君。必謂桂猶圭也。宣道諸藥。爲之先聘。是猶辛甘發散爲陽之意。蓋發散風邪。必以辛爲主。故桂枝所以爲君也。芍藥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爲臣佐者。內經所謂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緩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藥爲臣。而甘草爲佐也。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二物爲使者。內經所謂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薑棗爲使者也。薑棗味辛甘固能發散。而此又不特專於發散之用。以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薑棗之用。專行脾之津液。而和榮衞者也。麻黃湯所以不用薑棗者。謂專於發汗。則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用諸方者。請熟究之。

桂　枝（君三兩去皮）　芍　藥（臣三兩佐）　甘　草（臣佐二兩炙）　大　棗（使十二枚擘）

生　薑（使三兩切）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渣。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麻黃湯方

本草有曰。輕可去實。卽麻黃葛根之屬是也。實爲寒邪在表。皮膚堅實。榮衞勝。津液內固之表實。非腹滿便難之內實也。聖濟經曰。汗不出而膝密。邪氣勝而中蘊。

輕劑所以揚之。即麻黃葛根之輕劑耳。麻黃味甘苦。用以爲君者。以麻黃爲輕劑。而專主發散。是以爲君也。桂枝爲臣者。以風邪在表又緩。而膚理疎者。則必以桂枝解其肌。是用桂枝爲臣。寒邪在經。表實而腠密者。則非桂枝所能獨散。必專麻黃以發汗。是當麻黃爲主。故麻黃爲君。而桂枝所以爲臣也。內經曰。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辛苦者。是茲類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溫。用以爲佐使者。內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者榮之主也。傷寒榮勝衞固。血脈不利。是專味甘之物以緩之。故以甘草杏仁爲之佐使。且桂枝湯主中風。風則傷衞。風邪併於衞。則衞實而榮弱。仲景所謂汗出惡風者。此爲榮弱衞強者是矣。故桂枝湯佐以芍藥。用和榮也。麻黃湯主傷寒。寒則傷榮。寒邪併於榮。則榮實而衞虛。內經所謂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併爲氣虛者是矣。故麻黃佐以杏仁。用利氣也。若是之論。實處方之妙理。制劑之淵微。該通君子。熟明察之。乃見功焉。

麻　黃君三兩去節　桂　枝臣二兩去皮　甘　草佐使二兩炙　杏　仁佐使七十枚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并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大青龍湯方

青龍東方甲乙木神也。應春而主肝。專發生之令。爲敷榮之主。萬物出甲開甲。則有兩歧。肝有兩葉。以應木葉。所以謂之青龍者。以發散榮衞兩傷之邪。是應肝木之體耳。桂枝湯主中風。麻黃湯主傷寒。二者發散之純者也。及乎大青龍湯則不然。雖爲發汗之劑。而所主又不一。必也中風脈浮緊。爲中風見寒脈。是風寒兩傷也。傷寒脈浮緩。爲傷寒見風脈。是風寒兩傷也。風兼寒。寒兼風。乃大青龍湯專主之也。見茲脈證。雖欲與桂枝湯解肌以祛風。而不能已其寒。則病不去。或欲以麻

黄湯發汗以散寒。而不能去其風。則病仍在。茲仲景所以特處大青龍湯。以兩解之。麻黄味甘溫。桂枝味辛熱。寒則傷榮。必以甘緩之。風則傷衛。必以辛散之。此風寒兩傷。榮衛俱病。故以甘辛相合。而爲發散之劑。表虛膚緩者。則以桂枝爲主。此以表實腠理密。則以麻黄爲主。是先麻黄後桂枝。茲麻黄爲君。桂枝爲臣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苦甘爲助。佐麻黄以發表。大棗味甘溫。生薑味辛。溫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辛微寒。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風則傷陽。寒則傷陰。榮衛陰陽。爲風寒兩傷。則非輕劑所能獨散也。必須輕重之劑以同散之。乃得陰陽之邪俱已。榮衛之氣俱和。是以石膏爲使。石膏爲重劑。而又專達肌表者也。大青龍湯。發汗之重劑也。非桂枝湯之所同。用之稍過。則又有亡陽之失。經曰。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又曰。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即此觀之。劑之輕重可見矣。其用湯

者。宜詳審之。

麻黃（君六兩去節）　桂枝（臣二兩去皮）　甘草（佐一兩炙）　杏仁（佐四十枚去皮尖）

生薑（佐三兩切）　大棗（佐十枚擘）　石膏（使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止之。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一作逆）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又溫粉方

白朮　藁本　川芎　白芷（各等分）

右搗羅為細末。每末一兩。入米粉三兩。和令勻。粉撲周身止汗。無藁本亦得。

小青龍湯方

青龍象肝木之兩歧。而主兩傷之疾。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則為榮衛之兩傷。

故以青龍湯主之。傷寒表不解。則麻黃湯可以發。中風表不解。則桂枝湯可以散。惟其表且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氣。則非麻黃湯所能發。桂枝湯所能散。乃須小青龍湯。始可祛除表裏之邪氣爾。麻黃味甘辛溫。爲發散之主。表不解。應發散之。則以麻黃爲君。桂味辛熱。甘草味甘平。甘辛爲陽。佐麻黃表散之用。二者所以爲臣。芍藥味酸微寒。五味子味酸溫。二者所以爲佐者。寒飲傷肺。咳逆而喘。則肺氣逆。內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故用芍藥五味子爲佐。以收逆氣。乾薑味辛熱。細辛味辛熱。半夏味辛微溫。三者所以爲使者。心下有水。津液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是以乾薑細辛半夏爲使。以散寒水。逆氣收。寒水散。津液通行。汗出而解矣。心下有水氣散行。則所傳不一。故又有增損之證。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水畜則津液不行。氣燥而渴。半夏味辛溫。燥津液者也。去之則津液易復。栝蔞根味苦微寒。潤枯燥者也。加之則津液通行。是爲渴所宜也。若

微利去麻黃。加芫花。水氣下行。漬入腸間。則爲利。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麻黃專爲表散。非下利所宜。故去之。芫花味苦寒。酸苦爲涌泄之劑。水去利則止。芫花下水。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經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噎。又曰。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噎爲胃氣虛竭。麻黃發汗。非胃虛冷所宜。故去之。附子辛熱。熱則溫其氣。辛則散其寒。而噎者爲當。兩相佐之。是以祛散冷寒之氣。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水畜在下焦不行。爲小便不利。少腹滿。凡邪客於體者。在外者可汗之。在內者下之。在上者可涌之。在下者可泄之。水畜下焦。滲泄可也。發汗則非所當。故去麻黃。而茯苓味甘淡。專行津液。內經曰。熱淫於內。以淡滲之。滲溺行水。甘淡爲所宜。故加茯苓。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喘爲氣逆。麻黃發陽。去之則氣易順。杏仁味甘苦溫。加之以泄逆氣。金匱要略曰。其形腫者。故不內麻黃。乃內杏子。以麻黃發其陽。故喘逆形腫。標本之疾。加減所同。蓋

其類矣。

麻黃君三兩去節　甘草臣三兩炙　桂枝臣三兩去皮　芍藥佐三兩

五味子佐半升　北細辛使三兩　乾薑使三兩　半夏使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大承氣湯方

承順也。傷寒邪氣入胃者。謂之入府。府之爲言聚也。胃爲水穀之海。榮衛之源。水穀會聚於胃。變化而爲榮衛。邪氣入於胃也。胃中氣鬱滯。糟粕秘結。壅而爲實。是正氣不得舒順也。本草曰。通可去滯。泄可去邪。塞而不利。閉而不通。以湯蕩滌。使塞者利而閉者通。正氣得以舒順。是以承氣名之。王砅曰。宜下必以苦。宜補必以酸。言酸收而苦泄也。枳實苦寒。潰堅破結。則以苦寒爲之主。是以枳實爲君。厚朴味苦溫。內經曰。燥淫於內。治以苦溫。泄滿除燥。則以苦溫爲輔。是以厚朴爲臣。芒

硝味鹹寒。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人傷於寒。則爲病熱。熱氣聚於胃。則謂之實。鹹寒之物。以除消熱實。故芒硝爲佐。大黃味苦寒。內經曰。燥淫所勝。以苦下之。熱氣內勝。則津液消而腸胃燥。苦寒之物。以蕩滌燥熱。故以大黃爲使。是以大黃有將軍之號也。承氣湯下藥也。用之尤宜審焉。審知大滿大實堅有燥屎。乃可投之也。如非大滿。則猶生寒熱。而病不除。況無滿實者。而結胸痞氣之屬。由是而生矣。是以脈經有曰。傷寒有承氣之戒。古人亦特謹之。

枳實（君五枚炙）　厚朴（臣半斤炙去皮）　芒硝（佐三合）　大黃（使四兩酒洗）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煑二物。取五升。去渣內大黃。更煑取二升。去渣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大柴胡湯方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此言所共知。至如峻緩輕重之劑。則又臨時消息焉。大滿大

實。堅有燥屎。非峻劑則不能泄。大小承氣湯峻。所以泄堅滿者也。如不至大堅滿邪熱甚。而須攻下者。又非承氣湯之可投。必也輕緩之劑攻之。大柴胡湯緩。用以逐邪熱也。經曰。傷寒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宜大柴胡湯。又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可大柴胡下之則愈。是知大柴胡爲下劑之緩也。柴胡味苦平微寒。傷寒至於可下。則爲熱氣有餘。應火而歸心。苦先入心。折熱之劑。必以苦爲主。故以柴胡爲君。黃芩味苦寒。王冰曰。大熱之氣。寒以取之。推除邪熱。必以寒爲助。故以黃芩爲臣。芍藥味酸苦微寒。枳實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爲陰。泄實折熱。必以酸苦。故以枳實芍藥爲佐。半夏味辛溫。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辛者散也。散逆氣者。必以辛。甘者緩也。緩正氣者。必以甘。故半夏生薑大棗爲之使也。一方加大黃。以大黃有將軍之號。而功專於蕩滌。不加大黃。恐難攻下。必應以

大黃爲使也。用湯者。審而行之。則十全之功可得矣。

柴胡半斤君 黃芩三兩臣 枳實四枚炙佐 芍藥三兩佐

生薑五兩切使 半夏半升洗使 大棗十二枚擘使

右件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黃二兩。若不加。恐不名大柴胡湯。

小柴胡湯方

傷寒邪氣在表者。必漬形以爲汗。邪氣在裏者。必蕩滌以爲利。其於不外不內。半表半裏。既非發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對。是當和解則可矣。小柴胡爲和解表裏之劑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黃芩味苦寒。內經曰。熱淫於內。以苦發之。邪在半表半裏。則半成熱矣。熱氣內傳。攻之不可。則迎而奪之。必先散熱。是以苦寒爲主。故以柴胡爲君。黃芩爲臣。以成徹然發表之劑。人參味甘溫。甘草味甘平。邪氣傳裏。

則裏氣不治。甘以緩之。是以甘物爲之助。故用人參甘草爲佐。以扶正氣而復之也。半夏味辛微溫。邪初入裏。則裏氣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爲之助。故用半夏爲佐。以順逆氣而散邪也。裏氣平正。則邪氣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裏。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內經曰。辛甘發散爲陽。表邪未已。迤邐內傳。既未作實。宜當兩解。其在外者必以辛甘之物發散。故生薑大棗爲使。輔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合。兩解之劑當矣。邪氣自表未斂爲實。乘虛而湊。則所傳不一。故有增損以禦之。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樓實。煩者熱也。嘔者氣逆也。胸中煩而不嘔。則熱聚而氣不逆。邪氣欲漸成實也。人參味甘爲補劑。去之使不助熱也。半夏味辛爲散劑。去之以無逆氣也。栝蔞實味苦寒。除熱必以寒。泄熱必以苦。加栝蔞實以通胸中鬱熱。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栝蔞根。津液不足則渴。半夏味辛性燥。滲津液物也。去之則津液易復。人參味甘而潤。栝蔞根味苦而堅。堅潤相合。津液生而

渴自已。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宜通而塞爲痛。邪氣入裏。裏氣不足。寒氣壅之。則腹中痛。黃芩味苦寒。苦性堅而寒中。去之則中氣易和。芍藥味酸苦微寒。酸性泄而利中。加之則裏氣得通。而痛自已。若脇下痞鞕。去大棗。加牡蠣。內經曰。甘者令人中滿。大棗味甘溫。去之則鞕漸散。鹹以耎之。牡蠣味酸鹹寒。加之則痞者消。而鞕者耎。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心下悸小便不利。水畜而不行也。內經曰。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堅腎則水益堅。黃芩味苦寒。去之則畜水浸行。內經曰。淡味滲泄爲陽。茯苓味甘淡。加之則津液通流。若不渴。外有微熱。去人參加桂。不渴則津液足。去人參。以人參爲主內之物也。外有微熱。則表證多。加桂以取汗。發散表邪也。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乾薑。肺氣逆則欬。甘補中。則肺氣愈逆。故去人參大棗之甘。五味子酸溫。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氣逆不收。故加五味子之酸。生薑乾薑一物也。生者溫而乾者熱。寒氣內淫。則散以辛熱。

蓋諸欬皆本於寒。故去生薑。加乾薑。是相假之以正溫熱之功。識諸此者。小小變通。觸類而長焉。

柴胡半斤君 黃芩三兩臣 人參一兩佐 甘草三兩佐炙

半夏半升佐洗 生薑三兩使切 大棗十二枚使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梔子豉湯方

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治傷寒之妙。雖有變通。終不越此數法也。傷寒邪氣自表而傳裏。留於胸中。爲邪在高分。則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證。亦自不同。如不經汗下。邪氣蘊鬱於膈。則謂之膈實。應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實邪者也。若發汗吐下後。邪氣乘虛留於胸中。則謂之虛煩。應以梔子豉湯吐之。梔子

豉湯。吐胸中虛煩者也。梔子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爲陰。湧者吐之也。湧吐虛煩、必以苦爲主。是以梔子爲君。煩爲熱勝也。湧熱者。必以苦。勝熱者。必以寒。香豉味苦寒。助梔子以吐虛煩。是以香豉爲臣。內經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所以爲治。依而行之。所謂良矣。

梔　子（君十四枚擘）　香　豉（臣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煑梔子。取二升半。去滓內豉。更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快吐者。止後服。

瓜蔕散方

華陀曰。四日在胸。則可吐之。此迎而奪之之法也。千金方曰。氣浮上部。填塞心胸。胸中滿者。吐之則愈。此隨證治之之法也。大約傷寒四五日。邪氣客於胸中之時也。加之胸中煩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則爲吐證具。乃可投諸吐藥。而萬全之

功有之矣。瓜蒂味苦寒。內經曰濕氣在上。以苦吐之。寒濕之氣。留於胸中。以苦爲主。是以瓜蒂爲君。赤小豆味酸澀。內經曰酸苦湧泄爲陰。分湧膈實。必以酸爲佐。是以赤小豆爲臣。香豉味苦寒。苦以湧泄。寒以勝熱。去上膈之熱。必以苦寒爲輔。是以香豉爲使。酸苦相合。則胸中痰熱湧吐而出矣。其於亡血虛家。所以不可與者。以瓜蒂散爲峻劑。重亡津液之藥。亡血虛家。補養則可。更亡津液。必不可全。用藥君子。必講究焉。

瓜　蒂君一分熬黃　　赤小豆臣一分

右二味。各別擣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熟湯七合。煑作稀糜。去渣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大陷胸湯方

結胸由邪在胸中。處身之高分。邪結於是。宜若可汗。然所謂結者。若繫結之結。不能分解者也。諸陽受氣於胸中。邪氣與陽氣相結。不能分解。氣不通。壅於心下。爲鞕爲痛。是邪正因結於胸中。非虛煩膈實之所同。是須攻下之物可理。低者舉之。高者陷之。以平爲正。結胸爲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結胸。曰陷胸湯。甘遂味苦寒。苦性泄。寒勝熱。雖曰泄熱。而甘遂又若夫間之。遂直達之氣。陷胸破結。非直達者不能透。是以甘遂爲君。芒硝味鹹寒。內經曰。鹹味下泄爲陰。又曰。鹹以耎之。氣堅者。以鹹耎之。熱勝者。以寒消之。是以芒硝爲臣。大黃味苦寒。將軍也。蕩滌邪寇。除去不平。將軍之功也。陷胸滌熱。是以大黃爲使。利藥之中。此爲峻劑。傷寒錯惡。結胸爲甚。非此湯則不能通利之。劑大而數少。取其迅疾。分解結邪。此奇方之制也。黃帝鍼經曰。結雖大。猶可解也。在傷寒之結。又不能久。非陷胸湯。孰可解之矣。

甘遂 君一錢匕　芒硝 臣一升　大黃 使六兩去皮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半夏瀉心湯方

凡陷胸湯攻結也。瀉心湯攻痞也。氣結而不散。壅而不通爲結胸。陷胸湯爲直達之劑。塞而不通。否而不分爲痞。瀉心湯爲分解之劑。所以謂之瀉心者。謂瀉心下之邪也。痞與結胸。有高下焉。結胸者。邪結在胸中。故治結胸曰陷胸湯。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瀉心湯。黃連味苦寒。黃芩味苦寒。內經曰。苦先入心。以苦泄之。瀉心者。必以苦爲主。是以黃連爲君。黃芩爲臣。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味辛溫。乾薑味辛熱。內經曰。辛走氣。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爲助。故以半夏乾薑爲佐。以分陰而行陽也。甘草味甘平。大棗味甘溫。人參味甘溫。陰陽不交曰痞。上下不通爲滿。欲通上下。交陰陽。必和其中。所謂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補之。故用

人參甘草大棗爲使。以補脾而和中。中氣得和。上下得通。陰陽得位。水升火降。則痞消熱已。而大汗解矣。

黃連君一兩　黃芩臣三兩　半夏佐半升洗　乾薑佐三兩

人參使三兩　甘草使三兩炙　大棗使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茵陳蒿湯方

王硃曰。小熱之氣。凉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發黃者。熱之極也。非大寒之劑。則不能徹其熱。茵陳蒿味苦寒。酸苦湧泄爲陰。酸以湧之。苦以泄之。泄甚熱者。必以苦爲主。故以茵陳蒿爲君。心法南方火而主熱。梔子味苦寒。苦入心而寒勝熱。大熱之氣。必以苦寒之物勝之。故以梔子爲臣。大黃味苦寒。宜補必以酸。宜下必以苦。推除邪熱。必假將軍攻之。故以大黃爲使。苦寒相近。雖甚熱。大毒必祛除。分

泄前後。復得利而解矣。

茵陳蒿六兩君　梔子十四枚擘臣　大黃二兩去皮使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煑茵陳蒿。減六升。內二味。煑取三升。去滓分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則黃從小便去也。

白虎湯方

白虎西方金神也。應秋而歸肺。熱甚於內者。以寒下之。熱甚於外者。以涼解之。其有中外俱熱。內不得泄。外不得發者。非此湯則不能解之也。夏熱秋涼。暑暍之氣。得秋而止。秋之令曰處暑。是湯以白虎名之。謂能止熱也。知母味苦寒。內經曰。熱淫所勝。佐以苦甘。又曰。熱淫於內。以苦發之。欲徹表熱。必以苦爲主。故以知母爲君。石膏味甘微寒。熱則傷氣。寒以勝之。甘以緩之。熱勝其氣。必以甘寒爲助。是以石膏甘寒爲臣。甘草味甘平。粳米味甘平。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熱氣內蘊。消燥

津液。則脾氣燥。必以甘平之物緩其中。故以甘草粳米爲之使。是太陽中暍。得此湯則頓除之。卽熱見白虎而盡矣。立秋後不可服。以秋則陰氣平矣。白虎爲大寒劑。秋王之時。若不能食。服之而氣噦逆不能食。成虛羸者多矣。（春沂云立秋後至多矣四十二字疑後人所加）

知　母（君六兩）　石　膏（臣一斤碎）　甘　草（使二兩炙）　粳　米（使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煑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五苓散方

苓，令也。號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尅伐腎邪。專爲號令者。苓之功也。五苓之中。茯苓爲主。故曰五苓散。茯苓味甘平。猪苓味甘平。甘雖甘也。終歸甘淡。內經曰。淡味滲泄爲陽。利大便曰攻下。利小便曰滲泄。水飲內畜。須當滲泄之。必以甘淡爲主。是以茯苓爲君。猪苓爲臣。白朮味甘溫。脾惡濕。水飲內畜。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濕。必

以甘爲助。故以白朮爲佐。澤瀉味鹹寒。內經曰。鹹味下泄爲陰。泄飲導溺。必以鹹爲助。故以澤瀉爲使。桂味辛熱。腎惡燥。水畜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散濕潤燥。故以桂枝爲使。多飲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氣外泄。是以汗潤而解也。

茯苓 君十八銖　猪苓 臣十八銖去皮　白朮 佐十八銖　澤瀉 使一兩六銖

桂枝 使半兩去皮

右五味。擣爲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如法將息。

理中圓方

心肺在膈上爲陽。腎肝在膈下爲陰。此上下藏也。脾胃應土。處在中州。在五藏曰孤藏。屬三焦曰中焦。自三焦獨治在中。一有不調。此圓專治。故名曰理中圓。人參味甘溫。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緩中益脾。必以甘爲主。是以人參爲君。白

朮味甘溫。內經曰。脾惡濕。甘勝濕。溫中勝濕。必以甘爲助。是以白朮爲臣。甘草味甘平。內經曰。五味所入。甘先入脾。脾不足者。以甘補之。補中助脾。必先甘劑。是以甘草爲佐。乾薑味辛熱。喜溫而惡寒者胃也。胃寒則中焦不治。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散寒溫胃。必先辛劑。是以乾薑爲使。脾胃居中。病則邪氣上下左右無所不至。故又有諸加減焉。若臍下築者。腎氣動也。去白朮加桂。氣壅而不泄。則築然動。白朮味甘補氣。去白朮則氣易散。桂辛熱。腎氣動者。欲作奔豚也。必服辛味以散之。故加桂以散腎氣。經曰。以辛入腎。能泄奔豚氣故也。吐多者去白朮。加生薑。氣上逆者則吐多。朮甘而壅。非氣逆者之所宜也。千金方曰。嘔家多服生薑。此是嘔家聖藥。生薑辛散。是於吐多者加之。下多者還用朮。氣泄而不收。則下多。朮甘壅補。使正氣收而不泄也。或曰濕勝則濡泄。朮專除濕。是於下多者加之。悸者加茯苓。飲聚則悸。茯苓味甘。滲泄伏水。是所宜也。渴欲得水者加朮。津液不足則

渴。朮甘以補津液。腹中痛者加人參。虛則痛。本草曰。補可去弱。卽人參羊肉之屬是也。寒多者加乾薑。辛能散也。腹滿者去白朮。加附子。內經曰。甘者令人中滿。朮甘壅補。於腹滿者則去之。附子味辛熱。寒氣壅鬱腹爲之滿。以熱勝寒。以辛散滿。故加附子。內經曰。熱者寒之。寒者熱之。此之謂也。

人參君　白朮臣　甘草佐炙　乾薑使各三兩

右四味。擣篩蜜圓。如鷄子黃許大。以沸湯數合。和一圓。研碎溫服之。日三四。夜二服。

四逆湯方、

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溫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氣不足。陰寒加之。陽氣不相順接。是致手足不溫。而成四逆也。此湯申發陽氣。却散陰寒。溫經暖肌。是以四逆名之。甘草味甘平。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却陰扶陽。必以甘爲主。是以甘草爲君。

乾薑味辛熱。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逐寒正氣。必先辛熱。是以乾薑爲臣。附子味辛大熱。內經曰。辛以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暖肌溫經。必憑大熱。是以附子爲使。此奇制之大劑也。四逆屬少陰。少陰者腎也。腎肝位遠。非大劑則不能達。內經曰。遠而奇偶。制大其服。此之謂也。

甘草（君二兩） 乾薑（臣一兩半） 附子（使一枚生用去皮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真武湯方

真武北方水神也。而屬腎。用以治水焉。水氣在心下。外帶表而屬陽。必應發散。故治以真武湯。青龍湯主太陽病。真武湯主少陰病。少陰腎水也。此湯可以和之。真武之名得矣。茯苓味甘平。白朮味甘溫。脾惡溼。腹有水氣。則脾不治。脾欲緩。急食

甘以緩之。滲水緩脾。必以甘爲主。故以茯苓爲君。白朮爲臣。芍藥味酸微寒。生薑味辛溫。內經曰。濕淫所勝。佐以酸辛。除濕正氣。是用芍藥生薑酸辛爲佐也。附子味辛熱。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溫經散溫。是以附子爲使也。水氣內漬。至於散則所行不一。故有加減之方焉。若欬者加五味子細辛乾薑。欬者水寒射肺也。肺氣逆者。以酸收之。五味子酸而收也。肺惡寒。以辛潤之。細辛乾薑辛而潤也。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茯苓專滲泄者也。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酸之性泄。去芍藥以酸泄也。辛之性散。加乾薑以散寒也。嘔者去附子。加生薑。氣上逆則嘔。附子補氣。生薑散氣。兩不相損。氣則順矣。增損之功。非大智孰能貫之。

茯　苓三兩君　　白　朮二兩臣　　芍　藥三兩佐　　生　薑三兩佐切

附　子一枚炮去皮臍作八片使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建中湯方

內經曰。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位在上。腎處在下。左右上下。四藏居焉。脾者土也。應中央。處四藏之中。爲中州。治中焦。生育榮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榮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湯溫建中藏。是以建中名焉。膠飴味甘溫。甘草味甘平。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建脾者。必以甘爲主。故以膠飴爲君。甘草爲臣。桂辛熱。辛、散也。潤也。榮衛不足。潤而散之。芍藥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芍藥爲佐。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胃者衛之源。脾者榮之本。黃帝鍼經曰。榮出中焦。衛出上焦是矣。衛爲陽。不足者益之必以辛。榮爲陰。不足者補之必以甘。辛甘相合。脾胃健而榮衛通。是以薑棗爲使。或謂桂枝湯解表。而芍藥數少。建中湯溫裏。而芍藥數多。殊不知二者遠近之制。皮膚之邪爲近。則制小其服也。桂枝湯芍藥佐桂枝以發散。非與建中同體爾。心腹之邪爲遠。則制大其服也。建中

湯芍藥佐膠飴以建脾。非與桂枝同用爾。內經曰。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此之謂也。

膠　飴一升君　　甘　草二兩炙臣　　桂　枝三兩去皮佐　　芍　藥六兩佐

大　棗十二枚擘使　　生　薑三兩切使

右六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渣。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脾約圓方

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也。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致小便數而大便鞕。故曰其脾爲約。麻仁味甘平。杏仁味甘溫。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麻仁杏仁。潤物也。本草

曰。潤可去枯。脾胃乾燥。必以甘潤之物爲之主。是以麻仁爲君。杏仁爲臣。枳實味苦寒。厚朴味苦溫。潤燥者必以甘。甘以潤之。破結者必以苦。苦以泄之。枳實厚朴爲佐。以散脾之結約。芍藥味酸微寒。大黃味苦寒。酸苦湧泄爲陰。芍藥大黃爲使。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液還入胃中。則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

麻子仁（君一兩）　杏仁（臣一升去皮尖熬別作脂）　枳實（佐半斤炙）

厚朴（佐一尺炙去皮）　大黃（使一斤去皮）　芍藥（使半斤）

右六味。蜜和圓。梧桐子大。飲服十圓。日三服。漸加。以知爲度。

抵當湯方

人之所有者。氣與血也。氣爲陽。氣流而不行者。則易散。以陽病易治故也。血爲陰。血畜而不行者。則難散。以陰病難治故也。血畜於下。非大毒峻劑。則不能抵當其甚邪。故治畜血曰抵當湯。水蛭味鹹苦微寒。內經曰。鹹勝血。血畜於下。勝血者。必

以鹹爲主。故以水蛭爲君。虻蟲味苦微寒。苦走血。血結不行。破血者必以苦爲助。是以虻蟲爲臣。桃仁味苦甘平。肝者血之源。血聚則肝氣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散血緩急。是以桃仁爲佐。大黃味苦寒。濕氣在下。以苦泄之。血亦濕類也。蕩血逐熱。是以大黃爲使。四物相合。而方劑成。病與藥對。藥與病宜。雖苛毒重疾。必獲全濟之功矣。

水蛭（君三十個炙熬）　虻蟲（臣三十個去翅足熬）　桃仁（佐三十個去皮熬）

大黃（使三兩去皮酒洗）

右四味。剉如麻豆大。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未利再服。

傷寒明理論終

〔清〕張倬 著述

傷寒兼證析義

中國醫學大成

傷寒兼證析義提要

清、張倬撰。倬字飛疇。吳江人。張登弟也。是書專論傷寒而兼雜病者。分中風、虛勞、中滿腫脹、噎膈反胃內傷宿食、咳嗽咽乾閉塞、頭風、心腹痛、亡血多汗、積聚動氣、疝氣淋濁瀉痢、胎產。凡十七種。設爲問答。極易明白。案傷寒論所謂合病併病。常觀六經兼證。而不及雜病。醫家亦多不明兼證。往往於臨證之際。顧此失彼。爲害甚大。此書能一一剖析。使治疫者。不拘於一格。有功於傷寒不少。末附十二經、八脈、運氣、方宜等說。極爲美備。惟其所用方藥稍僻。然亦不足爲本書病也。

傷寒兼證析義目錄

中風兼傷寒論……一
虛勞兼傷寒論……五
中滿脹兼傷寒論……一〇
噎膈反胃兼傷寒論……一二
內傷兼傷寒論……一四
宿食兼傷寒論……一六
素患欬家兼傷風寒論……一九
宿病咽乾閉塞兼傷寒論……二三
頭風兼傷寒論……二五
心腹諸痛兼傷寒論……二八
亡血家兼傷寒論……三一
多汗家兼傷寒論……三五

積聚動氣兼傷寒論……三七
疝證兼傷寒論……三九
淋濁兼傷寒論……四〇
瀉痢兼傷寒論……四二
胎產兼傷寒論……四五
經脈……四八
奇經……五六
運氣……六〇
方宜……六七

傷寒兼證析義

長洲　張倬飛疇　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　圈點

中風兼傷寒論

晨窗雪霽。光射四壁。張倬被褐方起。誦雪嶠熟煑春風劈爛椽之句。客有量屐過我。而進苦雪篇者。中有凍餒相繼倒一語。憮然慨之。因呼從事爐頭。相與平章風雅。杯斝內論及醫道之難。而傷寒爲最難。傷寒而挾雜病者尤難。是以亙古絕無兼該之例。後世不能兼善其術也。余曰。安有滔滔江漢。不通潮汐者乎。苟能純一其道。則圓機在我。活法隨人。何慮兼證之不克哉。客舉手稱善。請析中風兼傷寒義始。

問、中風經絡兼傷寒。

曰、傷寒邪從外入。中風風從內召。雖同具汗下和解之法。而虛實之機。微有不

同。傷寒悉從外邪起見。故必分營衛經絡。一毫不可混淆。中風外內合邪。故攻表必兼養正。如小續命中芎、歸、參、附之類。卽兼傷寒者。亦當顧慮正氣爲主。若率意攻表。則營熱轉甚。在裏之津液。勢必隨表藥外泄。而爲燥癢枯竭之證矣。

問、中血脈。

曰、中血脈。卽傷寒之半表裏證。傷寒邪未深入。但須和解。中風陰血先耗。故必養血。兼除風熱。所謂血行風自滅是也。在於傷寒者。和解藥中稍加調血之味。以滋血燥。不得任用滋陰涼血藥。

問、中府兼傷寒。

曰、中府多見閉證。與傷寒之裏實脹閉不殊。傷寒邪熱入腑。灼爍陰津。故用承氣以泄其熱。不得雜一味表藥。恐引熱勢上蒸也。中風是裏熱生風。木邪乘上。故攻裏必兼祛風熱。如三化湯中用羌活之義。閉證而見痰鳴喘嗽。面赤口張。爲正氣暴絕。此必不治。

問、中藏兼傷寒。

曰、中藏多見脫證。與直中陰經之自利無異。古法用三生飲治脾肺之中。地黃

飲子治腎肝之中。侯氏黑散治心與包絡之中。然用以治藏虛受邪之證。誠爲聖藥。若卒中昏迷。手撒遺尿。真陰失守之脫證。雖有合劑。不能復起。況兼傷於寒者乎。

問、類中兼傷寒。

曰、類中大綱有三。曰氣衰。曰火暴。曰痰逆。總皆陽虛。邪害空竅所致。河間之地黃飲子。爲下虛上盛。陰火暴逆而設。東垣之三生飲。爲脾肺氣衰。痰積於中而設。丹溪之星香二陳。爲形盛氣阻痰盛於外而設。在兼傷寒者。三法俱不可效。惟和營衛中。隨證加養氣導火豁痰藥。斯爲兼得之法。

問、中風本有六經形證。與兼感客邪何異。

曰、中風六經形證。是指口眼歪斜。肢體麻瘖等症而言。與傷寒六經見症不同。然亦間有惡寒發熱之候。但中風雖有惡寒。必常時凜凜。或經日不止。不似外感之驟然惡寒發熱如燔也。中風雖有火炎痰濕頭痛。必時甚時減。或晝甚。或夜甚。不似外感之頓然發熱大痛。晝夜不分也。中風雖有肢體煩疼。必麻痺不仁。或久臥床褥所致。不似外感之忽然壯熱無汗。骨節煩疼也。中風雖有表虛

自汗。必時常濈濈。不似外感之驀然發熱頭痛自汗也。中風雖有往來寒熱。必常常若此。不似外感之發熱頭痛三四日而轉入少陽也。中風雖有大便枯約。必平昔至圊艱難。不似外感之大熱數日。熱邪入裏而燥結不通也。中風雖有小水短澀。必向來不利。或見頻數。不似外感之熱結膀胱。煩渴引飲。小腹脹閉也。以此審辨。則中風之本證兼證。可了然心目矣。

問、有年少體肥之人。平素左半身無汗。脅下一片常冷。數日前索逋下鄉。是日天氣暴寒。舟中食飯一箸。隨食隨冷。便覺凜凜畏寒。登岸失足顛仆。扶挾解帶而寢。是夜即發熱頭痛。喘鳴胸滿。遍體煩疼。腰脊左脅尤甚。左半身不能轉側。仍冷不熱。手足亦微冷。第三日扶病而歸。其脈左手弦細。右手遲滑。絕不似外感之候。因見脈弦脅痛。與小柴胡二服不應。又似半肢風廢。與小續命亦不應。檢方書中半身無汗。例當二陳、四物合用。按法治之亦無效。今舌上有微薄胎。而左畔白滑。右畔微黃。得病後大便已去二次。去亦無多。小便略見黃澀。究竟此屬何症。當與何藥。

曰、此人素有寒飲。結聚脅下。更兼內外感寒。加以驚仆痰逆。則發熱喘鳴。頭痛

胸滿身疼。勢所必至。其右半經脈貫通處受邪。則從陽而化爲熱。左半寒飲積結之界。平時尙且無汗。縱有寒邪湊泊。亦必從陰而釀寒。陽氣不到之所。自然重著難移。陽氣不行於脈。自然弦細搏指。至於右脈遲滑。手足微寒。皆緣脾氣向衰。熱勢不盛。所以舌胎不能乾燥。大便不能結鞕。其小便黃濇一證。雖因肺胃氣化不行。亦見下焦眞陽未艾。斯人向後必夭。目今尙可挽回。當與五積散晝夜三進。總藉辛溫解散之力。可以內消寒滯。中溫血脈。外逐表邪。一舉而有三得。其外可用白芥子、川烏、薑滓。炙熱包熨之。俟表邪分解。裏氣調和。然後用六君子。加辛、附、薑桂之屬。徐溫中氣可也。

虛勞兼傷寒論

問、虛勞之人。兼感風寒者。何以知之。

曰、必先明受病之三綱。見證之五常。然後參詳脈證以辨客邪。三綱者。房勞傷。思鬱傷。醫藥傷。五常者。骨蒸。欬嗽。吐血。泄瀉。男子失精。女子不月。此皆本病之常。他症雖繁。莫如此五者爲甚。如平時骨蒸勞熱。時重時輕。火炎則面熱頰赤。

兩角隱隱掣痛。忽然壯熱頭疼。不分晝夜。是感客邪也。平時欬嗽聲怯。痰涎不應。忽然鼻塞聲重。涕唾稠粘。是感客邪也。平時關尺脈弦。忽然人迎浮盛。是感客邪也。醫不達此。每認本病變重。日與調補。助邪深入。傷殘之餘。立刻告竭。究竟不知其爲風寒。而反歸咎於飲食居處。不亦寃乎。

問、房勞傷者。先見何症。兼客邪者。當用何藥。

曰、房勞傷者。作強太過。而傷其先天也。世俗謂之陰虛。而實兼傷陰中陽氣。故敗先天。若云腎水受傷致病。則有質之精。依然後天水穀所化。安得謂之先天乎。惟素禀虛寒。陽氣不振。恣餌金石。熱毒入於腎藏。傷耗真陰者。乃爲陰虛。其症皆從下而上。由腎肝而至於脾。或先失血。或見遺精。次見欬嗽骨蒸等症。真陽虧者。乏氣少食。後見泄瀉而危。真陰虧者。強中熱中。必發癰腫而斃。故治本病之陽虛。八味、腎氣、異功、保元等藥。兼外感者。黄耆、建中。本病之陰虛。六味、都氣、補陰、虎潛之類。有藥毒者。滋腎丸洗滌之。兼客邪者。小建中加丹皮。先吐血者。爲營血受傷。黄耆建中加當歸。先遺精者。爲封藏不固。桂枝加龍骨牡蠣湯。雖有外邪。無踰上法。但須參邪之盛衰。從少從多。以爲活法可也。

問、思鬱所傷。較斲喪所致者。孰重孰輕。症治與房勞何異。

曰、斲喪是精氣受傷。所用填補之劑。思鬱是神氣受困。七情之火交煎。真陰不久告匱。豈藥石之所能療哉惟早適其志爲第一義。此病起於腎關乎心。而迫肺傷肝及脾。再交水火。謂之七傳。初起骨蒸乾咳。繼則亡血失精。女子不月。至死而面色不衰。以其陰火蒸騰津液於上。所以肢體日削。神采愈鮮。不似房勞之精氣先傷。而形神枯索也。在初趁真陰未耗時。急宜調治。如地黃丸、逍遙散、歸脾湯之類。若經閉不行。而氣體尚強。可用玉燭散疏滌其熱。次以金匱下瘀血湯作丸。歸脾湯下之。倒經血溢於上者亦然。男子失血遺精。都氣丸加鰾膠。與四烏鰂骨一藘茹丸間服。有外感者。通宜小建中加大劑牡丹皮。服後熱不除。合當歸補血湯自止。若誤與薑、黃、升、柴等藥。多致昏熱痞悶。變害不測。慎之慎之。

問、醫藥傷者。傷在何經。治用何藥。更加傷寒。尚可挽回否。

曰、此皆表邪發散不清。病留肺絡。而致欬嗽連綿。醫者不察。誤認陰虛肺熱。而與寒涼清肺。降火滋陰。其邪從皮毛入肺而及心胃。爲從上而下。亦有因寒涼

傷胃。胃輸寒氣於肺。咸必先嗽而後寒熱也。復有風熱認作風寒。誤投辛散而傷少陰之經者。必先欬唾膿血而後泄利。又有汗下太過。失於調養而成。此則營衛受傷。必先微寒數熱而後欬嗽。如此皆能致虛。若於本門求治。百不一效。惟用傷寒搜滌之法。庶或可圖。但得形氣未衰。脈證相符。縱加客證。亦有成法。如邪留肺絡。而喘欬不休。脈見浮緊浮數者。大小青龍、射干、麻黃選用。喘咳有血者。和劑款冬花散之類。服二三劑而見鼻塞聲重。有似傷風之狀者。此邪從上泄也。即當以保元、異功。少加細辛。調和中氣。兼六味丸加桂枝滋其下元。若服二三劑不應。反加喘欬。脈疾或腹痛聲啞者難已。如寒涼傷胃而欬。畏寒少食。氣口脈見緊細沉弦。大劑桂枝人參湯服四五劑而見下血。或有積沫。小腹微痛。喜得溫按者。邪從下泄也。小劑理中湯和之。七日不止者難治。風熱誤用辛溫者。麻黃升麻湯、萎蕤湯、消風散。隨輕重而施。以上等法。皆是因風寒久伏。故與兼客邪者同治。惟汗下太過者。當助正氣。如十全大補、大建中、人參養營酌用。倘邪乘虛入而見表證。新加湯、桂枝加附子湯、柴胡桂枝湯。諒寒熱施治可也。

問、虛勞之因不同。而所見之症則一。其故何也。

曰、致病之因雖異。其所受病者不過陰陽血氣而已。故凡治療。必察陰陽。如骨蒸勞熱之晡發夜盛。善渴易飢者。陰虛也。晝日煩熱。至夜稍安者。陽虛也。咳嗽咽乾。咳甚略有粘痰者。陰虛也。嗽多清痰。嗽甚則嘔吐者。陽虛也。吐血紫赤。濃厚光澤。或有結塊星縷者。陰虛也。血色晦淡無光。吐久不凝。或雖有瘀結。多帶痰水者。陽虛也。泄瀉臭穢。身熱煩渴。或兼膿血者。陰虛也。瀉下純清水。或白沫者。陽虛也。失精。夢寐不寧。二便引急。陰虛也。陰頭寒而精出不知。或溺後常有滑精者。陽虛也。經閉發熱欬嗽。五心煩熱者。陰虛也。小腹引痛而背微惡寒者。陰氣有餘。循經而乘陽位。必有乾血。若經雖不行。但少食倦怠。腰腹不痛者。陽虛也。陽虛則氣衰不能生血。經雖不通。必無結血。此病機之最要者。勿以其繁而忽諸。大都陰虛則熱。陽虛則寒。陰陽俱虛則寒熱之證錯雜而見。又當審其偏勝而爲處方。設不知此。日以不寒不熱之劑投之。則偏者愈偏。勝者愈勝。永無均適之期矣。故智者臨病。務在調其所偏。察其所變。診察之際。其脈忽然鼓大。證異平時。便當推原飲食起居。以辨有無客邪之應。又有忽然惡寒發熱。脈

無常候。乃陰陽倚伏。亢極反害之大虛證。豈可亦認風寒而與開泄。不旋踵而告變矣。歷觀此證。但陽虛可服參耆者。十全五六。陰虛不服參耆者。十難救一。若年在三旬向外者。其人質幹日固。尚可斡旋。如在二十上下。非特筋骨柔脆。抑且情性難制。縱極力圖治。終難克效。

中滿腫脹兼傷寒論

問、脹滿兼傷寒。當與何藥。
曰、先察其脹之屬寒屬熱。詳其邪之在表在裏。方可議藥。
問．諸脹腹大。皆屬於熱。恐無屬寒之理。
曰、曷觀罐中之水。冰則脹。脹甚則裂。豈非寒極脹閉之一驗乎。
問、脹滿之寒熱。何以為辨。
曰、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水液渾濁。皆屬於熱。然亦有本寒標熱。而大便不實。小便赤濇者。大抵中滿當辨痰飲食積水腫當辨陽水陰水。鼓脹當辨氣血蟲積。此為大綱。

問、腫脹之表證。寒者何治。熱者何治。

曰、中滿腫脹之人。痰濕素盛。中氣先傷。更加傷寒。未有不先犯胸膈。而爲煩擾不寧。喘脹嘔逆之患。外證雖有頭疼發熱。人迎未必緊盛。然往往有氣口反大於人迎者。倘醫者不加辨察。只認本病變重而與清熱利水。恣邪深入。輾轉誤藥。不死不已。邪在表時。切不可動其痼疾。亦不可恣用表藥。惟當和其營衛爲主。如寒脹用桂枝加附子湯、五積散。熱脹用桂枝加厚朴杏子仁湯、芎蘇散之類。咽乾煩熱者。膀胱津氣大虧。愼不可用利水藥。惟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加葱白最當。若溺閉小腹鞕滿者。合用春澤湯以五苓開結導水。四君滋其化源。此瀉中寓補之義也。

問、見半表裏證何治。

曰、此病本在裏。邪復向裏。如大小柴胡之類。皆無妨礙。

問、見裏證何治。

曰、宿病雖有虛實寒熱之不同。若更加外邪乘機內入。雖正氣本虛。亦當微導。以泄其熱。或通幽門。或疏水道。隨其攸利。若以其虛而禁攻。則邪氣流連。漫無

解期矣。至於真元虛憊者。神丹不可復起也。

問、中滿水腫鼓脹。兼傷寒者。治各有異否。

曰、三者皆屬裏證。咸禁升發。而中滿者汗劑中宜加痰氣之藥。則不至於逆滿。水腫則可用開鬼門之法。惟極虛陰水。與陰本陽標者戒汗。若鼓脹則大忌發汗。當理中兼調營衞。多有浹然汗出而解者。若用補劑。則熱轉劇。脹轉甚。必無得汗之理。至其傳裏。當各隨本病之氣血痰水。兼以養正藥治之。慎勿以其虛而驟進壅補。亦不可因其脹而擅用峻攻。此治虛中實邪之大法也。

噎膈反胃兼傷寒論

問、噎膈反胃。異名同類。倘復爲客邪所傷。其治亦彷彿否。

曰、噎者。食即帶痰而出。有時屈曲而下。膈者。膈塞閉絕。上下不通。反胃者。飲食如常。後必傾囊而出。三證雖各有辨。而致病之由。總不離乎鬱結。故其治亦不甚相遠。潔古以上焦吐者從乎氣。言食則暴吐。心下嘈雜。皆痰飲鬱火所致。中焦吐者從乎積。每吐則膈間隱隱刺痛。必有死血。好飲熱酒人每多犯此。若默

默如癡者爲蟲積。靈樞所謂蟲爲下膈是也。下焦吐者從乎寒。食久不消。經曰必吐。乃火衰不能生土。土不制水之候。王太僕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觀噎膈反胃。證雖不一。其可治不可治。可一言而知。在老人中氣久衰。血液枯槁。更加鬱結。而成真膈者。即不兼傷寒。百不一療。惟血氣未衰之人。因痰飲死血搏結爲患者。縱加表證。尙可圖治。其症雖發熱頭疼而足必冷。傷於寒。則鼻燥身疼而脈微緊。中於風。則鼻鳴乾嘔而脈微數。以中氣久衰。不能鼓搏其脈。熱勢亦不能盛。與鼓脹之中蘊濕熱者不同。是以辨治尤難。治此者。雖當散邪爲急。然必先安中氣。如甘草乾薑湯。加桂枝、薑、棗之類。切不可雜一味耗氣破血攻伐宿病之藥。若胃虛而逆。大半夏湯、藿香安胃散。皆以人參助胃氣。行藥力也。胃中痰濕上逆。腸鳴膈痞者。半夏瀉心湯。以乾薑、黃連和其寒熱。則不致於扞格也。反胃嘔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以澤瀉湯引桂枝、乾薑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於五經也。若腎虛水逆而嘔。金匱腎氣丸。減半地黃。倍用桂枝。兼散邪以收攝之。熱吐酸水噦逆。橘皮竹茹湯。下佐金丸。如見裏證。不妨用下奪之法。使氣下而不上。正與本病相合。如半夏生薑大黃湯、人

參利膈丸。皆可應用。但胃中寒冷者。又爲切戒。故仲景有客裏不能消穀。胃中寒冷則吐之論。當效理中加枳實加附子等法治之。

內傷兼傷寒論

問、勞力感寒。與傷寒證治何異。

曰、勞力是內傷其氣。氣傷者補之。傷寒是外傷其形。形傷者瀉之。此形氣俱傷。內虛外實。有攻補兩難之勢。復有兼停宿食者。尤爲扼腕。設醫者素無成見於胸中。必致發汗以傷其表。則外熱轉盛。消尅以傷其裏。則痞脹益甚。輾轉戕伐。計無所施。惟有極力攻下而已。深可慨也。夫內傷一證。因勞動太過。陽氣亢極。而化爲火。火氣內盛。陰氣先虧。陽愈盛而陰愈衰。乃致清氣不升。濁氣不降。陰陽交錯。穀氣少進。胸中之陽。既不能內守。勢必上逆外擾。而爲身熱頭痛。有似乎傷寒之證。而實非外感之邪。內經所謂陰虛生內熱。陽盛則外熱是也。後世惟東垣深得其旨。因立補中益氣湯。以升舉清陽。補益中氣。則濁陰不降而降矣。此方雖專爲內傷脾胃而設。然邪乘虛入。非兼補則必不解。卽於此湯稍加

表藥。熱服取汗最捷。兼停宿食者。桂枝人參湯。若傷寒重而內傷輕。黃耆建中湯。至若始爲熱中。當確遵東垣補中益氣之法。未傳寒中。則又不能出仲景理中湯之範圍也。

問、仲景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發渴。夫脈弱則無熱邪。何故發渴。又何以知其爲傷寒。

曰、傷寒一科。原以證爲主。脈參之。此因勞形作力。而感寒發熱。故以形作寒傷目之。今世所謂勞力感寒者是也。夫傷寒之脈。法當弦緊。今因勞力傷其津氣。氣傷不能鼓運其脈。所以反弱。津耗不能上蒸於咽。所以作渴。雖非熱邪灼爍使然。而津液受傷則一也。按切脈之道。古人原合望聞問三法而言。今之病家不達此理。深居幃幄。惟以切脈試醫。醫者又恥於詳問。每多忽略。設遇此證此脈。得無誤治之失乎。況人所稟之脈。與面目性情不殊。有偏大偏小。純陰純陽。反關四出。種種異狀。皆生成本脈。豈可悉歸之於病候耶。客云。向謂醫道之難。莫甚於脈。今聞是言。則知診法。又不在七表八裏。而在活法推詳。幾幾乎難言之矣。余曰。醫無難。察脈難。辨證難。用方難。夫察脈雖難於活法。而實無外乎規

矩。不過原其人之清濁貴賤。形志苦樂。與脈候之符與不符。便可推測病情之逆順。譬諸塾師講學。得其旨者。自然不違於理。用方如儒者作文。人一其旨。能有幾人合局。辨證如釋氏參禪。未悟已前。舉止障外。既徹已後。觸處靈通。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然後方可自信而為人司命也。

宿食兼傷寒論

問、傷寒何以見有宿食。

曰、傷寒而見胸前大熱。額顱脹。胸腹滿。按之痛。或嘔逆。或泄利。或腹痛。皆是停飲之候。若右關脈見遲滑。為宿食傷胃。濇伏為脾陰受傷。數盛為食積發熱。往往有脈見促結。症見足冷。乃宿食妨礙經脈流行之道而然。不可遂認為代脈陰證。大抵傷寒有發熱頭疼。雖見脈沉足冷。陽道痿縮。皆是陽證夾陰。合用溫中兼消導之劑。宿食一通。胃氣敷布。又當從陽證例治也。若誤認陰證而與四逆。則熱勢轉亢。真陰立槁。多至亡血躁亂而死。誤作實治。而與承氣。則真陰下脫。虛陽上逆。多致喘脹開泄而死。近有一醫。治尤德昭霍亂四逆。煩渴脈伏。誤

與溫中藥。遂呃逆發斑。屢更四醫。雜治罔效。第七日。求救於余。余曰。六脈洪滑而促。呃聲頻併。斑色掀赤。舌本紫腫。證脈俱陽。始先所見厥利脈伏。皆宿食阻塞於中。脾氣遏絕之候。腸中之垢雖下。胃中之實未除。與涼膈散去硝。加犀角、黃連。一服斑退呃止而愈。復有少年患夾食傷寒。足冷面戴陽。醫用發汗藥。致動陰血。而見四逆。嘔泄無度。他醫用枳實、理中。夜半陽回足煖。前醫復用消導收功。極詆參朮爲非。病家反以爲然。詎知此證之生。皆假溫中之力耳。一同道之室。傷寒夾食。自用疏表消導。四五日後。邪熱入裏。而煩渴引飲。水道黃赤。用五苓散一服。遂致水逆不入。小便涓滴不通。心中懊憹不安。下問於余。令用大劑五苓散。隨吐隨灌。繼用梔子豉湯。灌吐稠痰水飲數升。二便隨下。午夜即得寧寢而安。彼謂與自用之藥。未嘗有異。藥力未到。不得收功。安知其爲先前誤用五苓。引邪犯本。改仍用五苓灌吐。領之外泄。其先後進退之機。難爲世俗言也。

問、傷寒食。何者宜消。何者當下。

曰、其法先徹外邪。繼除裏實。在胃則宜消。在腸則當下。若不分經府。內外并治。

必致引邪內犯。故有外證未除。不可攻裏之戒。然人之所稟。不無偏勝。所食亦有寒熱。不可一途而取。如胃中痰濕素盛。必兼理氣豁痰。胃虛不能蘊熱。必兼溫中消導。有寒食伏久而化熱者。當兼清食積之火。有過用消剋傷胃者。當溫養中氣。以資健運之功。若夫下證之緩急。豈特三陽明三承氣而已。如虛寒壞病。非借人參之力。則攻之不應。寒積固結。非藉附子行經。則下之不解。濕熱脹閉。前後不通。下證最急。非用木香、苓、半。開發痰氣。則推之愈逆。大約水道不通。腸鳴腹滿之證。必無燥結。大黃必須薑製。芒硝斷不可施。與夏秋腸澼同法。故有一下即安者。有下後腸空。胃中之實得下。而復結者。即製劑之大小。亦當師以成法。如大承氣以蕩實熱。大黃不妨即用兩許。雙解散分解內外蘊熱。和雜藥不過二錢。必續續而進。漸取開結之功。枳實梔子豉湯治食復。所加大黃。不過博棋子大五六。故臨證處方之際。苟非講明有素。必難合轍也。

問、傷寒停食證治。四時有異否。

曰、非但四時證治有異。病名轉變。各各不同。而水火方隅。亦是不一。如西北土地高厚。風寒凜烈。患傷寒者。非特冬時。春夏恆多有之。嘗有北人在南。感寒二

三日。尙惡寒不止。直待服表藥後。方發熱脈浮者。若嶺南炎方瀕海。冬月不寒。陽氣常泄。四時多患瘴癘。總無傷寒之病。在大江已南。水土卑弱。寒燠不時。傷寒與冬溫。常間雜而發。舉世不察。概與辛溫發汗。致變風溫而死者多矣。亦有邪伏經中。至春夏而發爲溫病熱病者。至於春夏非時暴寒之證。與傷寒迥殊。冬月寒水司令。其邪雖必從太陽而入。實由陽維而斜次三陽。陰維而斜次三陰。蓋邪氣滿溢。必注溝渠。所以不從十二經而隨入脈也。其有宿食者。則必併諸陽明。以其經上貫額顱。是以必脹。即府實熱蒸頭痛亦然。若夫春時感冒。則司令已屬風木。必先少陽受邪。少陽在中。陽明太陽在外。受則三經俱受。故治感冒之藥。皆不分經絡。如芎蘇、神朮、正氣之類。爲停食感冒之的方。春時陽氣方升。致汗頗易。與蟄藏之令。自是不同。夏月津本外泄。表氣先虛。雖或觸冒風露。消暑藥中。略兼透表即解。若恣用風藥。不無鼓動痰濕之虞。如更加停食。必致喘脹逆滿矣。大抵停食感寒。無論何時何證。但氣口脈顯滑盛。而手足溫和者。皆爲易治。若脈見短濇。而四肢易冷者。必難克效。此爲總訣。

素患欬家兼傷風寒論

問、雜病以欬嗽爲重。傷寒以欬嗽爲輕。請明其故。

曰、雜病之繁冗難明者。莫如欬嗽。究其源。不過胃氣不清。陰火上乘。二者而已。內經雖分五藏六府諸欬。而所重尤在聚於胃關於肺六字。此內因之大綱也。外感之欬嗽。有風從皮毛而入於肺者。有寒從背俞而入於肺者。有素患欬嗽。復加風寒。及形寒飲冷所致者。外感乃暴傷經絡之邪。一表卽消。故爲輕。雜病積久而發。且有寒熱虛實新久之不同。卽善察病機者。急難獲效。故爲重。若夫外內合邪。邪正交互。藏府糾結之證。斷非見病醫病者之可以克任也。

問、胃氣不清之欬。其病在胃。客邪所傷在經。治當從府乎。從經乎。

曰、胃爲藏府之總司。肺爲諸欬之門戶。不但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卽諸府之氣。靡不本之於胃。故凡藏府諸欬。咸聚於胃。而關於肺也。所謂胃氣不清者。言水穀之氣。不能如霧。上濡於肺。而轉溉諸藏。勢必留積於胃。隨熱氣而化爲痰。隨寒氣而化爲飲。胃中既爲痰飲所滯。則肺之氣亦必不清。而爲諸欬之患矣。其有六淫外感之邪者。又必兼經而治。如肺胃素有寒熱痰飲諸嗽。皆用上焦陽分之藥。則與風寒無礙。但虛嗽久嗽之兼風寒者。則難於補斂。稍費周旋

耳。外感諸欬中。惟風熱風燥二症。世所難明。如冬時先傷非節之煖。復加風寒外遏。而致欬嗽。痰結咽腫。身重自汗脈浮者。風熱也。治此者。當辛潤以解其邪。如萎蕤湯之類。切勿誤與辛熱發汗。致變風溫溫毒。自利發斑。種種危殆。至於風燥一證。辨治尤難。蓋燥爲秋氣。令不獨行。必假風寒之威。而令乃振。欬乃發也。然考之於經。則不曰秋傷於燥。而言秋傷於濕何也。夫秋令本燥。以長夏濕土鬱蒸之餘氣。漸漬身中。隨秋令收斂而伏於肺胃之間。直待秋深燥令大行。與濕不能相容。至冬而爲欬嗽也。此證有肺燥胃濕兩難分解之勢。古方中惟千金麥門冬湯、千金五味子湯二方。獨得其祕。不知者以爲斂散不分。燥潤雜出。則又置而不用。總未達分解風燥之義耳。喻嘉言先生不明濕氣內伏。燥令外傷之意。直云內經獨遺長夏傷於濕句。致令秋傷於燥。誤爲傷濕。殊失內經精微之奧矣。

問、陰虛欬逆之人。龍火易於炎上。若更感風寒。而用升散之藥。則虛火愈炎。爲之奈何。

曰、胃氣不清之痰。其證類繁多。若陰虛火炎之乾欬。惟有房勞傷精。思鬱傷脾

兩途。審係精傷。則宜補精。神傷則當養神。一定法也。有客邪加臨。而見表證。頻與小劑桂枝湯。和其營衞。然必倍芍藥以護陰。增膠飴以潤燥。使中氣有權。則陰火不致於上炎。以共襄建中之功。况芍藥得桂。無酸寒收斂之虞。桂得芍藥。無妄動陰血之患。如氣虛畏寒。手足寒者。則加黃耆。血虛煩熱。手心熱者。則加牡丹皮。實陰虛感寒之神丹。卽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亦不出是湯也。至若夏秋陰虛感冒。莫如葱白香豉湯最宜。兼可以救溫病熱病時行疫癘之陰虛者。家大人嘗言。崇禎辛巳。歲飢民困。江南疫癘大行。凡服發表攻裏之藥者皆死。惟用敗毒散、補中益氣湯。多有得生者。馮長年孝廉。素患陰虛欬嗽。而犯時氣。遂用葱白香豉湯。加人中黃、童便。三日而安。又一地師。宿有血證。亦感是氣。卽是前湯更加犀角、丹皮。服後大便下血而愈也。皆時氣中之變證也。近王公峻。先生。治一孕婦。風熱欬嗽。已經發散。後胎上逼心上氣倚息。欬則遺尿。用紫蘇飲。去芎藭、腹皮。加萎蕤、白薇。三劑而胎始寧。家昆誕先治一少年陰虛而傷秋燥。常時火炎乾欬。五心煩熱。妄夢失精。小水時白時黃。杪秋忽大欬嗽。坐閒徧地清痰。周身凜凜畏寒。肌表微微發熱。欬甚則嘔。嘔則鼻衄如注。大便結燥。

小水如淋。先用異功散。去朮加山藥。次與六味丸。加麥冬、五味。半月而嗽方止。歷推諸驗。未有不重在本病者。大抵火炎乾欬。悉是陰虛。古人雖有腎肝同治之論。然細格病情。多屬腎水枯竭。肝藏多火之證。所以只宜壯水制陽。若導火之法。斷斷不可輕試也。

問、形寒飲冷所傷。與停食感冒何異。

曰、停食感冒。是三陽經受病。食雖停而未嘗固結。胃府未必受傷。故但於解表之中。略兼運痰理氣。其食自消。此形受寒氣。胃傷冷食。內外併傷。乃致移寒於肺而爲欬。隣國尙然爲釁。同氣連枝之脾。能無寒中之患乎。此一經一府二藏同時受病。非桂枝人參湯、枳實理中湯、四逆加人參湯等。不能圖治。豈停食感冒之可與比例哉。

宿病咽乾閉塞兼傷寒論

問、人有素患咽中閉塞者。復傷於寒。則汗下俱禁。有平時咽喉乾燥。而患傷寒。則但禁汗。而不禁下何也。

曰、乾燥與閉塞。二者輕重懸殊。素常咽中閉塞。是腎藏精血空虛。生陽之氣。不能隨經上循喉嚨。所以汗之則血隨虛陽上脫。而厥冷踡臥。下之則氣隨真陰下脫。而下痢身疼水漿不下也。平昔但乾燥而不閉塞。乃胃中津液不充。所以不宜發汗。設不知此而與汗劑。重傷津液。不待經傳入府。而爲燥結之患矣。故善治者。一見裏證。卽當微下以泄其熱。若待結定而下。則與延寇入室何異哉。

問、虛人不宜發汗者。並用建中以和之。如胃燥而用膠飴之潤。愚所易知。若夫腎虛而用建中。反實土以勝水。能無愈傷其陰之慮乎。

曰、方所謂建中者。原在建立中土而堤腎水。方中全賴以芍藥內護其陰。使虛陽無泛上之虞。則桂枝輩得以建辛甘發散之功。更加膠飴以滋中氣之燥熱。而助其作汗。豈香燥助脾而有傷犯腎水之慮乎。

問、咽中閉塞之見裏證。當用何藥。咽喉乾燥之見裏證。當用何藥。

曰、仲景猪膚湯。治咽中閉塞之裏證。神驗。外編用童子小便調生白蜜。加猪膽汁。隔湯溫服。面戴陽者。去蜜。和葱湯亦佳。咽喉乾燥者。用蜜煎導。熱甚用猪膽汁導。臍腹按之痛。用小承氣急下。以救胃中之津液。所以仲景但禁汗而不禁

下也。

問、咽喉痛。非有大熱。卽爲大寒。寒者何以致痛。請明其故。

曰、熱則大氣鬱蒸。血液燔灼。寒則經絡閉塞。陽氣不通。皆能致痛。其證雖繁。大約不出胃熱、陰火、寒犯少陰三種。如痛而喉舌赤腫。痰氣壅盛。身熱煩悶。前後不通。渴欲飲水。其脈實大有力。或沉伏而滑。皆胃中痰濕。挾心包之火爲患。此爲實邪。或涌或泄或砭。皆能取效。如咽喉雖赤。而不甚腫。面上時有拂鬱之色。而手足不熱。二便不閉。渴喜熱飲。或口中時有清涎上湧。此龍火上騰而汲引陰津於上。最危之兆。若左脈弦數者。陰虛水不制火。惟宜壯水制陽。若六脈數疾無倫。或右尺瞥瞥虛大者。虛陽遊散於上也。又當用導火歸源之法。此皆雜病。卽有壯熱。不得以傷寒目之。其驟痛無熱。而不腫不赤不渴。舌淡青紫。或嘔泄清水。二便清利。脈來沉緊者。此大寒入犯少陰之經也。若二三日而見煩熱燥亂。面赤足熱。脈變虛大者。陰極似陽。虛陽發露之候。急宜通脈、四逆、白通加猪膽汁湯溫之。遲則不救。

頭風兼傷寒論

問、有患傷寒者。屢用發散。汗出身涼。而頭痛愈劇。徹夜叫號。至夜則有微熱。此屬何故。

曰、此必素有頭風。或血虛風熱。而過汗重傷血液。所以其病益甚也。

問、治此者。仍當祛風乎。清火乎。抑宜養血乎。

曰、風火相煽。額與眉稜目珠俱痛。當用選奇湯。兼清風熱。久鬱成頭風者。清空膏、茶調散之類。大寒犯腦。痛連齒頰。鬱閉成火者。非兼調寒熱。則火不散。如本事玉真丸、寶鑑石膏散。隨表裏而開發之。痛久不除。須防目瞖之患。肥人濕上盛者。半夏白朮天麻湯、瓜蒂散。清理濕熱爲要。若兩太陽痛連目梢者。爲血虛。雖宜養血爲主。然有火則兼清火。有邪則兼散邪。如四物湯加細辛、蒼耳、芽茶、當歸。補血湯加葱、豉、薑、棗。皆前人已驗之良法。

問、一婦素稟羸弱。產育過多。常患頭痛。背上畏寒之極。夏月必用綿絮裹首。複衣掩背。初冬傷寒。發熱頭痛異常。周身痛楚。膝下與手臂皆不溫。而手心獨熱。胸膈無恙。二便如常。或用表藥。熱勢不減。畏寒轉增。胸膈迷悶。二便艱濇。李懷茲先生用補中益氣。加蔓荆子微汗而安。愚謂此婦雖虛。然既犯傷寒。法當解表。何乃汗

之不愈。補之卽安。幸明示以開茅塞。

曰、此婦素常陽氣不升。而頭疼背寒。復與發散。傷其衞氣。所以熱不除而轉加畏寒也。用補中益氣。以升舉清陽。衞得參耆之力。自能祛邪外散。非深得東垣之旨者。不能也。

問、一老婦久患偏頭風。諸治不效。春間復感風寒。方士用火鍼刺風池、合谷等穴。鍼處皆發赤腫。氣從小腹上衝。不時頭面赤熱。諸醫莫解其故。因延瘍醫治之。用消毒藥。腫愈堅大。施元蒨先生用桂枝湯數劑而平。細繹此症。似屬邪熱。而用辛溫之藥反效。何也。

曰、此卽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之成法。賴有施子。能用知仲景之學。尚不至於全廢也。

問、今有一少年。形體肥盛。患傷寒昏熱。或用表藥不得汗。遂讝妄躁亂。愚用涼膈散。加黃連而熱除。但頭痛經月不止。晝則目珠與眉稜太陽俱痠疼。夜則大痛。引急如掣。目中如有風吹狀。以熱掌按之。卽稍覺爽快。寐則頭與胸前大汗如漉。左脈緊細。右脈浮緩。服茶調散。用搐鼻法不應。與養血藥亦不應。不識此爲何病。何

藥可以收功。

曰、此熱邪雖從內泄。而寒痰襲於經中。因體肥不能外泄。所以流年不解。內經所謂其人肥。則爲目風眼寒是也。治當解營分鬱閉之火。除經絡沉沍之寒。授以三因芎辛湯加生石膏半兩數日必能獲效。服之果然。

心腹諸痛兼傷寒論

問、凡宿有心腹諸痛。因外感之邪。觸動而發。若欲先治表證。裏痛勢難刻緩。若欲兼治其痛。又恐有礙於表。歷考方論中素無成法可師。幸顯示至理。以補昔賢之未逮。

曰、諸痛皆有表裏、氣血、虛實、寒熱之分。其痛在肌表者。中間不無裏證。如胃脘留伏痰飲之臂痛。腎虛足不任地之脚心痛。腎衰風襲之下體痿弱骨節疼痛。豈非痛在外而病根於裏者乎。然病雖從內而發。其實痛在經絡。所以治表之藥。總無妨於本病。但不可不顧慮血氣。以虛其虛。痛必轉劇也。其胸脅肩背諸痛。症雖不一。以大綱論之。悉爲陽分之疾。縱有傷寒表證。而痛楚不堪者。不妨

兼治其痛。並無引邪入犯三陰之虞。卽使陰邪上犯。不過先溫其裏。若腎心痛之與背相控。如從後觸其心者。仍無礙於裏證也。觀仲景太陽例中。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則知內有虛寒者。必當先溫其裏。而後解表。乃正治也。至於腹臍小腹諸痛。雖皆陰分之患。然既有表證。則可從表治之。如腰痛而兼外感。亦須桂枝湯以分解太陽之邪。則裏氣亦得疏通。而痛必少緩。寒者則加附子以溫之。腹痛用小建中。爲土中伐木之聖藥。血虛而氣散者尤宜。有寒則加乾薑。寒甚則加附子。虛寒則用桂枝人參湯。寒極而嘔。金匱大建中湯。少腹痛用當歸四逆湯。寒加吳茱萸最妙。此皆兼理外內之良法也。大抵有宿病之人。不得用峻汗峻攻之法。必參其人之形氣盛衰。客邪微甚。本病之新久虛實。向來之宜寒宜熱。宜補宜瀉。宜燥宜潤。宜降宜升。或近日服過何藥之相安不相安。其間或挾痰。或挾血。或挾火。或挾氣。或挾水。或挾積。務在審證詳明。授劑果決。自然隨手克應矣。故凡智者用古法。法不離古人。而實未嘗執古人之成法也。

問。一少年素有便血。自言觸穢腹痛。經日不止。因覓土醫刺委中出血如注。是夜

卽大發寒熱。頭痛如搗。腹脅滿痛。不能轉側。譫語如見鬼狀。一館師以大柴胡下之而愈。愈後不時寒熱咳嗽。服滋陰清肺之藥。兩月餘。其咳愈甚。近日飲食多進。大便作瀉。而兼下血。左右關尺皆弦細而數。未識此證。尚可圖治否。

曰、此必刺委中時。感冒風寒。因其人素有便血。邪乘虛入。而為熱入血室。如陽明病下血譫語之例。非獨婦人經水適來適斷而有是證也。用大柴胡得愈者。是偶中痛隨利減之效。原非正治。所以愈後不時寒熱咳嗽。脾胃清陽之氣下陷。而肺失通調輸化之氣也。斯時不與調補脾胃。反與寒涼清肺。則脾氣愈傷。不能統血。而為下脫泄瀉之患。虛損已成。雖可久偷生。恐難為力矣。蓋腹痛一症。舉世咸謂沙脹。或刮或刺。或飲冷水。種種為害非淺。曾見有陰虛停食腹痛。誤飲冷水。吐利不止。周身青黑而斃者。有經水將行作痛。亦飲冷水。經閉不通。而成蠱脹者。與夫痛痺一證。靈樞謂之賊風。後世方書。名為痛風。亦曰白虎歷節風。近來呼為箭風。例禁湯液。恣用鍼艾火焠。愚夫無知。被其煽惑。而受非刑。固不足訝。卽明哲之士。亦嘗以箭風二字。鑿鑿而談。且有自任時醫者。身有所痛。必倩村中叟嫗。挑焠咒水吞符。無所不至。吾將以靈素痺論、金匱胸痺血痺

諸例，請用從火。庶不致與俗全違耳。

亡血家兼傷寒論

問、仲景太陽篇中。有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有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夫亡血是統諸失血而言。何衄家另設一例。且血爲陰。血亡則陰傷。陰傷則陽盛。何故汗之。反寒慄而振。衄家何獨不然。又爲額上陷。脈急緊等證。

曰、血之與氣。異名同類。血雖屬陰。實爲陽氣之根。與氣相爲維附。一息不能相離。凡人身中有氣不到處。則血凝不流。而爲刺痛。痛處必熱。有血不行處。則水飲襲入而爲腫痛。痛處必寒。素有血證之人。復發汗以奪其血。寒慄而振。勢所不免。血既消亡於內。則陽氣無根。所以諸亡血家。驟脫不止。必用大劑人參歛其神氣。氣歛則血有所統。無復再脫之虞。斯時雖不敢望其陽生陰長。但得扶定胃氣。以進飲食。卽是生長之基。設不知此。而用血藥。惟有膩膈傷中。而爲奪食泄瀉之患也。至於衄血一證。皆由陽明經火氣逆行而至。故曰衄行清道。不

知者以清道指肺。遂有衄血出於肺之證。大可噴飯。詳衄血一證。十二經惟手足陽明太陽四經有之。即使因肺致衄。亦必由手陽明經而至。肺雖清肅之藏。素常少血。且經脈不行於鼻孔。其血從何而至哉。蓋陽明多氣多血。是以患此症者。恬不知怪。然慣衄之人。稍有勞動。或煩心過飲。受熱感寒。血必隨火而行熟徑。蓋火即氣。氣隨血散。久之經氣并傷。更加奪汗。則血不榮筋。而爲兩額之動脈收引。背急不能卒視也。其所以不得眠者。虛火蘊隆於胃。胃不和。則臥不安。此皆亡血人復發其汗之候。若因傷寒而致亡血。又當隨證施治。如太陽證失汗。邪留經中而衄。非麻黃湯汗之不解。有熱傳營分而爲吐血。則當清解其內。如犀角地黃湯、黃連阿膠湯之類。凡此種種。未遑盡述。姑就宿病傷血之人。傷寒表證而言。如衄血則宜小建中加犀角、丹皮。咯血則宜小建中加丹皮、童便。吐血則用黃耆建中加童便、阿膠。伏氣發溫而爲吐衄。皆從內而至經絡胃府。通宜涼膈、解毒、三黃、石膏。加葱、豉、童便之屬。若感冒風熱之衄。則宜葱白香豉湯加童便。若素有便血而兼傷寒。則宜千金內補。當歸建中。寒加竈土、炮薑。熱用白頭翁湯。婦人宿患血崩而感客邪。則宜金匱三物旋覆花湯。加香豉。或

當歸建中。加黃耆、防風、葱、豉最妙。至若邪熱傳裏。而觸動陰血。無論宿病新病。皆無表證糾纏。但須詳從何道而至。或稠或淸。或鮮或晦。自可直淸本病。竟行無礙矣。

問、亡血家衄家證見於外。尙有發汗之誤。其血畜於內。而顯發熱頭痛者。得無誤汗之患乎。

曰、凡畜血必有見證。可察而知。其所患處有三。畜於胃脘之內。則胸膈隱隱刺痛。甚則牽引於背。畜於厥陰之經。則脅下痛。引腰脊。畜於膀胱之府。則少腹急痛。若小便不利者。幷傷氣分也。其辨治之法。須詳新久虛實寒熱。大率新者多實。實則宜攻。久畜必虛。虛當兼補。寒則非煖不散。最忌酸寒。熱則宜於寒下。然必加辛溫而爲嚮導。亦有證顯虛熱。而所畜屬寒者。必畏寒而喜熱飲。不可因其假證。而誤與寒涼攻血。多致發呃脫瀉而死。其治畜血之兼傷寒表證。輕則小建中、香蘇葉之類。重則五積散。隨上下寒熱而爲裁酌。至見半表及傳入裏。皆與本病無礙。但久畜虛人。不可輕動其血。此爲切禁。

問、鄒孔昭之弟。費仲雪之女。皆患失血。何以知其必死而辭之。

曰、孔昭昆仲。俱患喘咳吐血。肩息不得臥。孔昭之脈。尺部雖弦。而寸關却浮。證雖陰火迫肺。脈則兼感客邪。且審其所吐之血。多帶涎水。知必從胃而出。故先與小建中。加丹皮和其營衛。續與異功去朮。加薯蕷、丹皮。下靈砂丹收攝陰火。則肺胃自清。子昭之脈。關尺皆弦細。如循刀刃。血色正赤如凝硃。爲少陰守藏之血。故主必死。費仲雪先生。久患膈塞嘔逆。中脘攪痛如刺。或時痰中帶血。六脈沉細如絲。自謂六陰之脈。及按至神門。別有一脈。上至陽谿。迢迢應指。知胃氣未竭。尚可苟延。其令愛不過欬血一二次。尚能梳洗。出診脈得純弦細數。此胃氣已竭。安有復生之理。

問、郭孝聞之室血崩。聞用金鈴子而愈何也。

曰、孝聞夫人暑月經行時。臥涼風中。先下淋瀝。加以惱怒跌哭。遂崩脫不止。小腹中如線下垂。貫心掣痛。常發熱頭痛。遍體煩疼。服止血諸藥不應而進參、耆忽然昏憒不省。崩脫愈甚。深夜急遽邀往。脈得弦大而芤。獨左寸尤滑。知衝任二脈受病。明是風入胞門所致。久之風從木化。血愈傷而火愈熾。非旋覆花湯、金鈴子散兼進。不能清其風熱。降其逆氣也。況此證多有火淫血室。濕結子戶。

及鬱結傷脾。怒動肝火。驚恐失跌。種種不同。若用通套升發補斂之藥。為能獲效哉。

問、兵道李石臺內姪之傷寒。更七醫而轉篤。皆不識爲何證。尊大人何以知其爲血而下之。

曰、曾公曾於夏月從陸來吳。途中中暍。受傷有之。大暑中何有傷寒之證。醫見壯熱昏憒。更與發汗。發汗不已。兼之消導。消導不已。繼進參朮。主見雜出。補瀉徧嘗。正氣轉傷。畜積愈固。而見善忘如狂。身汗如油。直視不眠。脣反不收。齒齦腐穢。七晝夜喃喃不休。手足動掉不寧。脈得純弦而豁大中芤。明是畜血而兼狐惑之證。急與地黃犀角湯加黃連、烏梅清其胃。安其蟲。腹中之黑物自下。而神識頓清。從未嘗用攻血之藥也。

多汗家兼傷寒論

問、汗家不宜發汗。則邪從何解。

曰、所謂汗家不當發汗。是指平昔腠理不固。不時傷風自汗者而言。即仲景例

中。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一條。不過營衞虛。營氣常泄之人。汗之復傷其營。乃有如是變證。非謂多汗之人一概不可發汗也。嘗見陰虛盜汗者。發汗不得汗。則乾熱不已。汗出則足冷。面戴陽陽虛自汗者。發汗則惡寒不食。甚至冷汗厥逆。蓋陰虛則血熱。其汗亦熱。陽虛則氣寒。其汗常冷。且有胃氣虛寒者。常出淡汗。凡此皆以發汗爲禁。惟小建中爲主。陰虛加丹皮。陽虛加黃耆。陰陽俱虛。二味並加。胃虛自汗不止。則加人參。又有血虛心痛。則加當歸。血虛寢汗熱不止。則合當歸補血湯。皆萬舉萬當。百不失一者。若夫濕熱素盛之人。舉動則渾身汗出。設有客邪表證。亦謂其虛而禁發汗。則表邪與內濕固結難分。當乘邪未入裏時。急與表散。但表法與尋常不同。必兼辛涼淡泄之味。則胃熱方化。非但無痰逆氣滿之虞。并可以杜風熱內入之患。如越脾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麻杏甘石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之類。若治稍失時。邪一內入。卽當隨證用瀉心湯諸法。復有濕熱多汗之人。而兼有虛者。汗之則喘汗胸滿。上熱下寒而上脫。下之則溺閉腹脹。五液注下而下脫。兼陽虛者。汗之則額上與手背冷汗不止而上脫。下之則呃逆嘔噦。暴下不止而下脫。所以犯此皆

死。余嘗用小陷胸合猪苓湯。治陰虛濕熱。小陷胸合理中湯。治陽虛濕熱。每多見效。倘陰虛下利不止。用赤石脂禹餘糧湯。陽虛下利不止。用桃花湯。間有生者。此皆平時多汗。復感客邪之候。若因外感而見自汗者。則與上法無預也。

積聚動氣兼傷寒論

問、積、聚、動氣三者。皆腹中固疾。其受病之原有異否。

曰、積則寒氣客於五藏之膜。血氣不行所生。聚則汁沫積於六府之廓。溢畜不瀉而成。動氣爲無形之氣受病。所以忽有忽無。與積聚之有形質者不同。

問、有動氣之人。不可汗下。其有積聚者。亦有所禁乎。

曰、動氣是脾衰氣失統運之候。汗下先動脾津。故爲切禁。非若積聚初起之可用攻擊者。若久病氣衰。亦必兼補而攻始應。嘗見有積聚誤汗。則津液外泄固結隨表藥而上升者。誤攻則氣隨下脫。陰邪無制而愈逆者。亦有下之便利不止。水道濇痛如淋者。內經所謂此風根也。不可動動之爲水溺濇之病是也。

問、已誤汗下者。爲之奈何。

曰、誤汗。虛陽擾亂而氣上衝。或欬吐眩惕。或心煩惡寒者。通宜五苓散去朮。多加棗仁降斂之誤下。虛陽不禁而氣下奪。或身熱踡臥。或下利汗出者。金匱大建中湯、吳茱萸湯、附子理中湯。加桂、苓急溫其裏。則虛熱不治自息矣。

問三證之表法。

曰、積之兼表者。以溫血爲主。如甘草乾薑湯。加桂枝、薑、棗。感冒則香蘇散、葱白香豉湯。聚之兼表者。以滌飲爲先。如小半夏茯苓湯。加桂枝、薑、棗。或四七湯、芎蘇散之類。動氣之兼表者。以安中爲務。如小建中、黃耆建中最當。非若積之芍藥。助陰有礙。聚之膠飴。助濕難投也。若營傷無汗者。則合香蘇。凡表藥皆升而香蘇獨降也。

問三證之和法。

曰、和法總不出小柴胡。然於本方中。宜除去參苓。積加細辛、乾薑。聚加茯苓、橘皮。動氣但去黃芩。加木香、桂心之類。又須知中虛挾邪之人。胸多寒熱不和。常有痞滿之患。當於三瀉心湯、黃連湯、旋覆代赭石湯選用。若待脹滿喘急而治。難爲力矣。

問、三者治失其宜。而見裏證。當何法以除之。

曰、大約中氣久虛。及有宿病之人。先用導法。如積用蜜煎加川烏末導。聚用猪膽加薑汁導。動氣用醬薑導。若裏熱勢劇。不下必死者。積用大黃附子湯。聚用厚朴七物湯。動氣理中湯去朮。加桂、苓、薑製大黃微利之。庶免陰氣逆上之虞。至於伏氣發溫。雖有積氣。當涼膈散、大柴胡及三黃石膏。加大黃急下之。以熱毒從內而發。裏先受邪。所以不禁內奪。非導法所能蕩滌其熱也。

疝證兼傷寒論

問、七疝之名。各有不同。且所治諸藥。多寒熱錯雜之屬。何意。

曰、疝瘕之證。因內經有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句。致元方、子和各立七疝之名。咸非內經所謂。內經以邪留諸經。腹中引急諸痛。通名曰疝。近世惟以睾丸之病爲疝。外此皆置而不論也。詳經中雖有藏府諸疝。統而言之。不離任與厥陰。蓋肝則任之生化。任之陰氣爲疝。肝之陽氣爲風。故治疝多用風藥。觀金匱大烏頭煎、烏頭桂枝湯。並不用附而用烏。義可見矣。夫疝之受病。多由寒熱不

和。所以經脈緩急。即使濕熱。必因寒束而痛。伏寒必由火鬱而發。但須詳偏寒則從寒。偏熱則從熱。如爲頭梔子湯。治本寒標熱。少腹中緩急痛引心脅之疝。蒼朮五苓加楝實柏皮湯。治癩㿗脹墜之疝。皆寒爲熱引。熱爲寒導之法。然其證各有所挾。必非空氣作痛。故有血則兼攻血。有積則兼攻積。能識此義。方可與言治疝諸法。

問、疝證多兼風。治表證自可無慮。不識裏證有所禁否。

曰、在無客邪時。治其本病。非兼風藥。若一有風寒。則表藥反難恣用。常見有疝瘕人。服羌、防、柴、葛之類。升動陰邪。每致喘脹嘔呃。善治者。必兼桂、苓、楝實等味於香蘇、芎蘇、小建中、葱白、香豉諸方中。則陽氣不致於上逆。若有陳寒。必加烏、附、細辛、薑、桂之屬。裏氣不溫。外邪必不得散。倘見裏證。切禁苦寒峻攻。與積聚等法無異。

淋濁兼傷寒論

問、諸淋皆腎虛膀胱受熱。何古方中多有用熱藥者。

曰、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方書分膏、石、氣、血、勞五種。丹溪謂諸淋皆忌補氣。氣得補而愈脹。血得補而愈澁。熱得補而愈甚。惟勞淋則宜補氣。但須兼利州都。則水道之熱方化。熱多有腎虛囊中受寒者。證必先寒凜而後溲便。血淋亦有屬寒者。其色必瘀晦無光。不鮮不紫。是皆膀胱虛寒。陽不化陰之候。觀金匱治小便不通。有水氣而渴。用括蔞瞿麥丸。消渴之飲一斗溲一斗。溲下如脂。用腎氣丸。一屬腎氣不開。一屬腎氣不闔。並用附子以司開闔之權。豈可概謂膀胱受熱乎。

問、濁帶之證。丹溪謂胃中濁痰。滲入膀胱。而所下常有赤色者何。

曰、肥人固多濁帶。而瘦人亦恆患此。且多有陰中不潔。敗濁襲入精竅者。辨治之法。大約以乾掩竅端者爲火。不乾掩者爲濕。小水赤澁而痛。或濁有赤色者。爲小腸濕熱。小水不赤不痛。而所下色白。或滲利轉甚者。爲脾氣下陷。莖中癢痛而發寒熱。或有結痛者。爲毒邪所侵。若此種種。詎止痰濕一端而已。

問、淋濁皆前陰之疾。設有是證。而更傷於寒。其治亦相類否。

曰、淋爲精病。濁爲氣病。安得相類。精病則宜黃耆建中。熱加丹皮。寒加附子。下

消走精。二味並加。精滑不止。或夢中走泄。桂枝加龍骨牡礪湯。氣病則宜香蘇散。濕加苓、半、木香。熱加葱、豉、滑石。虛加升、柴、參、耆。水氣上逆而渴。五苓散。灌吐。取汗最捷。此皆治淋濁兼外感之良法。復有兼雜他證者。如苕溪田孟先。久患膏淋。溲中有塊如橘核狀。外裹血膜。中包黃水。乃醉後入房。酒濕流入腎藏所致。遍服利水固精藥不應。溽暑中忽然增寒發熱。喘促悶亂。腰背煩疼。脈見浮濡沉細。是淋久陰傷暑氣襲虛之證。先與生料六味。加川萆薢作湯。下消暑丸。次用前湯送本事豬苓丸。入服。諸證霍然。又有孝廉蔡允恭。嚴冬患濁。小腹結硬。大發寒熱。頭痛自汗。脈得左緩右濇。兩尺緊細。乃風痰毒邪入犯厥陰之經。與當歸四逆湯。熱服。覆汗而熱除。即以前方除去通、花、薑、棗。加蝦梢陵鯉甲麝臍丸服之。令作汗。數日硬消痛止。但濁猶未淨。或令嚼生銀杏而痊。世人有語銀杏濇精。殊不知其專滌敗濁也。

瀉痢兼傷寒論

問、泄瀉皆脾胃之疾。何內經有風寒濕熱之泄。且治瀉多有兼用風藥者。

曰、六氣中除躁氣外。皆能爲瀉。其邪咸從經絡入犯中土。所以治瀉多用風藥。即內因之瀉。亦常兼用。如脾虛氣陷作瀉。用補中益氣。必加羌防以勝濕。乃正治也。其五更腎瀉。昔人皆謂腎虛而用四神五味補斂之藥。服之未必悉應。殊不知此皆酒濕入傷水藏所致。余嘗用金匱澤瀉湯。加薑、辛、五味、草薢之屬。往往獲效。又有脾腎俱虛之瀉。若小便清利倍常。則泄瀉大作。此降泄多而升氣少。切不可用苓澤之類。且關門失守。腎氣空虛。亦不得用升柴等藥。惟宜附子理中。加紫石英、赤石脂、紅豆以固斂之。如素有酒積、食積、痰濕、水飲。或積兼氣滯頓瀉。而兼感外邪者。並宜香蘇散爲主。酒積合澤瀉湯。食積合平胃散。痰濕合二陳湯。水飲合五苓散。氣滯合四七湯。瀉證繁多。聊舉一二爲例。餘可類推矣。

問、滯下以通利爲務。若兼感風寒。而與通利。能無妨於表證乎。

曰、痢疾多患於夏秋。本無傷寒之理。然初秋常有非時暴寒。或久痢延至冬時。及休息痢。多有兼外感者。既有表證。自應救表。但須審本病之新久虛實。或氣分受傷。或血分受傷。或氣血並傷。參酌而治可也。夫痢之通利。不過乘初起濕

熱全盛時。乃爲相宜。然在元氣虛人。傷犯胃氣。多有呃噦不食。下利不止而危者。當知積滯原係腸中津液。因氣不統運。而爲敗垢。惟當宣通其氣。則失統之敗垢自下。未傷之津液自安。後重窘迫自除矣。近世但守痛隨利減一語。概以通利瀉氣之劑施之。久痢虛痢。吾未見有得愈者。況兼客邪爲治乎。方書中原有胃風湯治風毒下痢。參蘇飲治下痢發熱。白頭翁湯治熱痢下重。敗毒散治熱痢壯熱。陽旦湯治血痢身熱脈浮。陰旦湯治血痢瘀晦腹痛。當歸四逆湯治下痢身熱手足清。五苓散治下痢有熱水道閉。升麻葛根加犀角湯治下痢身熱發斑。調中飲治下痢胸前手足陰斑。三奇湯治久痢後重不除。補中益氣湯治久痢元氣虛陷。及瘧後病後一切虛痢。以上治痢諸則。未嘗不用傷寒之法也。然非博聞強識者。亦難以語此。

問、一人陰虛發熱。下痢赤白。至夜煩渴不寧。或用涼血攻積藥而死。一人陰虛發熱。下痢五色。胸中常覺饑狀。得食則脹。或用補中益氣而死。一人陰虛發熱。下痢不食。郭友三先生用豬苓湯、黃連阿膠湯而痊。二方並非下痢門中藥。而用之輒應。何也。

曰、世患陰虛下痢者頗多。古人從未闡發其證。未有不發熱。不煩渴。不畏食。不見紅。不夜甚者。蓋陰氣內亡。勢必虛陽外擾。故治陰虛之痢涼血死。攻積死。補氣亦死。惟清解熱毒。兼滋陰血。庶可保全。此用仲景少陰例中救熱存陰之法。與金匱治產後下痢虛極用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不殊也。

胎產兼傷寒論

問、孕婦百病以胎產爲主。若有外感客邪。黃芩、白朮。仍宜用否。

曰、古人用黃芩安胎。是因子氣過熱不寧。故用苦寒以安之。脾爲一身之津梁。主內外諸氣。而胎息運化之機。全賴脾土。故用白朮以助之。然惟形瘦血熱。運行過疾。而胎常上逼。過動不安者。乃爲相宜。若形盛氣衰。胎常下墜者。非人參舉之不安。形盛氣實。胎常不運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虛火旺。腹常急痛者。非歸芎養之不安。體肥痰盛。嘔逆眩暈者。非苓、半豁之不安。此皆治母氣之偏勝也。又有父氣虛羸。或有宿病而胎稟不固者。則當如父調理自安。若因風寒所傷而胎不安者。則桂枝湯、香蘇散、葱白香豉湯。隨所宜而用之。和解則小柴胡、

柴胡四物。裏證則大柴胡、小承氣、涼膈散。隨上下輕重而施。伏邪時氣。尤宜急下。此卽安胎之要訣。內經所謂有故無隕是也。下藥中。獨芒硝切不可用。凡胎死腹中。及誤斷臍腸。胞衣上升。壯實人並用平胃散加芒硝。虛人理中湯。因外感傷胎者。五積散並加芒硝服之。胞胎卽縮小而下。走血之性可知。其半夏、大黃。雖言孕婦忌服。然用之得宜。皆安胎聖藥。若有客邪而用芩朮。使熱邪留戀不解。反足傷胎。觀柴蘇飲治孕婦風寒惱怒、喘脹腹痛諸疾。卽於本方除去芎藭、生薑而加白朮爲達生散。瘦胎飲則以芩朮爲君。而加枳殼、滑石。豈二味專主安胎。又能滑胎耶。蓋瘦胎飲一方。特爲奉養太過。胎肥不能轉運而設。今人不達此理。無故服之。傷耗其氣。臨產無力送胎。反至難產。及釀成產後諸患者不少。良由不明虛實補瀉故爾。

問、產後以行血爲務。若有表邪而與行血。得無引邪傷營之患乎。

曰、產後諸疾。非行血則邪不去。卽諸虛證。亦須血行。其氣乃復。第行之有方。不可過峻。凡產後危證。莫如三衝三急。三衝者。敗血之衝肺、衝心、衝胃也。三急者。新產之嘔吐、泄瀉、多汗也。其用藥則有三禁。禁佛手散。以芎藭能發汗也。禁四

物湯。以地黃能作瀉也。禁小柴胡。以黃芩能阻惡露也。然皆產後之常法。設有風寒危急。亦將守此。坐令致斃乎。嘗讀金匱產後之例。有大承氣湯、下瘀血湯、有陽旦湯、三物黃芩湯等方。不能使人無訝。及見家嚴所治金聖祥婦產後敗血衝肺。發熱面赤喘脹。人事不省。用二味參蘇飲。倍蘇木。加芒硝。惡露卽通而甦。血宋某次孫媳產後發熱頭痛。腹中急痛。死絕復甦者再。與當歸內補建中湯得以獲安。又長孫媳臨產下痢。產後膿血無度。更兼感冒客邪。而發熱頭痛。此血液大脫。胃氣殆盡。非但難勝藥力。卽益母湯亦傷胃難用。惟借金匱黃土湯之法。令以伏龍肝、炒黑查肉、炒焦砂糖、炒焦陳米。入薑棗煎成。不時熱服。取枯以去垢。而有溫中止痢之功。薑、棗以和營散邪。三日熱退痢減。思進糜飲。七日而痢全瘳矣。鄭墨林夫人。亦臨產下痢。用連理湯加木香。二服而止。止後卽產。產後嘔吐大汗。以抵聖散去赤芍。加炮薑、黃連而康。徐日昇婦。草蓐中發露得風。壯熱頭痛。面赤胸煩。用香蘇散。加荆芥、葱豉而熱除。但手足心熱。不時煩擾。善食易饑。二便不利。與三物黃芩湯而安。以上等治。未嘗不用汗下。不用寒涼。而暴病勢不得不猛。治者下手稍輭。去生便遠。其病久氣衰者。非但不可峻攻。

峻補亦是不可。必緩劑輕調。以俟胃氣之復。務在臨證權宜。若拘世俗之見。而禁汗下。專事血藥。以治胎產之疾。我未敢信以爲然。

經脈

經脈出自靈樞。本當全篇融貫熟讀。爲醫門之實學。第苦覶縷交加。難於誦記。於是稍爲裁削。略其繁辭。兼取軒岐、仲景切於經脈之文。參入一二。以爲訣診之捷法。若言筆削聖經。則我何敢。

肺、

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膈膜遮隔濁氣使不上熏心肺布胸中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循臑內。下肘中循臂內。入寸口。循魚際。出大指。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邪在氣氣爲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然而喘欬。其脈布胸中故病喘咳肺宜溫潤燥則病寒亦病胸中痛。缺盆中痛。缺盆乃手足陽明脈氣所發肺病則胃氣不升大腸之氣不降故氣不行而痛甚則交兩手而瞀。瞀麻木不仁也是主肺所生病者。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氣盛有餘。則喘渴胸盈仰息。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風寒在表故汗出中風邪小便數而欠。傷其氣故小便數而欠欠少也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氣虛則陽病故爲痛爲寒而怯然少氣金衰則

水涸故膀胱氣化不行而溺色黃赤也氣絕則皮毛焦。爪枯毛折。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肺脈出次指大腸脈即受肺交而起食指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音隅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大腸接小腸下接迴腸傳送不潔之物必待肺氣下行故與肺為表裏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必惡熱飲頰腫。是主津所生病者。大腸與肺為表裏肺主氣津由氣化故凡大腸之或泄或閉皆津所生之病也目黃口乾。鼽衄喉痺。能言腹中雷鳴切痛。感寒則泄。氣常衝胸。瘧日發而渴。肩前臑痛。次指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皮膚殼殼然。堅腫而不痛。虛則寒慄不復。肩背肘臂外痛。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入上齒。挾口環脣。出大迎。穴名在面〔絡於目。〕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于目上耳前。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下大迎。穴名在頸動脈應手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挾臍。入氣衝中。氣衝穴也其支者。起胃口。循腹裏。下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伏兔在膝上六寸髀關在伏兔後下膝臏中。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

指內間。其支者。下膝入次指外間。按足陽明厲兌內庭陷谷皆在次指靈樞甲乙脈經俱作中指誤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灑灑振寒。善伸數欠顏黑。伸欠顏黑土勝水也惡人與火。胃實則熱熱則惡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土惡木邪故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腸響腹脹。火盛與水相激故激搏有聲即腸鳴也本輸篇云大腸小腸皆屬於胃駡詈不避親疎。土熱鬱蒸於心胸神明之亂也是主血所生病者。陽明多氣多血是主血所生病狂瘧。間日發而不渴濕淫。濕濁下也修陰痿足廢。衝督帶三脈皆聚陽明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汗出鼽衄。脣漯漯暴難言。甚則不能言。面腫齒痛。必惡清飲口喎脣胗。人中瘇也面顏黑。頸腫喉痺。不能言大腹水脹。土病不能制水也膝臏腫痛。膺乳氣街股䯒外廉足跗上皆痛。次指不用。腹䐜脹。胃脘當臍而痛。上支兩脅。膈塞不通。飲食不下。胃中不和。則不能正偃。腹中鳴。身重難以行。胃熱則宗氣喘數。胃之大絡名虛里出左乳下其大動應衣宗氣也氣盛則身以前皆熱。消穀善飢。溺色黃。此陽明實熱在經在府之辨也氣不足則身已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此陽明虛寒在經在府之辨也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上內踝。音哇循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脾氣燥則

（健而食易消寒則衰故食不消而嘔逆）胃脘痛。腹脹。善噫。（脾脈入腹屬脾絡胃故爲痛陰盛而上于陽明故氣滯而爲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便後失氣則快然如病衰但倦怠耳）身體皆重。（脾濕之氣下流也）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氣病刌強血病則痛也）煩心。心下急痛。寒瘧溏泄。瘕泄。（脾寒則爲溏泄脾熱則爲癥瘕）水閉。黃癉。不能臥。（水氣逆滿傷氣）善饑善味。指肉。足不收行。善瘈。強立股膝內腫厥。大指不用。寒甚則厥而響響然。腹中穀穀。便溲難。心痛引背不得息。實則腹脹。溲便不利。身盡痛。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百節皆縱。腹大腸鳴。飧泄而黃。不嗜食。食不化。怠惰嗜臥。九竅不通。身體不能動搖。當臍上下左右動氣。氣絕則脈不營肌肉舌萎人中滿唇反。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上肺。出腋下。下肘內。循臂內後廉。入掌內。循小指之內出其端。（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通爲心包絡之系一則下絡小腸爲周身血脈之總司）○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心火炎則心液耗故渴而欲飲）善笑善忘。眩仆煩心。善驚不寐。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膺背肩脅滿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而啘。浸淫瘡瘍。舌乾焦苦。消渴舌破。心胸間汗。實則笑不休。虛則悲。胸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氣絕則脈不通。血不流。髦色不澤。面黑如

漆柴。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間。上循臑外後廉。交肩上。入缺盆。(上衝心貫肝肺)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音拙)抵鼻。至目內眥。○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痛在頸側也)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小腸主泌別清濁病則清濁不分而流衍無制是主液所生病也)耳聾目黃。頰腫鼻衄。(不流成)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皆痺。(虛則小腹控睾。(音高))腰脊上衝心而痛。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睛明穴也)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轉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脊間貫臀入膕中。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下合膕中。以下貫踹內。(踹音端足跟也)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痛。(邪循經上而痛也)目似脫。項似拔。(痛在頸後不可俛仰)脊痛。腰似折。(痛上寒)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踹如裂。是主骨所生病者。(腎主骨膀胱為腎之府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筋所生病者誤)痔瘧。(虛則痔盛則瘧)狂癲疾。(邪入於陽也)頭顖(音信)項痛。目黃。(為畜血)淚出鼽

紐。則成流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胞痺少腹。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濇於小便。上爲流涕。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項背腰尻膕踹脚皆痛。小指不用。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走足心。循內踝後。別入跟中。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橫骨中。挾臍。循腹。上行而入肺。橫骨一名下極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腎藏有二其用交通水火左者直上入肺而循喉挾舌右者直行臍腹而上絡心包越人以右腎爲命門非也〇是動則病饑不欲食。陰火上乘雖飢不欲食也面如漆柴。腎水枯也欬唾則有血。眞陰損而延及其母也喝喝而喘。腎水不能上通於肺也〔口乾咯血〕坐而欲起。陰虛陽擾而不能靜也目䀮䀮如無所見。人之明在瞳子瞳子者骨之精腎氣內奪故目䀮䀮如無所見也心如懸若饑狀。心腎不交則精神離散故心如懸陰虛則內餒故常若饑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腎在志爲恐腎氣怯故惕惕如人將捕之是主腎所生病者。耳鳴遺泄。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厥氣走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自利口熱如膠煩心心痛。痛引腰脊欲得嘔黃癉。水虛上實故爲癉其額上必黑腸澼。腎開竅於二陰故爲腸澼寒則利清穀熱則便膿血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泄利下重。足下熱而痛。小腹急痛。腰下冷痛。自言腹脹滿。而實不滿。脛腫煩寃。煩爲煩擾寃爲寃熱骨痿不能起。眇中清。眇音抄脅下也季指清黑清厥。意

不樂。四肢不收。身重寢。汗出憎風。氣絕則肉軟却。齒長面垢。髮無澤。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諸邪之在心者。皆心包絡受之。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脅。下腋。循臑內。入肘中。下臂。行兩筋間。入掌中。循中指。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無名指也○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諸脈雖屬於心而行太陰肺部。脈之迎動。皆由包絡之火。故又爲心包所主煩心心痛。痛引腹脇欲得按掌中熱。脈起心胸入掌中也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耳前。交頰至目銳眥。三焦有上中下之名。其形則在七節兩腎之中。所謂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是一言三焦之用。非實有三也○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而痛。嗌腫喉痺。三焦之氣通於喉。喉不和則痺腫矣往來寒熱。是主氣所生病者。三焦爲決瀆之官。水病必由於氣也汗出。目銳眥痛。頰痛。耳鳴。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

用。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溢則水。留卽爲脹。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至肩上。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䪼。下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遶毛際。橫入髀厭中。卽髀樞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出膝外廉。循足跗。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從足入跗入大指間。○是動則口苦。膽病則液泄故口苦嘔宿汁。善太息。膽鬱則氣不舒故善太息驚惕心下憺憺。恐人將捕之。嗌中介介然。數唾。心脅痛。不能轉側。足少陽之別貫心循脅裏故病則不能轉側耳無所聞。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膽病則春升之令不行如木之枝葉凋瘁而色枯槁也足外反熱。是爲陽厥。病本屬火故爲陽厥是主筋所生病者。肝主筋膽爲肝之府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骨所生病者誤頭角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挾癭。汗出振寒。瘧。膽居表裏之半陰勝則振寒陽勝則汗出故瘧胸脅膝脛踝前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少陽終者。耳聾。百體盡縱。目系絕。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上循足跗。上膕內廉。循陰股。環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

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病閉目。不欲見人。腰痛不可以俛仰。痛上熱丈夫頹疝。婦人少腹腫。痛則咽甚。面塵脫色。淅淅時寒熱。兩脅下痛。引少腹。上下無常處。淋溲便難。脅痛支滿。手足清。面青唇黑。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作酸。飱泄狐疝。遺溺閉癃。頰腫喉痺。吐膿血吐血下血。暴湧不止瘈瘲惡風。渾身酸麻疼痛。四肢滿悶。筋痿不能起。陰縮兩筋急。轉筋足逆冷。脛痠陰癢。盛則善怒。忽忽眩冒。眩運也而巔疾。巔頂痛也氣逆則頭痛耳聾。目赤腫痛。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善恐如人將捕有三。足少陰是腎藏陽氣虛衰。足少陽是膽虛陽涎潰沃。足厥陰是肝虛神魂不寧。一屬精傷。一屬涎沫。一屬血虛。不可不辨氣絕則筋急引舌與卵。唇青。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奇經

脈有奇常。十二經者常脈也。所見諸證。皆平常無奇。其奇經入脈。交加中外。絡繹諸經。所見諸證。皆忽起忽伏。脈亦忽去倏來。故謂之奇。舊說以爲奇偶之奇。

恐非至當。若爾則不應有陰陽維蹻(音平聲)之偶矣。所謂督脈督於身後諸陽。任脈在於身前諸陰。衝爲諸脈之海。又爲血海。陽維維絡諸陽。主一身之表。陰維維絡諸陰。主一身之裏。陽蹻得足太陽之別。主一身左右。諸陽陰蹻。得足少陰之別。主一身左右。諸陰二蹻。皆起跟中。使人蹻捷。帶脈橫束季脅。約束諸脈。爲諸經之別。貫各有專司。蓋人身之氣血。常行於十二經。而後及於入脈。若受邪。則先傷入脈。而後傳次六經。所以越人譬之溝渠。溝渠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督脈起於下極之俞(音輸)。並於脊裏。上至風府。(項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入屬於腦。陽脈之海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少腹直上者。貫陰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系兩目之內中央。○動苦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卒口噤。背反張。瘈瘲。腰背強痛。不得俛仰。脊強反折。及痛。頭重不舉。大人巔疾。小兒風癇。其脈直上直下。而中央浮。或尺寸俱強直而浮者。督脈也。

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絡舌。陰脈之海也。同足三陰並行腹裏。其浮於外者。出毛際。循關元石門。(即丹田)氣海。而歷三脘。循膻中。至缺盆。(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動。苦少腹繞臍。引陰中切痛。(入房太過衝督任受傷多此)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月事不以時下。腹皮急。腹中有氣如指。上搶心。不得俛仰。拘急。(志不遂陰火上乘多此)其脈橫寸口邊丸丸緊細而長。或弦出寸口。上魚際而丸滑者。任脈也。

衝脈起於小腹之內胞中。爲血之海也。其浮於外者。起於氣街。(即氣衝在少腹)並足少陰之經。(難經云並足陽明之經以穴考之足陽明挾臍各二寸而下行與衝脈會於宗筋足少陰挾臍五分而上行鍼經即載衝脈在腹關元等穴皆屬少陰非陽明也明矣)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動。苦邪氣裏急。氣上衝咽喉。不得息。喘息有音。不得臥。腹中刺痛拘急。寒氣客於衝脈。則脈不通。故喘動應手。有寒疝痛。則上引胸中也。其脈直上直下。而中央牢者。衝脈也。凡人兩手脈。浮之俱有陽。沉之俱有陰。陰陽皆盛。此衝督之脈也。(衝主沉牢督主浮革)衝督爲十二經之道路。衝督用事。則十二經不復朝於寸口。其人恍惚癡狂。刺衝、督。陽維起於諸陽之會。(諸陽皆會於頭)主持衛氣。其脈發於足太陽外踝。循膝外廉。

上髀關。抵少腹。側循脅肋。斜上肘。會手足太陽陽蹻於臑俞。（在背後胛上谷中）上循耳。會督脈於風府。上腦空。下至風池。與諸陽會於頭。○動苦寒熱。（陽維爲病在表故苦寒熱而足太陽少陽始終聯絡故二經爲病苦寒熱）腰痛。痛上怫然腫。又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肌肉痹癢。皮膚病。下部不仁。汗出而寒。羊癎倒仆。（多發於日）手足相引。甚者不能言。若陽維不能維於陽。則溶溶不能自收持。（溶溶緩縱貌）其脈從尺外斜上。至寸而浮者。陽維也。

陰維起於諸陰之交。（諸陰皆交於胸）主持營血。其脈發於足少陰內踝。循股內廉。上行入少腹。會足三陰。上腹裏。（去腹中行四寸半）循脅。會足厥陰於期門。（直乳下一寸半）上胸脅。挾咽。與任脈會於頸。○動。苦心痛。（陰維爲病在裏故苦心痛陰維雖交三陰實與任脈同歸故心痛腹病多屬少陰而兼陰維任脈也）脅滿腰痛。甚則悲以恐。癲疾失音。（多發於夜）肌肉痹癢。汗出惡風。身洗洗然。（洗與洒同）若陰維不能維於陰。則悵然失志。其脈從尺內斜上。至寸而沉實者。陰維也。

陽蹻起於跟內。出於踝。直上循股外廉。循脅後胛。上行肩髆外。上挾口吻。至目內。上行髮際。後入風池。○動。苦緩縱不收。陰縱而陽急。（陽蹻脈急當從外踝以上急內踝以上緩）腰背痛。羊癎倒仆。（多發於日）心風偏枯痱痹。體強。目瞋不得瞑。其脈寸口左右彈。浮而細綿綿者。陽蹻也。

陰蹻起於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中。上循胸裏。入缺盆。出人迎之前。入鼻屬目內眥。至咽喉。交貫衝脈。○動。苦拘急不弛。陽緩而陰急。陰蹻脈急當從內踝以上急內踝以下緩少腹痛。裏急腰痛。相引陰中。男子陰疝。女子漏下不止。癲疾寒熱。多發於夜皮膚淫痺。風痙瘈瘲。目閉不能開。其脈赤內左右彈。沉而細綿綿者。陰蹻也。

帶脈行於季肋。圍身一周。如束帶然。與足少陰會於十四椎。自上而下則十四椎自下而上則七節十二經與奇經七脈。皆上下周流。惟帶脈橫束如帶。而衝任二脈。循腹脅夾臍傍。傳流於氣衝。屬於帶脈。絡於衝脈。衝督任三脈同起而異行。一源而三歧。皆絡帶脈。○動。苦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腰腹縱。如囊水狀。婦人腰痛。少腹痛。裏急瘈瘲。牽引季肋下空輭處。月事不調。赤白帶下。其脈中部左右彈而橫滑者。帶脈也。

運氣

諺云。不讀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所以稍涉醫理者。動以司運爲務。曷知天元紀等篇。本非素問原文。王氏取陰陽大論。補入經中。後世以爲古聖格言。孰敢非之。其實無關於醫道也。況論中明言時有常位。而氣無必然。猶諄諄詳論

者。不過節究其理而已。縱使勝復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內。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異。豈可以一定之法而測非常之變耶。故余僅取司運規例。詳釋其義。以資顧問。其六元正紀中之某歲某氣。當見其病。世所最重者。概不采錄。

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五運之化有常數。客主之運有代遞。蓋六氣之有主客。五運亦有主客。主運皆起於角。以次相生。如木主春令而爲角。火主夏令而爲徵。土主長夏而爲宮。金主秋令而爲商。水主冬令而爲羽。每運得七十三日五刻。與六步主氣同。但歲氣有陰陽。主運分太少。假如甲年爲陽土。則主運始太角。而主少徵太宮少商太羽。己爲陰土。則主運始少角而生太徵少宮太商少羽。此主運之氣。必始於角而終於羽也。客運亦一年五步。假如甲己爲土運。甲屬陽土。甲年則太宮爲初運。少商爲二運。太羽爲三運。少角爲四運。太徵爲終運。己屬陰土。己年則少宮爲初運。太商爲二運。少羽爲三運。大角爲四運。少徵爲終運。太少相生。凡十

年一主令。而竟天干也。但主運則必始於角。而終於羽。客運則以本年中運爲初運。以次相生。此主運客運之所以有異也。

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

主氣者。地氣也。如厥陰風木主初氣。少陰君火爲二氣。少陽相火爲三氣。太陰濕土爲四氣。陽明燥金爲五氣。太陽寒水爲終氣。君相二火。相隨爲一歲之主。有常無變。故少陽相火。繼君火行令。循序而生濕土。所以太陰土居相火之後。氣之順行者也。客氣者。天氣也。如子午則太陽爲初氣。厥陰爲二氣。少陰爲三氣。太陰爲四氣。少陽爲五氣。陽明爲終氣。丑未則厥陰爲初氣。寅申則少陰爲初氣。卯酉則太陰爲初氣。辰戌則少陽爲初氣。巳亥則陽明爲初氣。蓋初氣皆起地之左間也。而客氣之濕土。居相火之前。乃陰陽先後之數也。○按六氣分正化對化。如子丑寅卯辰巳爲對化。對司化令之虛。則勝而有復。午未申酉戌亥爲正化。正司化令之實。則勝而不復。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

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帝曰。間氣如何。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逆順也。

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大小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在。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矣。

甲子 甲午 南政少陰司天。陽明在泉。則兩寸不應。

初氣太陽 二氣厥陰 三氣少陰 四氣太陰 五氣少陽 終氣陽明

己巳 己亥 南政厥陰司天。少陽在泉。則右寸不應。

初氣陽明 二氣太陽 三氣厥陰 四氣少陰 五氣太陰 終氣少陽

己丑 己未 南政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則左寸不應。

初氣厥陰二氣少陰三氣太陰四氣少陽五氣陽明終氣太陽

己卯己酉南政少陰在泉。陽明司天。則兩尺不應。

初氣太陰二氣少陽三氣陽明四氣太陽五氣厥陰終氣少陰

甲寅甲申南政厥陰在泉。少陽司天。則右尺不應。

初氣少陰二氣太陰三氣少陽四氣陽明五氣太陽終氣厥陰

甲辰甲戌南政太陰在泉。太陽司天。則左尺不應。

初氣少陽二氣陽明三氣太陽四氣厥陰五氣少陰終氣太陰

丙戊庚壬子午北政少陰司天。陽明在泉。則兩尺不應。

初氣太陽二氣厥陰三氣少陰四氣太陰五氣少陽終氣陽明

乙辛丁癸巳亥北政厥陰司天。少陽在泉。則左尺不應。

初氣陽明二氣太陽三氣厥陰四氣少陰五氣太陰終氣少陽

乙辛丁癸丑未北政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則右尺不應。

初氣厥陰二氣少陰三氣太陰四氣少陽五氣陽明終氣太陽

乙辛丁癸卯酉北政少陰在泉。陽明司天。則兩寸不應。

初氣太陰二氣少陽三氣陽明 四氣太陽五氣厥陰終氣少陰

丙戌庚 壬寅申 北政厥陰在泉。少陽司天。則右寸不應。

初氣少陰二氣太陰三氣少陽 四氣陽明五氣太陽終氣厥陰

丙戌庚 壬辰戌 北政太陰在泉。太陽司天。則左寸不應。

初氣少陽二氣陽明三氣太陽 四氣厥陰五氣少陰終氣太陰

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

司天在泉。四間氣者。客氣之六步也。凡初氣爲左間。二氣爲右間。三氣爲司天。四氣爲左間。五氣爲右間。終氣爲在泉。故曰司左右者爲間氣。每氣各主一步。又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故曰歲半已前。天氣主之。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南北政者。卽甲己爲南政。餘爲北政是也。謂南政之年。南面行令。其氣在南。故寸爲上而尺爲下。左右俱同。北政之歲。北面受令。其氣在北。故尺應上而寸應下。是以司天應兩尺。在泉應兩寸也。脈不應者。指少陰所居之處而言。故曰陰之所在。而三陰以少陰居右。太陰居

左。厥陰居右。隨南北二政以定上下也。故曰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反其診者。謂南北相反而診之。北政之年。少陰司天。則兩尺不應。太陰司天。則少陰在泉。在右。所以右尺不應。厥陰司天。則少陰在左。所以左尺不應。南政之年。少陰在泉。則兩尺不應。太陰在泉。則少陰在右。所以右尺不應。厥陰在泉。則少陰在左。所以以左尺不應也。

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

厥陰之至。其脈沉。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死。

大寒至春分爲初之候。厥陰風木主令。其脈乍大乍小。乍短乍長。〇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少陰君火主令。其脈浮大而短。〇小滿至大暑爲三之氣。少陽相火主令。其脈洪大而長。〇大暑至秋分爲四之氣。太陰濕土主令。其脈緩大而長。〇秋分至小雪爲五之氣。陽明燥金主令。其脈緊細而微。〇小雪至大寒爲終之氣。太

陽寒水主令。其脈沉短而敦。

方宜

醫以天下民生爲己任。當具通天下之才識。非膠執一己之見。固守一偶之法者之所能管窺也。吾吳爲五方雜處之地。南北士商雲集。苟未明水土之剛柔。風氣之強弱。資稟之偏勝。而欲妄治遐方遊客。或客遊他地治病。則與圓枘方鑿何異哉。況客遊治病。與治遊客之病。其法懸殊。設遊藝他方。惟隨其地之風土。若遐方流寓。又須詳彼此之資稟。此地之風土。方始合宜。故經有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勢使然之語。圓機之士。能於是觸類旁推。匪特行之方內。雖廣諸異域。可以無間然矣。

東方發育之地。土膏氣澤。冬鮮凜冽之寒。四序常行春令。俗尚華而少實。病多熱中。疎理而無真中風寒。即使外感內傷。總由理疎邪入。中熱氣傷所致。詳熱中疎理四字。已道盡東方元氣病情矣。按吳越皆居東方而江南元氣最薄。病則虛熱居多。溫順爲宜。苦寒切禁。江北則接壤東魯。其間元氣虛實兼半。寒熱補瀉隨宜。

江左地氣稍厚。略覺奈病勝藥。江右則南近閩粵。內連荊楚。得火土之餘氣。是以不任溫補。然亦不勝峻攻。惟清理中外爲宜。大抵東方所稟孱弱。宜宗東垣、復菴。而丹溪則宜於江之左右。新甫則偏宜江南。若河間、戴人之法。非西北資稟剛厚人。斷斷乎不可用也。

南方長養之處。陽盛氣泄。窮冬恆服絺衣。四序常行夏令。繆仲淳云。陽既泄。則使人本氣不堅。民雖緻理。而霧露不時蒸熱。人觸之者。未免多攣痺之患。其稍不緻者。則有瘴癘之虞矣。即居恆無病之人。氣多上壅而少下降。以故時嚼檳榔。唾皆赤色。是以土人有天蠻不下雪。地蠻不落葉者。則口唾血之語。其患瘴癘之證。亦發熱顱脹。胸滿嘔吐。與傷寒相似。但治法與傷寒迥異。感之輕者。但食檳榔。袪散滯氣。胸膈寬舒即愈。重則必需芳香正氣之劑。開發中氣爲主。若誤行發表。則陽氣愈泄。表氣愈虛。邪乘虛擾。發熱愈無底止矣。凡嶺南烟瘴之鄉。天晴亦多霧露。罕見日色。嵐濕與晻暖交升。蟲毒與鬼蜮並虐。感之必內應濕土。中氣先傷。故瘴癘之治。與瘴癘彷彿。俱廣粵正向離明。黔滇斜臨坤位。咸多濕熱氣蒸。閩雖未踰梅嶺。已得南方氣候。水土皆泄而不收。縱有大頭瘟、蝦蟆瘟等疫。悉屬陽邪。其

毒亦易解散。非若北方之地脈堅厚。陰邪積而不發。發則旦發夕死。如疙瘩瘟、黑骨瘟等證之暴絕也。

西方收引之界。金沙之域。地高土厚多風。四序常行秋令。其俗剛毅而不阿。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則知西蜀稟賦。與關西無異。然蜀直指兌澤。元氣與人文俱厚。有三峽倒流之勢。關西正當北斗。地氣與人材俱偉。有劍倚崆峒之概。以其材質俱雋。表裏俱充。故邪弗能傷之也。惟是內氣壅盛。故病宜毒藥。如西域倒倉。子和涌下等法。觀內經病生於內。治宜毒藥。一方風氣主治。了無餘蘊矣。

北方閉藏之境。陰盛氣沉。春夏草木不生。四序常行冬令。民稟坎水而生。故常以水爲事。且性好乳食。所以藏寒生滿。則內因之證也。至於樂野處。冒風沙。歷冰雪。其寒可以斷指裂膚。反不言傷寒之病者。以緻理慣拒嚴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卽得傷之。其氣堅固。不能便入於裏。故感之輕者。但需雞湯麵食。助其肝實其胃。自能祛邪作汗。若傷之重者。竟行辛熱表散。裏氣湧滯。便與苦寒峻攻。非若東南之元氣孱薄。投劑稍重。便致變證蜂起也。惟是腎氣素勞之人。邪乘虛入。而爲卒中之患者。是必峻用溫補。然煤火內蘊。須兼苦降之味。以防火炎竭澤之虞。

蓋煤爲水土之精。人食其爨。長氣於陰中之陽。所以力能壯火傷陰。可不預爲調制乎。復有車塵馬足之勞。不內外因之候。又宜導氣和中。不宜升發溫補。若以南方內傷勞倦例治之。愈益其壅滿矣。然燕與晉魯皆北。燕則左河右岱。地方最厚。魯雖偏居艮上。風氣已北。晉抵關西。惟一河之限。元氣之充實。大率相類。其治亦相類。

中央正中之位。水土平濕。萬類各得其和。四序各行其令。民雖食雜不勞。而多痿厥寒熱者。良由水土平濕使然。以其食雜不勞。元氣平治。所傷亦輕。故導引按蹻。便可愈之。不必毒藥內治。鍼石外治也。然祇言平氣所致。若傷寒卒病。其可拘於此例乎。蓋中央雖居正位。四維八埏之氣。皆得干之。所以仲景有寒熱補瀉之不同。立法皆隨病制宜。以爲天下萬世則。而於中州更宜。按仲景爲南陽聖醫。吏治長沙。皆不離洛楚之地。夫洛與楚皆居中央。而楚則交界江右。稍偏於南。所以一切溫補。皆爲掣肘。以其地氣渾厚。民多溫飽。是以不須補益。洛則水土平濕。平濕則氣柔。氣柔則受補矣。經言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傷寒兼證析義終